

瓊
珀
建
環

三

武俠
現珀連環

第三集

徐春羽著

回
鐵馬鈴鐺群雄盛會
妖人巨測一老解圍

第二集琥珀連環說到翟鐵峰，石猛，胡成，帶着狄守寧，葛天翔，鄭家燕來到辰州府，方才棄舟登岸，却見有人送來一信，見過周坦，跟着巧遇龍法師，龍法師敗走，大家正在商量快走，躲開是非之地，忽然又有人送信來，翟鐵峰把信打開一看，只看上面寫的是：「適聞之舉，確為頑徒劣跡，已嚴懲之。諸公古道，極可欽佩，謹備饗酌，敢邀一叙，藉釋前嫌，想諸公磊落，定能惠我。」底下寫着兩個小字是藉同。胡成道：「如何？你們看鬧出事來沒有？」翟鐵峰道：「這也沒什麼，他願杯酒言歡，未見便不是好意，咱們又何必多疑呢？」胡成搖頭道：「恐怕未必便真是這樣吧，這個姓藉的，可不是什麼好惹的，咱們大家又不是不知道這種教派的規矩，雖說這回事，完全是他們沒理，可恐怕他們不肯就此認錯服輸，本來他們真要是一認錯，這塊地方他們就不能再留連存身，他們打出一個碼頭，並非易事，焉能就此罷手？現在事已至此，別的話都可不說，咱們就商量是去是不去？去是怎麼去？不去是怎麼去？」

麼走？」石猛道：「咱們乾脆就是怎麼去？不去那是丟人的話，我姓石的頭一個就不能辦。」胡成一笑道：「好，就那末辦。」說着向那夥計道：「人家送信來的，走了沒走？」夥計道：「還沒有走。」胡成道：「你把他找進來。」夥計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同進一個人來，只見這人是個長工打扮，長得像貌却十分兇惡，一見胡成，便雙手一垂道：「大爺有什麼吩咐？方才那封信大爺您已然看見了嗎？有什麼回信，可以帶回去？」胡成道：「信我們也不寫了，你回去告訴諸大爺，我們一會兒就到，有什麼話當面再說。不過諸大爺住在什麼地方？我們都還沒有打聽，你可以告訴我們一聲兒，省得我們一會去找，再找錯了門兒。」那人道：「諸位大爺，肯得賞臉，那是再好沒有了，我們諸大爺就住在沿江大道旁邊鈴鐺閣裏，要不然的話，我陪同諸位大爺一塊兒去也成。」胡成道：「那就不勞駕了，您先請吧，我們隨後就到。」那人一聽，後退一打橫兒道：「是，我就回去告知我們大爺，恭候諸位，我先跟您請假了。」說着一晃身，便自去了。葛天翔向胡成道：「胡大爺，您也太和氣了，他一個長工，您幹麼跟他那末講面子？」胡成一笑道：「這個：你可不知道了，別瞧這個教派裏，不拘品級，高矮上下什麼人都有。你別看方才那個主兒，那個神氣，碰巧還許是這裏面的一個角兒，再者還有一節，凡是走江湖吃把式的主兒，無論走在什麼地方，遇見什麼樣兒的人，都不許自己趾高氣揚，看不起人，因為江湖道上，藏龍臥虎，越是有能耐的主兒，越是不肯露像兒

一搶身，一把就把那人揪住說道：「別跳河！有什麼話慢慢的說。」那人被葛天翔一扯，當時身形兒一幌，哎喲一聲道：「你幹什麼攔我？你和我素不相識，你走你的道，我幹我的事，誰也碍不着誰，你爲什麼把我揪住？」說着惡狠狠照葛天翔手上就是一掌。葛天翔明白他這是真急了，自己只要一撒手，他依然還是跳，便不顧疼痛，爽得加勁揪住道：「老頭兒，到底你是爲了什麼？你非死不可，可以跟我先說一說，倘若我能够救你，你不是就可以不死了嗎？」那老頭子微微一聲冷笑道：「風大也不怕吹了舌頭，就憑尊駕您這個神兒像兒，也配說出救人的話兒來，還是那句話，趁早兒走開，別找麻煩。」葛天翔也笑了一笑道：「老頭兒你這話說錯了，你既頭一次和我見面，你怎麼就知道我不能救你，只當我確是救不了你，你也無防說說，救不了你，你再跳也不晚不是？」老頭子一聽，長歎了一聲道：「噫！真是人要倒了霉，喝水都是塞牙，打算投河覓井，還要遇見小人，你說這命到了什麼地方了？」說着一蹶脚道：「你可再三問我，我就跟你說說，你要幫不了我，你就趁早兒躲開我遠遠兒的。你也就不要再管我了。我的跳河，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只是我有一個兒子，不幸在幾個月以前，一病死去，剩下我一個人，終日飄零，兩頓飯都沒有准地方吃，因此想起我那兒子，便起了這末一個拙見，沒想到會遇見了你，你既打算幫我，你能够叫我兩頓飯吃得舒舒服服嗎？」葛天翔一聽，一點都不值，原來就是爲這兩頓飯，別的不敢說，要說管人家兩頓飯

，多了不成，吃個十年八年的，也供得起，遂笑了一笑道：「老頭兒，您說的這話，一點說的沒有，您打算怎麼吃吧？」老頭兒一笑道：「這末一說，你是自己願意了，這一來我可好了，我死去的兒子，合着又算活了。不過咱們話得說在前頭，我把我吃飯的這點意思，可以告訴告訴你，你要能够答應，你就答應，你要答應不了，你可也別勉強，省得將來鬧得不合適，我一天得吃五頓飯，早晨天一亮，我得吃一頓，也不要什麼特別細的，不過是弄點什麼鷄蛋糕羅卜絲餅，棗泥飽子，糊米粉，吃是吃不了多少，每樣兒有一點就可以成了。天到晌午，我又得吃一頓，這一頓可是比早飯硬整，菜不要多，有個三碟菜，一個湯，就可以對付，菜不要太油膩，清爽可口，能够下飯就足以。天到申時，又得吃一頓，這一頓總是偏於點心一類的爲宜，什麼松毛包子，雞肉燒麥，糯米團子，鴨油酥餅，東西不要多，樣兒要全一點兒，到了天將黑的時候，又得吃一頓，這一頓我得喝酒，必須要弄點鮮魚兒小鷄子，應時的小菜兒，吃點喝點兒，這就要等到戌時，再吃一頓點心，什麼蓮子，薏米，奶子，隨便吃一點兒，吃完了我就要睡覺了，這一天，不過就是這末五頓飯，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小孩兒，你想想你答應得了答應不了？你可別爲難。」葛天翔一聽，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說老爺子這五頓飯，乾脆說，我供給不起，可是話又拉不回来了，不由臉上一紅道：「老頭兒，可不是我說的話又不算了，我的家並不在此地，我還是從此路過，當時我可沒有法子，至遲不過半

月，我必定回來，您還留在此地，我給您留下幾個錢，您先對付着，等我回來，我必把您接走，您暫時可待在這裏避一避風。」葛天翔一句話沒說完，老頭哏的一口啞道：「你別在這裏費話，我老頭子眼看都快死了，你還打算把我開心，你這孩子真是人多大，壞多大，我可饒不了你，拉一個墊背的吧！」說着往前一撲，就奔葛天翔當胸一把抓去。葛天翔一看，急忙往後一閃，老頭兒一手抓空，雙手一揪鬍子急喊一聲道：「哎喲你可氣死我了！我活不了！小子，咱們下輩子見吧。」說完便手往下一甩，葛天翔的胳膊可就抓不住了，一手一鬆，老頭兒往後一撤步，倒退兩步，咕咚一聲，竟自跳進河裏，葛天翔心裏十分難受，別的不說，自己起初要是不理他，他就是跳河，也與自己無干，無故自己多事，過去可勸人家，勸着勸着，又管不了人家，結果眼看着這末大歲數的老頭子讓我看跳下河去，這我算是什麼英雄？那道漢子？心裏一難受，差點兒沒流出淚來。這時候旁邊看的主兒，不止是一個葛天翔，胡成早就搭話了：「這個事兒，你趁早不用難受，也不是我說一句嘴冷的話，這個老頭子他可沒死，並且這個人來路不正，有偷探咱們的意思」。胡成話沒說完，葛天翔就不願意了：「胡大爺，要說你經多識廣，我絕不敢說一句瞧不起您的話，不過要說這個老頭兒不是正經人，掉在河裏沒死，這話我可真不敢信，就憑這個老頭子，他要真有點本事，不必裝成這個樣兒，他要沒有本事，大概他也不敢來，他既來到這裏，無論有能耐沒有能耐，他可以施展個一兩下

兒，幹麼又裝出這種神兒？一個要飯的花子，還能有多大體面，不信要讓我去充要飯的，反正我不能幹，眼睜睜一個人掉在河裏，怔說沒死，難道慳慳出他是會水的來了？即使他會水，又何必來這末一手兒，這件事大概是慳慳錯了。我總覺着怪對不過這個老頭子似的。」胡成聽了，傲然一笑道：「好，既是這末說，就算我看錯，無論怎麼說，現在老頭兒已然掉在水裏了，咱們也沒法子去救他，依我說咱們先去辦咱們正經的要緊，不要爲這個不值的事情，便把咱們要緊的事誤了。」葛天翔這時候也沒的說了，只好點頭答應吧，大家正往前走著，猛的前頭人影兒一晃道：「幾位是到鈴鐺閣來的嗎？」胡成一聽，正是方才送信的那個人的口音，便答應道：「不錯，正是來赴約會兒的，」那人道：「隨我來。」轉身便走，大家全在後面跟着，離着河沿，不到一丈地，一座高約三五丈的鐘樓，矗立在面前，那人站住脚步，過去一推門，門便開了，回頭說了一個請字，大家便都跟着走了進去，一看正中間有三間大殿，一邊兩間小屋，院子却不算小，還有幾棵大樹，在大殿正中間這間屋子，是連隔扇全都打掉，通連到底，是三間又高又大的屋子，屋子原是殿，殿裏菩薩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連個影兒都沒有了。這時候靠着後牆是一張大畫兒，畫的是百子鬼母，畫兒前頭擱着一張方桌，方桌上，只是些茶壺茶碗之類，在方桌上首坐着一個人，滿臉通紅，紅得就跟掛了一層油相仿。圓眼，短眉，小鼻子，翻鼻孔，漆黑頭髮，挽了一個抓髻，頂在腦門兒上，穿一件香色

多羅麻的知衫，盤着腿坐在椅子上，手裏却拿了一根碗口粗細的皮鞭，這些人進來，他就跟沒有看見一樣，一掄手裏鞭子，叭的一聲往桌子後邊抽去，大家凝神一看，這才看明白，原來在地下那裏爬着一個，披頭散髮，渾身是血，不由全都吓了一跳，仔細一看，才瞧出來正是那位作孽多端的龍從雲龍法師，只見鞭子三起一落，叭，叭血肉橫飛。天翔看着好生不忍，才要向前一邁步，胡成在後頭一把扯住，悄聲兒道：「這是障眼法兒，你看我給他戳破了。」說着左手二指和右手二指一搭，嘴裏叨念了兩句，跟着把手向那邊一搓，就聽叭的一聲跟着哎喲一聲，接着一聲狂喊道：「什麼人大胆敢闖入我鈴鐺閣，真乃大胆！」身影兒一晃，嗖的一聲，便從凳上蹿起，一伸雙手，便來抓葛天翔，胡成伸手一攔道：「慢着，我們是赴約而來，怎麼法師也叫我們看起戲法來了！現有胡成、石猛、翟鐵峰，特來拜訪。」果然那人正是精同。原來精同在辰州一帶，勢力很大，教的徒弟也很多，只是他的教門子不正，常常爲非作歹，精同不但不加禁止，而且有時還要幫着他們助紂爲虐，可是表面上，誰都知道精同是早已洗手不幹的了。這次龍法師恃強搶人，精同早有耳聞，却是沒有出頭攔擋。等到龍法師到苗家去尋仇，精同藏在後頭跟着，先見龍法師吹倒了苗通，心裏還在一喜，忽然石猛見面，破了龍法師的法，不由一驚，葛天翔要用二妙散吹龍法師，有點不高興，用法術把葛天翔定住，龍法師幹不過石猛，眼看石猛一步赶上，當時龍法師就許傷命，正在一急，一看石

猛也被人暗中用法定住，又是一驚，再聽葛天翔一說，周鶴子一道字號，自己准知道幹不過周鶴子，可就不敢露面了，帶着龍法師往回一走，越想越不是滋味兒，別的不說，自己在辰州一帶，闖這個名兒不易，如今就這末三言兩語，折了個整個兒跟頭，以後這辰州飯，就不用再吃了，另外再起碼頭，可不是容易事，左思右想，由愁生恨，又由憤恨，就想出壞主意來了，趕緊回到鈴鐺閣，寫了一個字條兒，叫一個心腹徒弟，名子叫醉山神祝立的送到翟鐵峰那裏去，祝立回去一說，翟鐵峰一會就到。他便把龍從雲吊了起來，周身都噴了法水，然後才拿懶驢愁皮鞭子預備好了等着，翟鐵峰他們進了門，精同却依然像沒有那末一回事一樣，只作不知，便把那皮鞭子不住往龍從雲身上抽去。在別人看着，便跟真打在龍從雲身上一樣，其實有過法水噴過，打上跟沒打是一個樣。他可就忘了這種事那裏瞞得過石猛胡成，葛天翔要過去，胡成止住葛天翔，暗中把精同的法給破了，這法沒破打上不理會，法要一破，一鞭子是一鞭子，精同自己行的法，他可不知道人家已經給他破了，叭的一鞭子，實意兒候就往龍從雲身上抽去，這一鞭子又是十成勁，叭的一聲，刷的一聲，這血就下來了，龍從雲哎喲一聲，精同吓了一跳，仔細一看，這才明白已然有人破法，當時心火往上一插，停了鞭子，回過頭來，向大家哈哈一笑道：「怎麼？你們的胆子真叫不小，居然敢來到我鈴鐺閣，對不過，我可要得罪了！」說着話，一伸手從桌上端起一個粗沙碗來，裏頭有什麼東西，可不知道，

稽同端起碗來，咕嘟就是一口，跟着右手大指摺住二指，向前一指，嚙的就是了一口。胡成早知道稽同的意思不善，一定是吃喝之間，提出什麼比試，萬也沒想到，才一見面就會來了這一手兒，借着燈光，一看稽同眼珠子都紅了，端起碗來，往裏一吸，喫的就是了一口，往外一噴，准知道不好，急喊一聲：「退！」才一縱身，一股紅氣，彷彿火光一樣，就奔了自己臉上噴來，聞得一股腥騷的味兒，當時覺得一陣惡心，要往上翻吐，趕緊忍住，往後一撤身，再看那些人裏頭，除去葛天翔還像沒事人一樣之外，全都仰面朝天，暈了過去。心裏這個急可就着大了，准知道稽同法術高強，這不過是頭一下兒，就是這樣厲害，要是再來一下，恐怕比這個還須厲害，現在走既不能走，打又打不過，周鶴子現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這件事絕沒有一死相拼的道理，那是自找無趣，與事無補，可是得想什麼法子，才能够把這些人救了，正在着急，不得主意只見葛天翔往前一搶身，用一隻手托着一隻胳膊就避過去了。胡成就知道葛天翔也完了，果然葛天翔跑着離稽同已然沒有多遠，稽同突然一伸手，橫掌一推，當中還隔着一節空地，葛天翔就覺前頭有什麼東西擋住，不能前進。正要往前一衝，稽同只把手猛的往下一拘，葛天翔便哎喲一聲，身子兩幌。稽同一看葛天翔沒有倒，當時一怔，伸手又一端桌子上那隻黃沙碗，正要二次噴倒葛天翔，却聽門外有人哈哈一笑道：「賊玩藝兒，就能欺負人家孩子，咱們爺倆幹幹！」話到，人到，手到，一隻手拉開葛天翔，那隻手一立

手掌，橫着便往褚同胸口上砸去，褚同是個急勁兒，使出最後這一手兒活來，能够把人打退，自是上好，不能把來人一網打盡，沒有法子，也只好是一走，及至使出這手兒「羅剎掌」，一個是跑得快，胡成沒有躺下，這倒不足為怪，胡成本有一身好功夫，又有那末大的名頭，看出自己這一手兒來，他跑了，原不足為奇，惟獨那個小孩兒，看年紀並沒多大，即使他落生那天他就練起，練到現在，他也練不出什麼驚人的能耐，惟會不怕「羅剎掌」，紋絲兒沒動，實在可怪，這個孩子，八成兒是天生異稟，何不想法子把這個孩子弄去，叫他投入自己門戶，倒是不錯，心裏正在這末一想，人影兒一幌就到了。一隻手一拉葛天翔，那隻手掌一橫，平着往褚同心口上砸去，褚同不但法術有根底，手底下軟硬功夫，也很有兩下子，一看掌掛着風就到了，可就知道來人不弱，那裏還敢怠慢，急忙捨了葛天翔，挺腰一拔，嗖的一聲，身子往後一翻，一個翻提，人就筆管條直，擲出去有七八步，這才凝神往對面看，只見來的這個人，是個老頭兒，渾身襤褸，連一點氣魄都沒有，不像是個有能耐的樣兒，不由氣往上一撞道：「什麼人？這末大胆，竟敢跑到鈴鐺閣裏找事！」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姓褚的，你瞎了一雙狗眼，你怎麼會認得我，不過像你這個樣兒的，認得我，我也沒有什麼體面，不認得我，我也沒有什麼愁蠢，乾脆跟你說，你要是懂得事的，趁早兒夾着尾巴一滾，是你便宜，你要自以為你的火候到了，執迷不悟，我要替掌教的除掉你這敗類，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你

姓褚的，你平常做惡多端，我早就有個耳聞，不過我是已然多年不和人家嘔氣，所以縱容你到現在，你別以為你是什麼大不了的的人物！那你就錯了。話咱們是點到而已，多說了也沒意思，你的心裏要放明白一點兒，姓褚的，你到是打算怎麼樣吧？」褚同一聽，心裏犯上猶疑，要瞧老頭子這個神氣，可不像有什麼真實能耐，聽他口氣，却又不小，幹得過他，自不必說，可以留點面子，真要是幹不過他，再打算找面子，恐怕可就不易了。但是自己在辰州幾十年的功夫，從來沒聽說有這末一個人，現在怎麼突然會出來了這末一個人？說話又是這末大的口氣，闖蕩江湖數十年，真要是讓人家三言五語就給吓回去，以後什麼地方也混不開了，莫若硬碰一下子，能够碰得回去更好，碰不過去，再想法子也許不晚，心裏這末一想，當時一陣冷笑道：「你是什麼人？我和你素不相識，你為什麼跑到這裏來攪我，要依我說，你趁早兒出去，我有惜老憐貧心思，也不再追問你，你要不知好歹，一味討厭，對不過，我可要叫你知道我的厲害。」說着話往後一撤步，他打算奔到裏邊，好取兵刃，沒想到老頭子手腳比他還快，微然一聲長笑，一蹶脚，人就又追到了，一伸手就把褚同去路橫住，然後才說道：「看你這個樣兒，是有點不服氣意思，好了，小子！我叫你認得我是誰？」一邊說，伸出那隻手來只一抓，就聽着屋裏當時風聲四起，彷彿牆壁都要坍塌的樣兒，跟着一灣那隻攔褚同的手，往裏一掙，褚同就覺得四外都像有人往裏推自己一樣，不由大大吓了一跳，急待掙扎，

老頭子哈哈一聲長笑道：「小子你還打算走嗎？雙手往裏一撤，並沒有摸着褚同一點兒，褚同便自身不由己，跟踉跄跄，一溜歪斜往老頭子身上轉來，老頭子啞的一口啞道：「你瞧你這塊賤骨頭樣兒，我瞧你就有氣，我今天非把你廢了不可，」說着話一伸手從腰裏摸出一把小摺刀來，扣簧一彈，唵的一聲，這刀長出來足够一尺，正要往褚同脖子上一揮時，猛覺黑影兒一幌，一個四四方方的東西，飛搖而至，竟把老頭子的刀路擋住。出其不意，老頭子也吓了一大跳，往回一撤刀，褚同就躲開了，趕緊撤身一摸脖子，說了一聲，「好懸！」再往那邊一看，原來用法術把棒子催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心愛的徒弟龍從雲，龍從雲爬在地下，挨了一鞭子，一看屋裏來了不少位，除去那個姓周的之外，合着全到了，心裏就知道壞了，果然褚同用法術制住了幾個，胡成和葛天翔兩個沒躺下，褚同往前一奔葛天翔，這時候敵人方面又添能人，一邊救走了葛天翔，一邊要取褚同的性命，師徒如父子，龍從雲可就急了，眼看着師父就要命喪他人之手，要憑自己能力，過去也是自饒，一着急把搬運大法使出來，出其不意，把老頭子刀路一攔，還真把褚同給救下來。褚同這才知道這個老頭子並非說狂話不辦正事，真有好能耐，他就就駭怕了，用手一拉龍從雲，往後窗戶上一腿，把窗戶端開，二位竟自跑了，這裏胡成就跟做夢一樣，心神一定，趕緊走了過去，才要行禮叩謝老頭子救命這點意思，葛天翔已然狂喊起來：「您不就是那位要投河的那位老大爺嗎？您怎麼會

來到這裏了？」一句話說破，胡成也看出來了；可不是那個跳河的老頭子嗎？怎麼這末一會兒功夫就來到這裏，也想要問，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小孩兒快快到廣平府去吧，你的師父在那裏等着你呢，從今以後，路上要少說話，閑事要少管，不然要再鬧出事來，可就沒人管你了。見了你的師父，你就說湘潭老萬給他捎好，他就會告訴你我是誰了。再見吧！」說完這句話，身子一幌，一道黑影兒，霎時便自踪跡不見。葛天翔向胡成道：「胡大爺，您瞧這事够多怪，他怎麼會知道我師父是在廣平府？」胡成道：「別提了，別提了，我先還不知道他是誰呢？原來是這位老人家。不要說你這一點事，就是再比你的事大一點兒，那也算不了什麼。」

葛天翔道：「那末他老人家到底是誰呀？」胡成對葛天翔道：「現在咱們沒有功夫說那些費話，地下還躺着好幾位呢，咱們得想法子把這些位灌救過來才是。」葛天翔道：「我不知道都用什麼？」胡成道：「什麼也不用，只要有碗涼水，就可以救過來了。」說完四下一找，找着一個碗，舀了半碗涼水，過去找鐵峰峯，把他牙撬開，往裏灌了半碗涼水，就聽得鐵峰哎呀一聲道：「可悶死我了！」一翻身爬了起來，跟着又灌，一會兒功夫，石猛，狄守寧，鄭家燕等也全醒了過來。胡成把經過的話向大家一說，大家這才明白。翟鐵峰道：「真是想不到的事，這末一會兒功夫，已然死過去一回了。」石猛道：「真是便宜了那個萬惡的孽障。」

胡成道：「別礙，咱們現在可以商量商量，小朋友上廣平府是必去的了，咱們是誰去誰不去

？也想一想，要去的話，趕緊就走，因為方才聽說，那邊事情很急，彷彿必須等小朋友到場，不能完事的意思。」翟鐵峰道：「我是要去的。因為我到那裏還有別的事情。」胡成道：「我也得去，那裏事也就是我的事。」石猛道：「你們都去，我也跟著跑一趟。」胡成道：「這末一算，合着就沒有不去的了。那咱們可得想法子歇上一歇，明天咱們好赶路。」翟鐵峰道：「咱們也就不回店了，咱們就在這裏對付一夜，天一亮，咱們就走，好在也沒有多大時候，天就快亮了。」大家一聽，就是吧，便在屋裏，各人找了個地兒，全都閉目養神。這裏頭就是翟鐵峰年歲大，睡得不塌實，正在極力收神，打算盹睡一會兒，猛聽院子裏彷彿有人走動的聲音，不由一驚，心說別是姓藉的不甘心，來個去而復返，這種人心狠手毒，什麼事都幹得出來，說不定就許鬧出點什麼事來，這可不能不留神，往前挪着，靠近窗戶往外一看，只見一點不錯，正有一個高瘦的人影兒，往屋子這邊湊呢。正是：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要知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試身手一火洗賊巢
逢寇仇雙環塞人膽

翟鐵峰心說，這是什麼人哪？反正不管怎麼說，絕沒有好意，這可不能不防備。爽得又往前挪一挪，可就看清了，來的不是別個，正是那送信的醉山神祝立，就是那長工打扮的人。手裏

抱着一個也不知是什麼，一步一踏，一步一踏，來到了窗根底下，輕輕往那裏一放，翟鐵峰可看清楚，原來是一捆柴火，心說這不用說，這小子方才不定藏在什麼地方，如今以為大家全都睡了，他要放起這把火來，好把大家燒死，這個小子，想不到會這末心殘意狠，那可說不得，非把你除治了不可，眼看祝立從身上掏出火種，迎風一幌，火筒子就着了，剛要往柴火上點，翟鐵峰糊不住了，抖丹田一聲喊：「好東西！你敢放火燒人，也是你死期已至，別走了，」說着話提腰一縱，橫著一腿，便往祝立腰上踢去，在翟鐵峰想着，祝立不過是個火工道人一流，還能有大本事，沒想到這下子可輸了眼了，一腿眼看踢上，祝立猛的往旁邊一閃，翟鐵峰這一脚就踢空了，祝立一翻腕子，不等翟鐵峰往回撤，橫着一切，正在翟鐵峰迎門骨上，翟鐵峰還是真沒有防備，這一下子砍個正着，敢情還真是橫功夫，哎呀一下子，翟鐵峰就躺下了。祝立一掌削倒了翟鐵峰，他並不逃走，却依然站在那裏，瞪眼看着屋裏，這時候屋裏這些人早就起來了，胡成一看看翟鐵峰過去給人家一腿，自己倒躺下了，不由一怔，一縱身就要出去，忽然身後有人一拉自己，回頭一看，正是小孩狄守寧，悄聲兒道：「胡大爺，您歇一歇，等我過去試他一試。胡成還真不知道狄守寧有什麼功夫，便也悄聲兒道：「你行嗎？」狄守寧一笑道：「也許行得了，出去試試，不行再換人。說着一搖三擺走了出來。祝立打倒了翟鐵峰，他不想完全是出翟鐵峰本人大意，才受了他這末一下子，他便真以

爲這些人全不如他了，便心裏尋思，早知這樣，從前要是跟他們硬殺硬砍，也許不至於鬧到這個樣兒，現在只要他們出來一個，我就是一手一個，把這些人全都打倒，再去找我師父他們回來，總算把面子也全找回來了。心裏正在自己想合適，忽然從裏頭走出一個來，他一瞧是個小孩兒，他的心裏先有三分不高興，大人不過來，怎麼叫這末一個小孩兒過來，這分明是看不起我，好，我今天一個一個把你們打發回去，讓你們還在外頭多管閒事，混充漢子。這時候狄守寧就到了，祝立用手一指道：「你這個人難道不怕死嗎？你們這裏比你能够成氣候的，全都完了，你還能怎麼樣嗎？要依我說，你趁早兒回去，省得鬧得卸甲丟盔，不是樣兒。上天有好生之心，我不忍叫你沒見天日的孩子，就是這個樣兒回去，你趁早兒給我回去，是你的便宜。」狄守寧雖說也是小孩子，可跟葛天翔他們不同，江湖道兒上的事，他知道不少，一聽祝立說話嘴損，心說小子不用臭美，我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你也不知道馬長養個腦袋？便沉住了氣，仍然笑一笑道：「不錯，我謝謝你，可是你這話說明白了半兒，沒說明白半兒，你不忍傷我，我自是念你一份兒好處，不過你把我的同伴你給傷了一個，那事情可不能這樣兒就算完。」祝立道：「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哪？」狄守寧嘆一笑道：「我想照樣揍你！」嘴裏說著，左手一幌右手就奔祝立小肚子，祝立身個兒高，狄守寧身個兒矮，一伸手就是小肚子上，祝立一看小孩嘴裏說好話，手上下絕情，究竟聽着小孩兒，卽便讓他

打上，又能怎麼樣？一看拳到，不但沒殺，反倒往上一迎，嗤哧一聲，嚙疼一聲，祝立哎呀一聲，便像倒了半堵山牆一樣，順著肚子眼兒血滋出去足有七八尺遠近。不用說祝立挨的窩心，就連胡成這一般人看著，不由全都瞪眼發怔。誰也沒想到他能有這末一手兒，這時候祝立捂著肚子，滿地亂滾，血流了一地，看著不用提够多慘了。胡成本來怕事，所以一再勸告大家別多管閒事，省得出毛病，左怕右怕，歸齊還是出了毛病，看這個神氣，祝立受的傷還是不輕，不用說當時死去，是個麻煩，就是身受重傷，以後也絕不能善罷干休，固然走江湖道的人，不怕多結怨，但是也不必多結怨，如今這件事情，就叫不好辦，可是事情已然出來了，再打算說不算也不行了，往下對付著辦吧，才要過去用手拉起祝立，看看傷勢如何？才往前一挪步，沒想到狄守寧比他手還快，沒等到胡成來到祝立跟前，噌的一聲，從衣襟底下扯出一把不到尺的小刀子來，向祝立只說出三個字『回去吧！』話到刀子到，哧的一聲，一刀子就扎進了祝立的心口。胡成急喊一聲：『使不得！』不等胡成喊完，狄守寧手往上一挑，哧，哧，兩聲，祝立這一聲慘叫，真比鬼嚎還難聽。當時腿兒一伸，眼兒一翻，便自一動不動了。胡成雙手亂搓道：『這是怎麼說的？罪之魁惡之首咱們都放了，你跟他一個無名小卒幹什麼？咱們都是有事在身的人，那裏能够再惹出這種事來？人命關天，如何是了？』狄守寧微微一笑道：『胡大爺您的胆子也太小了，既敢幹，就敢當，不用說他一個鷄毛蒜皮，即

便他是成了名的英雄，露過臉的漢子，我要是不惹他就罷，如果打算惹他，天塌地陷，刀山油鍋，您可別看我是小孩子，我可任什麼也不怕，再說這個小子，黑天半夜，手裏拿着引火之物，他的居心，可想而知？咱們這是知道了算是沒有受上他的害。要是咱們一個大意，被他點起這把火來，咱們這些人，重則全都喪命，輕者也得多少帶傷，到了那個時候，咱們對於他又當如何？現在咱們翟大爺被他所傷，不知輕重，怎麼您不去看問傷勢，對於這末一個人，反倒勞您掛念，難道您真是怕了姓翟的不成？」狄守寧小孩兒滔滔不斷說出這末一大套話來，胡成不但不着急，反倒一笑道：「這末一說，倒是我胆子太小了，不過你要知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殺死人一家一個人，咱們應當怎麼想個辦法？」狄守寧一笑道：「嘔！就爲這個事，您不用着急，您先把翟大爺的傷勢看一看，只要翟大爺傷勢不重，這裏事全交給我，絕不讓您衆位受着一點委屈。」翟鐵峰傷勢不重，不過上了年紀的人，血脈已然不週，當時受了那末一下兒，一疼一麻就躺下了，這時候聽狄守寧一問，不由暗中點頭，便趕緊答言道：「我沒受什麼傷，不必惦念我，有什麼話您把這裏辦完了，咱們好走。」狄守寧道：「是啊！那末着衆位先出去一步，這裏事情全交給我了。」大家一聽，不知他是怎麼個意思，便全都點頭答應，各人拿了自己東西，全都走出鈴鐺閣外，那時候天光大亮了，來到河沿一看，大黑子已然來了。翟鐵峰道：「咱們先到船上等他如何？」大家點頭說好，便全都上了船，功

夫不大，猛聽噠吧一響，大家全都往對面一看，只見鈴鐺閣裏這把火就算起來了，翟鐵峰向石猛道：「石爺，這位小朋友，胆子可真衝，也真機靈，這把火放的還真好，要是不放這把火，簡直沒有第二條道兒。」石猛道：「我們這個兄弟，不但胆子有，而且還真受過高人的傳授，軟硬功夫，沒有一樣兒不是特別高，就是一樣兒的不好，不拘辦什麼事，手黑心辣，太不厚道，這恐怕將來於事無益，並且還怕促壽，」翟鐵峰道：「可是打算在江湖上露臉成名，沒有那末兩下子，可是不行。」正在說着就見從對面火塘裏嘍的一聲，飛出來一個黑影，到了臨近一看，正是狄守寧，一縱身到了船上道：「快走快走，事情可是要糟。」大黑子一聽，雙手一搖櫓，渾身使勁，又加上船小體輕，這船便真跟飛起來一樣。這一口氣跑出去足有二十幾里地，勢子才慢慢緩了下來。翟鐵峰向狄守寧道：「裏頭又出來了什麼人嗎？」狄守寧道：「沒有。」翟鐵峰道：「是不是有什麼人看見了？」狄守寧道：「也沒有。」翟鐵峰道：「那你說什麼事情要糟，是怎麼回事？」狄守寧一笑道：「我不這末說，那裏去坐這末快的船去？」大黑子一聽，回頭擦着汗惡狠狠瞪了狄守寧一眼，大家一想，不由全都哈哈大笑起來，由此又走了十來天，把船打發了，起旱又走，一道兒上一點事都沒有，這一天來到廣平府，翟鐵峰便向葛天翔道：「現在已然是廣平府了，你可知道小地名什麼嗎？」葛天翔道：「這個我沒有打聽。」翟鐵峰道：「那可是糟，廣平府地方大了，誰知道他們在什麼

地方？咱們要是一處一處找了去，等咱們找到了，人家事情早就完了。那咱們還幹什麼去？」葛天翔道：「這個我還真沒打聽，到了這裏，現在可怎麼辦？」正在爲難，石猛道：「你們先別着急，我倒想起一個主意來了，我這裏認識一家朋友，他是本地有名的掌舵的，現在咱們到那裏去問一問，本地有這末大的事，大概他不能一點耳聞沒有，咱們去問問他去，他只要明白，咱們就好找了。」翟鐵峰道：「這倒好，不知您認得那位朋友？是怎麼一個「蔓兒」？」（註，名號也）。」石猛道：「提起這位朋友，大概您也許有個耳聞，住家就在這廣平府城外西邊不遠，地名兒叫楊家寨，我這個朋友姓楊名鎮字化南，長拳短打，馬上步下，水旱兩路功夫，沒有一樣不是十分精通，他使的最好是一根杆子，走南闖北，在江湖上有個外號叫神槍賽彥章陸地虬龍，」石猛話沒說完，翟鐵峰道：「您先慢着，您說的這位是不是長長的身材，頭上一邊有一個肉包那位楊鐵槍？」石猛道：「一點也不錯，從前他是叫楊鐵槍，後來做了大案子，才改了那個外號，這末一說，您大概是跟他也認識了？」翟鐵峰道：「您要提陸地虬龍我們有不知道的，您要是提楊鐵槍，大概除去這幾位小朋友之外，大概沒有不認識的。」石猛也笑了道：「除去您和我之外，再刨去這幾位小朋友，剩下胡老哥一個人了，胡老哥既是久走江湖，當然不會不認識楊鐵槍的，這一來倒成了笑話了。」翟鐵峰道：「不管怎麼說，咱們趕緊投奔那裏去，好打聽打聽他知道不知道？」石猛道：「好在離這裏不遠，

咱們到那裏一間，大概當時就可以知道。」說着話幾個人一直勾奔楊家寨，這塊地方還算是不小，一片宅子：足有百十多間，四外空地也還不小。一進村口，就見兩溜大槐樹，槐樹底下有幌馬繩，幌馬繩上拴着有百十來匹牲口，並且人也不少，雜沓往來，很透熱鬧。翟鐵峰道：「怎麼這末熱鬧？」石猛道：「這個意思不對，他雖說是這裏的掌舵的，他可是個「暗蔓兒」向例沒有這末舖張過，今天這個神氣不對，不是他家裏有什麼生日滿月，就許有特別事故。這末辦，你們幾位先在口外小茶館裏等我一等，我過去掃聽掃聽，趕緊回來再告訴您衆位，衆位再去不晚。」翟鐵峰道：「也好。」大家全都出口兒到了小茶館兒落坐吃茶，石猛一個人緩緩的走到門口往裏一看，只見大門裏懶凳上坐著兩排人，一看石猛，便全都站了起來道：「幹什麼的？你找誰？」石猛笑著道：「我是來拜楊當家的。」這一句話不要緊，唰的一下子，這些人就全都算過來了，向石猛當胸一把道：「你說什麼？你找誰？」石猛還以為他們沒聽清楚，便笑了一笑道：「我找陸地虵龍楊當家的……」一句話沒說完，這些人一捏嘴哨兒，哎的一聲，當時就把石猛給圍了。石猛雖不明白是怎麼個意思，反正想着這件事是出了毛病了，其實按着那些圍住自己的人說，只要自己一伸胳膊一抬腿，這些人就全都得躺下，不過究竟是怎麼回事？現在完全還沒有明白，倘若過去冒然動手，把人傷了，見了楊化南有許多不是意思，不如暫時不動手，聽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再想正經主意不晚，想到這裏，便笑

了一笑道：「你們衆位，這是要幹什麼？姓楊的在家裏，跟他說一聲兒，他要見就見，他不見我就走，不錯我是來找他要賬的，不過他有錢沒錢，都可以給我一個話兒，從前他沒錢的時候，跟我張嘴，我可沒有含糊過，如今我混得落魄了，找上他的門來，他有錢給我錢，沒錢給我話兒，怎麼着一步兒登天，就忘了好朋友了，再說該錢的是姓楊的，跟衆位素不相識，幹麼這末一眼把人瞧低，吹獅子瞪眼，瞧衆位這個意思，是還打算把我活埋了是怎麼着？別介，咱們都是苦哈哈，人不親水還親呢，得了，錢我也不要了，我瞧着姓楊的將來遭報得了。」石猛知道這裏頭有事，故意這末一說，所爲把自己摘清，果然，裏頭有幾個一聽，呸的啐了一口，過來就要把石猛推出去，內中可就有機靈的，急忙向大家一擺手道：「你們幾位先等一等，他既是來要賬的，好在又不是咱們該的賬，咱們先給他說一聲兒，有什麼話，叫他們當面去說，不就完了嗎，咱們費什麼話？你們幾位先看着他一點兒，我進去回一聲兒。」說完一轉身便往門裏跑去。石猛更明白了，究竟楊化南是不是還在這裏，簡直摸不清了，聽一聽再說吧。功夫不大，就聽裏頭有人嚷：「請吧，楊大爺有請！」石猛一聽，心裏有點猶疑，自己姓什麼叫什麼？他們可沒問一個字，方才一說要找姓楊的，當時他們就瞪眼要打架，如今自己一充要賬的，常時說請，從根上姓楊的就不該這筆賬，真要是楊化南，他豈有不明白的道理，這裏頭恐怕還是有事，不過到了這個時候，自己要是不進去，豈不叫人家笑話自己出

乎反乎，這件事可不能不斟酌一下兒。忽然一想道：「我幹什麼來的？說不定就許跟王太君他們事有干連，莫若趁着這個機會，自己進去一趟，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個情形，是楊化南在，當然什麼話沒有，如果事情有變，憑了自己這一雙手兩隻腳，無論如何，也可以出得來，找翟鐵峰他們要主意。心思一想對了，當時同定送話的那個人，便走了進去，進了垂花門，是北大廳七間，廊子上站着足有七八十個，全是高一頭寬一臂的，四下一看，只是沒有楊化南，就知道不對了，便喊了一聲道：『楊鎮楊化南，該錢不還，怎麼債主子登門，你連面兒都不照了？』一嗓子沒喊完，只聽人羣裏頭有人答話：『喝！石大爺嗎，什麼風兒把您吹到這裏來了，您的好朋友楊鎮楊化南，前十天他還在這裏，現在對不過，他已然不在這裏了。您找他要賬他不在這裏，您沒法子要，我倒在這裏，咱們還是算算咱們那筆舊賬吧。姓石的，你還認得我嗎？我就是從前被您一脚踢出定海縣的姚大年，天幸沒死，今天又得在此相遇，對不過，姓石的，我要報當年一腿之仇。』先前這個人站在人羣裏嚷，石猛還沒聽出他是誰來，如今他這末一道字號，石猛可聽明白了，不由當時一個冷戰，準知道事情不好，楊化南的家，楊化南不在，會出了這末一撥兒，不用說，楊化南八成遭了毒手，自己雖和楊化南沒有太深的交情，從前人家拿自己當朋友看待過，如今他家裏遭了這種事，自己要是抖手一走，江湖上傳出去，自己就不够格兒了，想到這裏，往後一撤步，哈哈一笑道：『我當是誰，

原來是姚老大，那年饒你不死，你就該改頭換面另想作人的才對，怎麼你依然到處害人，今天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鬼使神差，又遇見了我，這就到了盡頭的日子了，快快出來領死！」說着一撩衣襟，跡的一聲，撒出一對特別的傢伙。這對傢伙，長不滿尺五，純鋼打造，兩頭兒尖，當中有個環兒，環兒套在中指中間，兩頭都可以使他點鐵鈎掛，最厲害是能夠點人周身血道，只要點上，輕者殘廢，重者當時身死，因此叫作「判官筆」。這種傢伙，可是不好使，非得軟硬功夫，全都到了絕頂的人不敢用這種傢伙，因為這種傢伙尺寸太小，雖說一分小，一分巧，究屬尺寸比起長槍大戟差得太多，沒有真能實學，到不了敵人跟前，這種傢伙一點用都沒有。石猛把這對傢伙掏出來，抖丹田一聲喝喊道：「姚大年，咱們兩人先比劃比劃試試，你既打算報仇，總是咱們兩個先過手的爲是，不然別位過來，一槍一刀，一拳一脚，把我給廢了，你再打算跟我報仇，可就不能奉陪了？」姚大年一聽點名叫上自己了，如果果要是不去，豈不被衆人看不起，再者自己自從挨了石猛一腿之後，也曾投過幾個高手，很下了不少苦功夫，雖不敢說必其然的準能勝過石猛，自問也不准輸給石猛，心氣一壯，回身從兵器架上，拿了自己一對熟練的傢伙護手鈎，一分衆人道：「衆位閃一閃，讓我過去單鬥石猛。」大家一聽，他們兩個既有舊仇，又知道姚大年能爲不差，便全都往旁邊一閃道：「姚爺留神。」姚大年提鈎一躍，就到了當院，左手捧雙鈎，右手一點道：「石猛，你過來罷，

今天我要報當年一腿之仇。」石猛往前一進身笑不啣的道：「好！我陪着，請吧。」姚大年左手一遞，雙鉤就分開了，說了一個請字，左手鉤一幌，右手鉤就奔了石猛脖子，石猛一看鉤到，往後一撤身，鉤就空了。姚大年不等石猛還手，手往下一扣，鉤扁着又回來了，石猛一坐腰，鉤從頭上過去，姚大年手一立，坐腕子往下一劈，石猛跨步一閃，鉤又走空，姚大年往回一撤鉤道：「姓石的你爲什麼連躲三招，不敢還手？難道是怯敵不成？」石猛微然一笑道：「不對，皆因當年我曾踢過你一個跟頭，今天相見，總覺有些對你不過，故此讓你三招，你要明白你的能耐不行，趁早兒退回去，另換別人，你要以爲你能，對不過，我要叫你再走得三招，我不姓石，我姓你那個姚，姓姚的，我告訴你，姓石的向不會大話欺人，你也知道我這對傢伙叫什麼名字，你要不趕緊退走，我要叫你立時死在我的判官筆下！」石猛還真不是說的大話，只因方才已經看過姚大年還是當年那個樣兒，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能耐，今天還真不願意傷了他，外頭還有好幾個人，自己還有許多事，把他傷了不要緊，這裏不少人，難免裏頭就許有一兩位高手，打得過人家打不過人家還在其次，就誤了自己正事，未免有點不值，因此才說了這末幾句，那裏想到姚大年錯會了意了，他想着石猛必是看見這裏人位過多，不敢過手，故此連躲三招，及至一聽石猛這片語，當然他更聽不進去了，哇呀呀一聲怪叫道：「姓石的，你不要大話欺人，今天當着衆位朋友，你只管把渾身的能耐，全都使出來，我

姓姚的要領教領教，你能下手，只管下手，姓姚的死而無怨，你要能耐不行，你可留神你的這條狗命，別費話，接傢伙！」刷的一聲，雙鈎就又到了，「二龍出海式」雙手一分，一隻撕左脇，一隻撕右脇。石猛一看說他好的不聽，也有點掛火兒，雙鈎一到，不躲不閃，一分雙手筆，往雙鈎當中一戳，跟着一掛一圈，就把雙鈎掛住，使七成力往裏一兜，就聽噲的一聲響，兩隻鈎就碰到了一起。跟着翻腕子往上一掠，兩隻鈎就全都分開了，陡的往裏一撒手，墊腿一上步，雙筆就奔了姚大年的胸脯子，姚大年一看雙鈎被掛，使勁往裏一撤，沒想石猛借勁兒一翻，自己兩隻鈎，身不由己往左右一宕，就知道要不好，果然石猛雙筆借着勁兒點了進來，直戳胸膛，自己就知道完了，打算再躲，可就沒了功夫了，趕緊閉眼，淨等一死猛覺左胯股上梆的一聲，接着就又聽石猛喊：「姓姚的今天再饒你一個死！」連喊帶踹一塊兒出來的，嘭的一聲，跟着就是撲咚一聲，姚大年就箆管條直摔出去了，急忙往起一爬，撒鈎一抱拳道：「承讓，承讓，果然，高手。」他心裏明白，這是石猛手下留情，不然的話，這腿不起來，雙手往裏一送，兩隻筆全都點在胸脯子上，當時就得喪命，現在只挨了一腿，就得算是萬幸，說完了承讓，一撒傢伙，就跑回去了。當時這些人就是一陣大亂，石猛明白，這一定是先前沒看出自己是怎麼一個來歷，以為不拘是誰，過來一伸手，當時自己就得認敗服輸，他可萬也想不到，自己有這末大的能耐，現在一看，姚大年連三個招面沒走開，就

讓自己喘了回去，才明白了自己是怎麼一個人物，所以才這末一陣大亂，雖不知道他們頭目人都是什麼人？據這末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角色，只是一樣兒可怪，楊鎮楊化南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裏怎麼來了這末一撥兒人？心裏不能不猶疑，又一想不如自己趕緊出去，找着翟鐵峰大家商量一下兒，暗中探聽是怎麼回事，現在就是把這撥人全都弄倒了，也辦不了正事，想到這裏，便向那些人哈哈一笑道：「衆位我是來找姓楊的要賬的，姓楊的現在既是不在這裏，我可就要告辭了！」說完這話，一轉身就要走，猛聽那羣人裏，又有人喊道：「來人慢走，我要領教領教您那一對判官筆。」說着話把衆人一分，從裏頭又迸出一個來，此人身高不到四尺，灣腰駝背，小頭小臉，小鼻子小眼，瘦小枯乾，上身穿着一件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湘色綢子褂兒，下穿白布中衣，白襪子，兩隻青皂鞋，手裏拿着一把鵝毛扇。一搖三幌走了過來，笑嘻嘻向石猛作了一個半截子揖道：「在下洪吉，江湖人送匪號叫鐵扇仙，方才看見尊駕那對判官筆，實在有點神出鬼沒奧妙無窮，我雖然不會什麼，我可打算奉陪尊駕走個三五趟，學個一半招，不知尊駕可肯其賞臉？」石猛本想一走了事，出來人一叫，再一聽來人一道字號，雖然不是什麼成了名的英雄，可也有這末一條漢子，這個人手使那把扇子，不知道的都以爲他是一把鵝毛扇，其實完全純鋼打造，跟自己這對筆是一個意思，也講斷穴制人，論起能耐來，不准在自己以下，准要是過起手來，還不一定准怎麼樣，自己有事在

身，多待無益，不如說幾句好話，早走爲是，便笑了一笑道：「嘔！原來是洪老前輩，久已聞聽大名，一向未見，不想今日在此地相逢，實在是幸事，本當陪您走上幾招，學您幾手絕藝，無奈我今天到這裏原是爲找姓楊的而來，姓楊的現在既是不在此地，我和衆位素無仇怨，您傷了我自是不好，我要傷了您益發的不好，這末辦，我現在先和衆位告假，改日有了功夫，我一定再來請教，今天不奉陪了，對不過，請！」說完一撤步，就要往外走了，洪吉微然一笑道：「石爺這可不對了，方才兒一進門時候，要是就這末說，當然我們得遠接高送，如今您已然把我這裏人都打了，再這末說，可就不成了，乾脆我告訴您說，姓姚的是我的徒弟，他讓您給踹了一個跟頭，我臉上不是意思，您有本事，把我也踹一個跟頭，我們師徒兩個當時就走，再學再練，如果能够承讓，略占上風，好給我們師徒留一點臉，這個意思您聽明白沒有，您願意賞臉也得賞臉，您不願意賞臉我也要跟尊駕討回沒臉，石爺別客氣，您就賞招吧？」石猛一聽，氣兒就壓不住，一再讓步說好話，姓石的不是那樣子人，皆因今天心裏有事，才透着這末和氣，怎麼倒不行了，這未免欺人太甚，今天就豁出命去，也得拚一下子，不用說還不定誰准怎麼樣？便又收回步來一笑道：「既是老前輩一定非要賞招不可，姓石的雖然不成，願意給您接招當個傢伙架兒，老前輩，請！」說完一分雙筆，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看關定式，淨等洪吉發招，正是：雙筆已開生死路，一言又入是非門。要知二人勝負如何？且

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輕敵對石猛失機
遇虎狼谷標作難

洪吉一看，微微一笑道：「怎麼着？石爺到我們這裏，是個客位，還是石爺請先吧。」石猛一聽，更是有氣，心說老小子你不用賣份兒，我今天要不讓你逮一點苦子，你也不知是騾子大馬大。便也一笑道：「既然如此，我還有事，不敢耽誤，有僭了！」說着雙手筆環兒一轉，左手筆一幌，右手筆直點洪吉華蓋，洪吉往旁一閃，手裏鋼扇一挫，往下就磕，鋼扇比判官筆分量可大得多，石猛怕他磕上，趕緊往回一撤，洪吉一合手腕，鋼扇便點石猛右肩頭，石猛一側臉，讓過鋼扇，從底下一硬腕子，往上一兜，也打算磕洪吉的鋼扇，洪吉一扁扇子面兒朝外，平着往下一壓，石猛就不敢磕了，一長左胳膊，筆又奔了洪吉的左肩頭，洪吉不躲，撤扇子一立腕子，兜住了往上一掛，石猛一縮手，讓過鋼扇，筆尖一掉個兒，便扎洪吉哽嗓，洪吉轉身一閃，橫着一腿，踹石猛的小肚子，石猛跨步一躲，雙筆全進，直奔洪吉後背，洪吉提身一縱，讓過雙筆，跟着單手往前一探，向石猛腦袋上戳去，石猛一坐腰，鋼扇從腦袋上過去，洪吉不等石猛長身，左脚一墊，右腳便踢石猛右胯，石猛就地一擰身，躲過一脚，底下跟着一掃堂腿，便掃洪吉那隻左脚，洪吉一落右脚，抬左腳讓過石猛，石猛不等還

招，跟着單腿一鉤，便向洪吉襟裏踢去，洪吉一裹雙腿，護住襠口，鋼扇從上頭就切下去了。石猛趕緊一撤脚，雙手筆又奔了洪吉兩眼，洪吉一低頭，長胳膊，鋼扇便向石猛胸口上拍去。石猛因爲自己正捨着身，一看扇到，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一着急，急出一個雙拚的法子，洪吉拍他的胸口他不管，雙筆往下一立，就往洪吉兩個肩膀子扎下去了，洪吉真要是想拍石猛，自己肩膀上雙筆也就挨上了，洪吉究屬是老把式，一看石猛不但沒躲，反倒一長身，就知道石猛是拼命了，自己也拍上石猛了，石猛也就扎上自己了，知道不好，鋼扇往後一撤，斜身一躍，就那末快，還哧的一聲，把那片子掛了一個大口子，洪吉真順着腦袋往下流汗，自己走南闔北，成了名的英雄，也真見過不少，像這樣真敢捨身完命的把式，這還是頭一回，自己這末大的年紀，真要是在這個地方打輸落敗，把命廢了，未免有點不值，不如乾脆後撤，等別人來試試這個姓石的。想到這裏，把鋼扇往胸前一擋道：「果然高手，承讓，承讓，姓洪的不是對手，甘敗下風，再給您換一位您再指教。」說完一幌三搖，走回去了，石猛心裏也直進，尋思還是早走的爲是，不用說自己能耐怎麼樣，頭一樣兒，人家人多，准要是打敗一個，換一個，功夫一長，力氣一盡，也得認輸，不用說這裏頭還有高手，自己絕計討不出便宜來，不如見好兒就收，趁早兒打退堂鼓，倒不丟面子，想得挺好，還沒等自己說出話來，裏頭又有人喊：「姓石的果然够個英雄，我要請教請教。」提身一躍，就到了跟前，

真跟一個棉花團兒相仿，連一點聲兒都沒有，石猛就知道這個主兒也不弱，凝神一看，不由就是一皺眉，原來是個女子，長得雖不太美，也有幾分人才，就是露出有點不莊重的樣兒，一身白綢子衣裳，連腳底下鞋都是白的，手裏一對雙刀，笑嘻嘻往自己面前一站，石猛心裏就透膩味，走江湖的英雄，就怕遇見這末幾路人，大姑娘，小媳婦，小孩兒，老太太，和尚，老道，尼姑，因為這幾種人，既敢和江湖上人一塊兒混，不是有特別的本事，就是有特別的傢伙，碰巧還許有那不體面的暗器這一類玩藝兒。石猛心裏膩味，說出話來就特別不受聽：「怎麼着？咱們唱着唱着出來坤角兒了？我姓石的鬥的是鐵打的金剛，玉雕的漢子，誰耐煩陪着娘兒們亂湊，你們有高手，咱們就再玩會子，沒有我可要失陪了，要叫我和娘兒們磨蹭，我可受不了美人計，」一句話沒說完，傢伙帶着風就到了，一刀扎哽嗓，一刀扎左脇，石猛也不敢耍嘴皮子了，擰身撤步，「大脫袍」，躲過了兩刀，雙筆就立起來了，先把面門封住，這才說道：「你怎麼這末臉急，一句話還沒說完，抽股冷子就是兩刀，這幸虧是我，要是別人，這條小命，不用喝湯了，怨不得人家都說最狠不過娘們心，如今這末一看，真是一點不假，果然你有謀害……」姑娘准知道底下沒好話，不等他再說下去，手裏刀一顛，左手刀奔心窩，右手刀扎小肚子，石猛一邊喊，一邊躲：「小娘們手真黑，雙刀齊下，上頭躲過去，底下躲不過去，要扎上，啣！」側身一跨眼，雙刀全空，跟着又喊：「躲開了，不成啊，小

娘們，還得再來。」姑娘撇左手刀橫着一削，平着石猛脖子就去了，石猛坐腰一縮頭，袋上過去，姑娘硬腕子一坐刀，往下就劈，石猛擰腰一斜身，刀從左肩頭滑下，姑娘嚷，右手刀剝右肩頭，石猛剛閃過來，一看刀又到了，心裏氣往上一撞，自己准要還手，不用說你一個姑娘，就是照樣兒有十個八個，早就扔傢伙敗回去了，皆因自己是個漢子，不願意跟一個女子較量，故此容讓 he 鬻手兒，誰知道他竟是這樣不知進退，以為自己真是怕了他，這要是不給他一點厲害的，大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物？刀到了肩頭，不躲，等離着不差三寸遠了，這才一長胳膊，用手裏判官筆從底下往上一挑，脆勁兒一磕，就聽噹的一聲，噹哪一聲，姑娘右手刀就脫手飛了，石猛哈哈一笑道：「小娘們，雙刀將成了單刀將了，還不快……」一句話沒說完，就見姑娘左手刀迎面一砍，石猛往左邊一閃，姑娘右手一抬，噹噹一聲，就是一隻袖箭，石猛還真沒防備有這末一手兒，一看箭奔咽喉，就知道壞了，再往左邊閃，沒了地方，往右邊閃，准挨上那一刀，提身縱起，身上也得挨這一箭，自己是個閃式，往下坐腰也沒了勁了，兩個人動着手，離着沒有多遠，就在他這末一猶疑，箭就到了，沒法子還是往左一長腰，硬硬是躲過去了，就在右肩膀頭子上。撲的一聲，就釘上了，箭一挨肉，石猛就知道要糟，尋常的箭，射上除去有點疼痛發脹，並不至於要緊，惟獨今天挨上這一箭，當時就覺着有股涼氣，順着血脈，往裏直串，跟着就覺乎半邊身子發麻：「哎呀」

一聲，咬牙一蹙脚，勉強掙扎着說出一句：「小娘們，你真狠！回頭見吧！」手裏雙筆往前一衝，姑娘准知道他挨上自己的藥箭，無論如何，他也跑不了多遠，現在他是急門，那可不敢跟他拚，斜身一閃，過去灣腰一拾刀，就聽大家喊：「他要走！」回頭再看，石猛可就上了房了，姑娘心裏真佩服，想不到他這種穿章打扮，居然有這末好的能耐，別的不說，就憑自己袖箭，不拘什麼樣兒的角兒，挨上之後，當時就得躺下，他不但沒躺下，還能進上房去，這點功夫，可實在不含糊，要是平常日子，放你走了，沒有什麼，今天可是不行，對不住，朋友，不怕我把你拿住之後，把你性命保住，日後再放你，今天也不能叫你走，其實石猛要是送上房去，撒腿跑，也就走了，偏是石猛這人最好玩笑，雖然身帶重傷，始終也沒忘了玩笑，站在房上回身一笑道：「小娘們！你真狠，你比潘金蓮還……」一句話沒完，唳叭，唳叭，唳叭，三隻箭全到了，分唳噪，前心，小肚子，上中下三個地方，直往身上射來，石猛急忙往後倒身一滾，打算滾到外頭，這要攔在平常，也就滾下去了，現在肩上釘着一隻箭，渾身使不上勁，一滾一滑，往裏沒往外，就掉在院裏了。雖然後來三箭，一隻沒挨上，可是再打算迸起來，可也就不行了。滋牙一樂，向姑娘點點頭道：「小娘們，想不到我還是死在你的身上。」姑娘還沒說什麼，姚大年看出便宜來了，一擺手裏雙鈎怪喊一聲：「姓石的，也有躺下時候嗎？我今天要報一腿之仇！」說着雙鈎齊下，直奔石猛胸脯子擱去。石猛道：

候躺在地下，牛身麻木，不用說是往起進，連往旁邊滾的勁兒都沒有，一看姚大年雙鉤擱到，准知道完了，爽得連躲也不躲，把眼一瞪，臉上可仍然帶着笑容道：「姓姚的，你真够朋友，想不到你也會瞧我壽終路寢，親視含殮，總算我沒有白疼你，小子你往心口上扎，給我一個痛快，算你把孝心盡了，你要一擲地方，你不是好小子！」姚大年眼都紅了，連二話沒說，一咬牙，雙鉤就下去了，自想多年冤仇，一旦得報，心裏不免痛快，雙鉤用了八成勁，往下一擲，提手一鉤，准保石猛心肝五臟，全都得隨鉤而出，想得很好，鉤往下擲差着心口不到三寸，猛覺自己背上叭的就挨了一掌，差點沒有搥倒，擰腰一視，才算站住，不由大怒，回頭一看，當時就心氣兒平下去一半，原來推自己的，正是這裏的總瓢把子谷標谷老頭兒，便趕緊一笑道：「當家的，您怎麼給我一個冷不防，差點沒把我給弄躺下？」谷標把眼一瞪，一陣冷笑道：「我可不是攔您高興，咱們這行兒，不錯講究掂着算自己的，躺下算人家的，不過可也得有一個說法，您要是能耐，方才跟姓石的動手，就該把人家弄躺下，那時您打算怎麼解恨怎麼解恨，如今姓石的讓人家給弄躺下，您要擊現成，那可不行，您也算不了什麼英雄，說出去也不體面，再跟您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您到這裏，無論如何，也是一個客位，這又不是什麼黑天半夜，四外沒人的地方，橫着一脚，豎着一棍，剝衣裳賣死人肉的地方，至不濟我也是這裏一個小頭目人兒，您不怕有多大的委屈，您也可以跟我說明白了，咱們

既都是一把子，當然沒有個不順恁心的意思，恁現在一聲兒不言語，過來舉手就是一鉤，把姓石的廢了，我可不怕事，我也不怕打官司，更不怕有人登門報仇，不過姓石的跟恁結的是私怨，咱們這裏還有好些正事沒辦，姓石的究屬是怎麼一個路子，咱們也沒明白，恁上手把他一廢，倘若他真是爲害咱們事情而來，總要他死得不屈，如果他真跟他所說一樣，就是爲要賬而來，恁爲了私憤，在我這裏弄出一條人命，恁提腿兒一走，沒恁什麼事，我得釘着打這一場人命官司，您也是走南闖北的朋友，怎麼這末頭朝裏不懂面兒，對不過，這件事可不能由恁，我選得細問他一問哪。」說着也不管姚大年面子上怎樣，向旁邊一努嘴道：「來，你們把這人給我抬進屋裏。」兩邊一聲答應，過來幾個人就把石猛給抬進屋裏去了。這時候大夥兒也全都跟着進了屋子，屋裏十分寬綽，大家都坐下。谷標又向旁邊那些人道：「你們找一張大椅子，把他也搭上去。」大家答應，當時，把石猛就給搭在椅子上，谷標才微向石猛一笑道：「朋友，受驚了！這實在是我們那姓姚的朋友不對，沒把話問清，就跟恁動起手來，在下谷標，極好交朋友的人，方才看見尊駕出手很闊，確實敬愛，很想高攀跟恁交個朋友，您受的傷歸我給治，方才打恁一暗器的，那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小女名叫谷秀儀，他有極好的解藥，上上當時就可以好，不過朋友您貴姓高名，方才我沒有聽清楚，您可以不可以再說一聲兒？還有您此次來意，能不能把真的說出來，因爲我很想結識您這個朋友。」

石猛微然一笑道：「老朋友，咱們水賊不過狗刨兒，我叫石猛，我是專爲找楊鎮揚化南而來，因爲我們兩個是好朋友，現在既是躺在你們地下，我姓石的就算認了命了，你打算把我怎麼辦就怎麼辦，我是雖死無怨，你要拿我一開心，我可是胡罵你。」谷標一聽，又是微微一笑道：「嘔！原來是這末回事，可惜悠來晚了一步兒，姓楊的確實是不在這裏了。我看悠果然够個漢子，我必要交交，來，秀儀，你把藥拿出來，先把他的箭傷治好。」那個姑娘從那邊就過來了，把手裏雙刀，往兵器架上一靠，然後從腰裏摸出一個紅瓶兒拿在手裏，過去看了看石猛微然一笑，跟著一伸手，把那個釘在上頭的箭，兩指一捏，輕輕一扯，那根箭就下來了，這藥的毒勁，全在裏頭，不拔箭可以活上一天一夜，一拔箭，傷口一見風，不出兩個時辰，就得毒發身死，厲害無比，石猛雖然不打這種暗器，他可知道這種暗器的厲害，所以他始終沒敢往外拔，如今姑娘過去一伸手，往外一拔箭，就覺一陣涼風，如同針扎的一樣，嗖的一下子，竟自順着傷口，漲了進去，周身當時就是一個冷戰，哎喲一聲，人就暈迷過去。姑娘不管他暈過去，用手把瓶子蓋兒打開，磕出一點藥，樣式就像硃砂粉一樣，磕了一點在手裏，照着傷口住上一敷，跟著找過一張白紙，往上一貼，真是好藥，不到一碗茶的功夫，石猛哎喲一聲大叫，眼就睜開了，渾身出的全是透汗，衝著姑娘一點頭，心說姑娘方才我實在太對不過你，不該滿嘴胡說，真是該打該責。姑娘可不理會，一看石猛醒轉，過去一伸手

就把那張紙揭下來了，咕嘟一聲順著傷口往外流黑紫血。等壞血流盡見了好血，姑娘這才掏出一貼膏藥，給石猛又貼在傷口上，一笑道：「這就不要緊了。」說完把瓶兒一裝，往旁邊一閃，退到後邊去了。這時候石猛雖然還覺得傷口有點疼，可是渾身不發麻了。心裏這才塌實，不過渾身上下，連一點勁兒都沒有，就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在椅子上向谷標點頭道：「谷老英雄，謝謝您姑娘賞我一鏢，又救我一鏢，現在命是丟不了啦，咱們該談一談了。說了半天，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裏分明是姓楊的家裏，您怎麼會把這裏佔了？您跟姓楊的有何仇何怨？我看您這個人非常光明磊落，大概沒有什麼不能談的，您何防說一說，也叫我明白明白。」谷標傲然一笑道：「對不過，可是有不能跟您說的，您現在傷勢雖然好了，可是還不能過累，這末辦，您先到後邊去歇一歇，等您把傷完全養好，我必要把始末原由，向您說清楚，並且還要求您給幫忙呢。」說完也不等石猛再說什麼，便向左右道：「來呀，把石大爺給抬在後頭小跨院。」兩旁一聲答應，把石猛就抬進去了。谷標一看把石猛抬走，這才向大家道：「這件事可是要糟，我知道姓石的是王老婆婆的徒弟，是楊化南的把兄弟，今天他的來意，大概是找的王老婆婆，不是找楊化南，也沒明白這裏的事，這樣說起來，大概周鷄子也快來了，咱們這裏人可還沒有預備齊，倘若王老婆婆知道咱們把姓楊的送到莽牛山上去，大概他就來了，咱們事不宜遲，越快越好，大家分頭去催一催人吧。」大家一口同音道：「老

當家的不用着急，好在都是熟人熟道，我們明天一清早就起身去催，大概也許誤不了事。」谷標點頭說好，大家又談了會子別的，大家就全都散了，單說姚大年，心裏可十分不高興，眼看就要報仇，沒想到讓谷標攔住不算，還說了許多閒話，跟他翻臉，是幹不過他，不跟他翻臉，這口氣又忍不下去，瞪眼擰眉想了半天，一聽把石猛給搭在後院，當時心氣兒一震，自己一溜就走了出來，到兵器架子上，拿了自己雙鉤，一轉身就往後院跑去。到了後院，還怕有人看守；聽了一聽，一點人聲兒沒有，偷著往裏一看，除去石猛還在那張椅子上坐著外，並沒有第二個人，心裏高興，一幌手裏雙鉤，就跑下來了，到了臨近，雙手一錯鉤，唳唳一咬牙道：「姓石的，你現在還往什麼地方跑？」說著前腳一墊，一擰腰，左手鉤奔右肩頭，右手鉤奔左肩頭，雙手一合，大進式，雙手只一推，就聽叭叭一聲，哎喲一聲，噹哪一聲，唳唳一聲，紅光四濺，血流滿地。叭叭一聲，一磊瓦正砸在姚大年腦袋上，哎喲一聲是姚大年挨砸的響了一聲，噹哪一聲，是姚大年的鉤掉在地下，唳唳一聲，是姚大年讓人家給扔了一個跟頭，紅光四濺，血流滿地，是姚大年腦袋上破了流出來的血洒了一地。姚大年滿心滿意，手起鉤落，石猛胸口上擱上兩個窟窿，冤仇得報，沒想到鉤離胸口不到半尺，忽然會出了這種毛病，腦袋也破了，鉤也丟了一隻，拿著那一支鉤，躺在地下，翻身回頭往後瞧，只見後頭站着一個紅鬍子老頭兒，滿臉帶笑向姚大年道：「朋友，您這就不對了，打人一拳，防

人一脚，我們弟兄既是練把式的，可就不怕人家過手插拳，打不過人家，讓人家拿住，自是聽人發落，什麼話也沒有，不過有一節，咱們要打，是單對單，一個對一個，誰有能耐，誰把誰弄躺下，誰沒能耐，讓人家給弄躺下，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腦袋掉了，碗大的疤拉，不過講究的是見招還招，見式走勢，像尊駕這種，就叫踩病鴨子腿，端窮寡婦門，不但是我看不起，就是什麼樣兒的英雄，聽見看見，也不准捧尊駕您這一手兒，要依我說，您可是趁早兒閃開，省得彼此都有個不合式，請您就把面兒賞給我吧。」姚大年一聽，不答應絕完不了，真要是過手比招，那必是連三招過不去，就得叫人家給弄躺下，到了那個時候，打算再走，可都不易了，莫若聽了他的話，省得丟人現眼。」姚大年一笑道：「喝！這倒不錯，跑到我們家裏排解事兒來了，我這個人，素就惜老憐貧，看你這個神兒，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得的人物，饒了你就饒了你，等到將來，我再找你講理。」翟鐵峰因為是在外頭等了一等，不見石猛出去，怕是他爲人渾怔，受了人家暗算，便向大家道：「石爺可是進去半天了，不拘探聽什麼事，可也就全都打聽出來了，怎麼至到如今，他還沒有出來，別不是遭了什麼人的暗算，我想到裏頭去看一趟，能够把石爺救出來，就一塊兒出去，救不出來，我也必定打聽打聽，到底究竟是落在什麼地方？咱們打聽清楚，也好去找，不知衆位以爲如何？」胡成不等翟鐵峰說完，便接著說道：「對極了，對極了，您快去吧，我們願意給您打個接應。」翟鐵

峰一聽，大家願意自己去，便笑了一笑，把衣裳全都緊了一緊，向大家點頭道：「回頭見！」一撒身就跑下來了，到了楊鎮的門口，提身上房，一看裏頭正在熱鬧，石猛打姚大年心裏痛快，跟着又打洪吉，實在是可誇，姑娘一露面兒，石猛過去先贏後輸，讓人家姑娘給射一個跟頭，姚大年擺鉤一過來，翟鐵峰就要過去，谷標過去一攔，把姚大年喝退，跟着往後一搭，大家談天，姚大年不談，拿傢伙往後頭一跑，翟鐵峰就知道他奔石猛去了，暗道一聲不好，急忙在後頭就追下來了。到了後頭一看，果然他是見了石猛，連話沒有，傢伙就去了。翟鐵峰擰身一縱，順手把屋上瓦揭了兩塊，一抖手就砸了姚大年腦袋上，叭的一聲，瓦碎血流，姚大年就被翟鐵峰給砸倒了。翟鐵峰不管他，過去一拉石猛道：「石爺受驚了！怎麼樣？還走得動嗎？」石猛一搖頭道：「不行，我現在渾身一點勁兒也沒有，您到外頭想法子吧，這撥兒人，來頭不對，大概楊化南全家遭害，您先出去，暗中打探一下兒，可別大意，他們這裏耳目很多，不要走露風聲，反而不美，您快走吧，」翟鐵峰一聽，心裏難受，可也沒有法子，便一點頭道：「好吧，您在這裏等我一等，至遲不出三天，我必想法子把您救了出去，您先養傷吧，回頭見，說完一縱身，正要上房出去，不料迎面人影兒一幌，有人哈哈一笑道：「你還打算往什麼地方走？」一伸胳膊竟自把去路攔住。翟鐵峰知到走不開了，往後一撤步，回頭一看，是個老頭兒，便微微一笑道：「實在對不過，沒得通報，就跑到內

宅來了，沒別的包涵一點吧。」老頭兒也一笑道：「沒什麼，在下谷標，還沒得請教您怎麼稱呼？」翟鐵峰道：「在下翟鐵峰，老當家的多照應。」谷標道：「嗚，原來您就是翟家坪的翟大爺，聞名已久，今日得見，實乃幸會，翟大爺，我來問您，您來到我們這裏，有什麼事嗎？」翟鐵峰道：「事是沒有事，不過這裏住了一個朋友，今天路過此地，打算前來拜望，先派我們這位朋友來探探是不是在家，這位朋友來了半天，沒有回去，因此我才冒昧前來，不知我們這位，怎麼得罪了諸位，被您軟禁在此？我們原來那位朋友，現在是否仍在這裏？完全不明，交淺言深，打算跟老當家的討個臉，我把我們這位朋友同了走，不知老當家的可能答應？」谷標道：「提起這件事來，却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完的，那邊有凳兒，先屈尊屈尊您，您坐一坐，咱們細細談一談，您就可以明白了，不知您肯其多耽擱一點時候嗎？」翟鐵峰道：「正要領教，請您談一談才好。」當下坐了。谷標往外頭又看了一看，沒有別人，過去一伸手，就把姚大年拉起道：「姚老大，不是我說你，你總是這樣不長進，你也不想想，有幾個成了名的英雄，全講偷偷摸摸方才在前邊，我已然攔過你一次，你怎麼全不理會，背了我又來幹這事，幸虧沒叫你得手，如果你真把人傷了，傳說出去，豈不叫人家笑咱們都是狐朋狗黨，那些子都是下三濫的行當兒。姚老大，要依着你這種行爲，我就該把你廢了，不過看在你師父跟我幾十年交情，留下你小命一條，從此以後，你要大加改悔，不然

再犯在我手裏，我是必把你除去，你可要記住了，這裏不比在你家裏，可以隨隨便便，以後沒有我的話，再不許你私自跑到我的後院來，聽明白了沒有？我這裏還有事，快快給我走。

「姚大年跟鋸了嘴的葫蘆一樣，連一句話也沒有了，垂頭喪氣，一搖一幌，走了出去。谷標一看姚大年走遠，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翟大爺，您是不知，我就衝他們這一般人，我的心就寒了，您聽我細細跟您談一談，我原不是此地人，和您的朋友姓楊的也素不相識，現在被事所擠，所以才不得不到這裏來一趟，我原是清江浦城裏人，只因生性好武不文，交了许多朋友，好在我家裏雖非大富，也還足以敷衍，應酬朋友，也還應酬得起，時常有些朋友，住在家裏，談談武學，練練身體，原本無事，却不會想到家裏有了幾個吃飯的錢，便遭了當地一個官兒覬覦，幾次三番，來尋齣，偏是我這個人，雖沒有學問，就是輕易不肯動氣，他來一次，我便應酬他一次，在我想着他老人家總有祿位高升的一天，那我不是就逃出來了嗎？那知前任走去，後任又到，前後兩任，竟是一個師父排出來的，後任的比先任的還要厲害，我因為實在受不了他們的勒索，便想携家躲避，那知就在這個時候，便出了禍事，也不知什麼人嘴上勤快，跑到大老爺面前，把我要走的詞說了，大老爺羞惱成怒，當晚風馳電掣一般，派了三五十個虎狼一般的差役，就把我們全家鎖到衙門，在那時我原不難一怒而走，只是想着累代清白，鬧事一走，把家裏祖宗都毀了，又知自己並沒有什麼罪名，到了那裏，他還能

把我怎樣？便跟了他們走進衙門。翟大爺，屈死不告狀，餓死莫當賊，這話真是一點都不錯，才一進衙門，我就知道壞了。把我們往監牢裏一送，一坐就是十天，連個人問都沒有，一直到了半個月，一天早晨，忽然有人來傳：「帶呀！帶假充紳士，聚眾打搶，明火執仗，刀傷事主的谷標？」正是：眼前赤子遭蹂躪，頭上青天正監臨。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設陷阱英雄入樊籠
顯玲瓏豪傑施身手

「翟大爺，我這末一聽，我就知道我的案情太重，必是那個狗官想出來的法子，他要害我，又一想我平生清白從沒作過犯法之事，一任他說得再是厲害，也總要有贓，絕不能憑他定什麼罪名就是什麼罪名不是，便坦心舒氣的走到堂上，到了堂上一看，可了不得了。堂口上跪着一個人，正在我家裏傭工的一個底下人，只因他偷錢亂賭，被我查着，把他散了，只不知今天怎麼會來到此地，才進堂口，上頭一聲喊：「跪下，跪下。」就有人給了我腿窪子一脚，把我踹倒，跟着上邊就問我的名姓，問完之後，跟着又問我爲什麼聚眾打搶，還要刀傷事主，我才說了三個字不知道，上頭小木頭一拍，狗官就急了：「來呀，把酸杏坡丁文華帶上來。」我一聽不明白，丁文華是誰？我就不知道，底下一答應，從底下帶上一個人來，尖嘴猴腮，穿得可是不錯，上來給狗官一磕頭，狗官就指我問：「那天打搶你家，可是有他

在內？」丁文華一點頭道：「不錯，正是他領的頭，我一攔他，他還給我一脚呢？」我才要說是不認得他，狗官就喊起來了：「好啊！抄手問事，諒你是不肯說的，對不過我今天要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來呀，先賞他四十板子！」這一嗓子喊完，旁邊雁叫齊叫的答應一聲，當時就把我按翻了，一五一十，打了我四十板子，我雖不是什麼金枝玉葉，我也是清白人家子弟，被他不問皂白，一陣亂打，我焉能不氣，板子一停，當時我便亂罵起來。狗官聽了，毫不生氣，却向我微微一笑道：「不給你一個質對，你當然不肯實說，來，帶閹狗子。」底下一答應，從底下又帶上一個，正是我方才說的那個我家裏散工的那個下人，閹狗子往地下一扒。狗官就問：「閹狗子，你把你們主人怎樣交通匪人，坐地分贓，以及那天搶劫酸杏坡丁家都是什麼人去的？你可知道，不許說謊，從實的說上來。」閹狗子道：「太爺，您的大堂上有鬼有神，小的不敢說出一個假字。皆因我家主人生性好武，交了好些朋友，朋友一多，人位不齊，其中就有許多匪類，可是我家主人他不知道，後來看出來了一點兒，一則那些匪類手下厲害，我家主人不敢惹他們，二則他們每次在外做出事來，分給我家主人多半，我家主人貪圖他們有錢，又怕他們厲害，日子一長，就叫他們制住了，像這種事已然幹了三年多了，天幸沒有犯過事，也是這回該當出事，本月十六，有我家主人的好朋友滿天飛江三，串墘錦李六，水耗子陳七，土蜘蛛王八。這幾個人來找我家主人，說是酸杏坡丁文華家裏財多水

旺，可以弄一下子，我家主人起先不肯，說是離家太近，那四個一陣慫恿，我家主人就答應了，當晚到了酸杏坡，就把丁家給搶了，搶了東西不少，那四個分贓去了，小的在我家主人家裏，已是三輩兒，看見我家主人貪利忘害，一旦罪犯當官，對不起我家老主人，因此大胆一勸，我家主人頓着小的多事了，把小的吊在屋簷之下，痛打了一頓，又把小的趕了出去，昨天不合在外頭談說這件事，被大老爺查訪得知，把小人傳案問話，小的不說，怕大老爺生氣毒打，小的說了，又怕我家主人性命難保，哎呀大老爺，只要我家主人，肯其招認，您要網開一面，筆下超生，饒了小的的主人性命才是。」聽閻狗子把話這末一說；我當時差點沒有氣死過去，正要分辯，狗官微微一笑道：「好！難得現在這樣世界，還有你這樣兒義僕，真是難得，我看在你的面上，必定從輕發放你的主人，跪在一邊吧。」閻狗子往旁邊一挪，狗官又一拍木頭向我喊道：「谷標，你聽見了沒有？你自己用的下人，都是這樣說，難道還有什麼假的？我勸你還是實說了好，念其你是糊塗無知，我必從輕判你，也就是了。」我這末一聽，這就叫「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這分明是他們串通好了，故意要給我安裝罪名，徂大爺您想，我的能耐雖說是沒有，我也是個練把式的，無論如何，這口氣兒也忍不下去了。當時我也不顧什麼叫官，什麼叫民了，呸的一聲，照着狗官就是一口，我要罵還沒罵出來呢，就聽旁邊有人說：「嘿，老爺問你的話，可是好話，你要是懂得事的，趁早兒點頭招認，老爺無論如

何，也能想法子開脫開脫你，你要一定認爲你是有功夫在身，皮肉不怕痛苦，那也沒有別的，左不是多挨上幾下子，又是賊，又是證，你還能滾得出堂口去？再者還有一節，你的老婆孩子，現在都在這裏，老爺問你不說，他要是一問你的老婆，跟你的孩子，恐怕他們未必有你那末好的筋骨吧，他們把實話一說，你照樣也得招了，豈不是多饒一個皮肉受苦。」我這末一聽，這話還真是有那末點兒意思，別的不說，他真要是一收拾那母女，我又當如何？翟大爺人到了難中，當時可就回過味兒來了，我雖然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問心無愧，可是誰能知道自己在沒留神時候傷了什麼德？今天這件事就叫做情屈命不屈，不如乾脆暫時招認，一則省得自己身受痛苦，二則免得自己妻子出乖露醜，因爲這末一想，當時我就滿口承認。喝！可了不得了！我一畫供，當時狗官臉上顏色也沒有那末和氣了，跟着手鏢腳鐐也全給我砸上了，我就知道我這條命有個八成難保。不過我已經招了，也沒有法子再翻供了，往監裏一坐，既耽心自己，又耽心家裏，究竟成了什麼樣兒？心裏起火冒油，一時想到越獄逃走，一時又想絕糧把自己餓死，越獄沒有那末好的功夫，況且不用說是越不出去，即使越獄出去，自己也沒個去處，餓死倒是不錯，眼不見，心不煩，省得連自己死去的父母都跟着鬧個不得乾淨，無奈晝夜都有人看着，一頓不吃，他們都不答應，更犯不上受他們的收拾。左想右想，真是連一點法子都沒有了，三天之後，嗓子也啞了，眼睛也腫了，渾身就蹶大病才好一

樣，翟大爺，人要到了那個時候，真是沒有死了舒坦。這一天晚上，全都「鞭床」安歇，我躺在那裏，那裏睡得着，正在盤算，怎麼這末些天，也不過堂，也不問了，難道就是那樣兒問一堂就算完？心裏正在尋思，猛聽監牢外頭，哧的一聲，撲咚一聲，跟着就聽柵子噍的一聲，鐵鎖嘩啦一聲，燈火兒一亮，從外頭走進一個人來，我抬頭一看，就知道性命有救了，原來進來這人，正是我家裏教我拳脚功夫的一位先生，他叫獨角龍裘立。他嘴裏橫刁着一把刀，手裏拿着一個火把，笑嘻嘻往我面前一站，用那隻手一提我的褲腰，就把我拉起來了，翟大爺您是不知那那「鞭床」，簡直就不是人受的，我的左腿別在人家的右腿裏，後頭那個，再把他的左腿別住我的右腿。一個挨一個，一個別一個，真是滴水不入，嚴絲合縫，打算動一動，勢比登天還難，裘立一拉我，他不知道底下還有人呢，往起一拉，一陣連珠咬啣，我就告訴裘立，先不用忙，把我鏡鑰去掉，我就好辦了。裘立一扯刀，把鏡鑰剝開，我把腳撤了出來，跟着又把手鐐也剝開，往外一拉，我就跟着走出來了，屋裏那些難友，一看有人來救，便打算全都跟着撞了出來，裘立向他們拿刀一幌說：「你們那位要是打算出來，對不過我可是一刀一個。」大家一聽，全都怔住，裘立一拉我繞過獄門。裘立往地下一指，我那末一聽，地下躺着一個，正是那個管牢的頭兒，已然直挺挺躺在地下，八成是不得活了。到了監牆，裘立先縱了上去，然後才一直溜到街上。裘立四外看了看，一個人沒有，這才低聲向

我道：「可了不得啦！快點跟我走，你家裏出的逆事，比這個還要厲害！」我雖然不知道什麼事，反正他既是這末說，當然沒有好事，也顧不得再問，一逕便往我家裏跑去。才到了我的家門口一看，可了不得了，門口兒上貼着封條，就是那狗官給貼的，裘立一拉我的手，繞到後牆，我們全上牆進了進去，到了裏頭一看，翟大爺，我就算是抄了家了，不用說是箱子櫃子，連桌上擺得稍爲整齊一點的東西，簡直說連一件都沒有了，我看了之後，雖說不好受，可也沒有法子，最要緊的一樣，就是我的妻女，影兒不見，是在衙門裏？還是在什麼地方？我是完全不知，我一問裘立，裘立說，那倒不要緊，今天來的並不是一個人，還有幾個朋友，一同去的，大概已然把我家裏的人全救了出去。所以帶我回來，就是爲叫我瞧瞧家裏情形，可以使我死心塌地，不必再戀這份家，我一看我已然到了家敗人亡，不是朋友來救，連命都沒有了，還戀什麼家，便隨了朋友，趕緊逃出縣城，不到半天功夫，縣裏已然知道了信息，便派人追了下來，幸虧我的朋友熱心幫忙，算是沒有遇險，路上又找着了了我的妻女，便商量着逃到瓜州一個朋友家裏暫時住着，那些朋友，二次趕回，殺了狗官，碎了狗子，回來告訴我，我就知道家是更回不去了，從此便在外頭飄流，在前年間忽然身染重病，幾乎性命不保，有人把我救治過來，是個當地小官兒，我自從受了大害之後，見了官兒就痛恨，可是這個官兒救了我的性命，我不能不感激他，彼此一談，這個人非常之好，不但醫道好，文武學沒有

一樣不好，便把他當官這一層完全忘掉，交往得很不錯，又過了三五個月，忽然聽說這個朋友，不但把差事丟掉，而且全家押在監牢，細一打聽，原來是當地出了一種教匪，很是兇猛，爲頭的一個，叫做太平花王晉，和他一個好朋友，叫做三隻鴿子周坦。借教說法，無惡不做，官家上緊嚴拿，便派了我那個朋友，偏是我那個朋友，一則看着王周兩個是條漢子，二則確不是那兩個人對手，究竟是放了那兩個，還是王周兩個自己走了，不大清楚，反正是一個也沒有逮着，官家硬說我那個朋友，把他們放了，便把他一家全都釘肘收監，等拿着了正犯，再放他們全家出去，我這們一聽，心裏不由一動，要按着官家說，他就是懸千金重賞，或是把我頭割下去，我也不能給他幫忙，不過我是個有血性的人，我那朋友對於我有救命之恩，無論如何，我也得把他想法子救了出來，誰知我才和我旁的朋友一說，朋友全都一齊說不行，要就是王晉周坦兩個，原沒有多大了不得。不過王晉的母親王太君，雖是個年老婆婆，能耐却是不錯，江湖上成了名的朋友，都不敢惹他，叫我不要亂動，我究屬火旺好盛，總覺得一個老太婆還有多大本事，找了幾個朋友，一訪周王兩個，並沒有遠走，便想去試一試，及至我們去了之後，沒有想到，却撲了一個大空，他們一家子已然走了個乾淨，依着旁的朋友，就不讓我再找了，我想我那朋友爲了這件事，始終還沒有出來，如何能够丟手不管，便單人獨馬又找了幾個地方，窺家路窄，居然被我找到，是我和他們拼命死鬥，姓周的走了，姓王

的被我拿着，王太婆幾個一直就沒在一起，也就不題了，回去一找我那朋友，我那朋友在監裏已然不成了樣兒，看見我當然是高興的，問我從什麼地方來？我便把我一切經過全都和他細細一說，我那朋友聽一句一搖頭，聽一句一搖頭，聽到我把王晉拿住，忽然站了起來，向我一笑道：「怎麼着，你居然把姓王的拿到了，好，你算是我的好朋友，你進前來，我有話告訴你。」我不知道是什麼事，往前一進步，剛剛挨近我那朋友，只見他把眼一瞪，把牙一咬，呸的一聲一口酸痰，正正吐在我的臉上。翟大爺他知道，我爲了他不是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姓王的給他拿住，所爲的把他救了出去，他見了我，他應當如何的謝候謝候我？才是意思，如今他不但不謝我，反到惡狠狠的啐了我一口，我當時可就沉不住氣了，我問他什麼事得罪了他，他這樣兒恨我？他長歎了一聲，然後才向我說：「你爲打算救我，去拿了姓王的，你要知道我的本事，拿姓王的早就到手了，何必非要等到你去顯能，皆因我看姓王的够個漢子，所以我才把他放走，我這個罪名，並沒有多大，至多他們把我的官兒弄掉，也沒有什末大不得了，我還正想不幹呢，你現在這樣一來，不但救不了我，又把一個好朋友給送在火坑裏，你想這是何必，我先前一直以爲你是一個明白人，所以我和你結交，誰知你竟是一個糊塗蛋，我真是瞎了眼睛了，從此以後，你再也不要來看我，我也沒有你這麼一個朋友，你也不必認識我這末一個廢物，你看好不好？」我這末一聽，合着是我把事情都弄

錯了，可是事情我已辦了，王晉業已歸了衙門，再打算把他弄出來，可不是容易事，再一看我朋友所說的話，一點都不錯，當着面既是沒了法子，只好退了出來，又找了幾個朋友一商量，朋友也沒有法子，過了不到兩天，聽人傳說，我那朋友已然越獄逃走，連那王晉，也沒了影兒，我一聽消息不好，知道事情是越鬧越大，便也打算一走了事，誰知我想得快，人家比我還快，就在我要走沒走的當天晚上，縣裏的人就到了，並且聲勢非常嚴重，把我住的那個地方全都圍了，我想我要是一走，不但不免傷人，而且還要連累朋友，好在原案裏又沒有我，我就是不走，見了他們，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主意拿定，便跟他們走到衙門，蹲了我一天，到了第二天晚上，才把我叫了上去，問我王晉逃到什麼地方？我告訴我不知道，並且我又不吃粗當差，我管不着，這話一說，座上官兒就瞪眼了，什麼理不說，叫我在一月之內，把王晉和我那朋友找了回來，如若不然，他要重重辦我，我想我只要能離開這個地方，總可以遠走高飛，當時就答應了他，等到出來，才知道我的妻女全都收在監裏，不等我回來，絕不放他們出去，我才知道這件事他們已有準備，沒有法子，只好是想法子找王晉吧，這件事，可是王晉的不對，他第一次進衙門，固然是我不該多事，給他找出麻煩，可是我也為了解救我自己的朋友，他們這次走了，我的妻女，全都陷在監裏，他們要是懂得交朋友，就應當投到縣裏，打這場官司，才算對，現在他們不但沒來，而且還做出一件更對不起人的

事來，就在我出來的第三天，他們在縣裏連做了幾件沒頭的案子，雖然沒有留下名姓，可是據我考查，有許多地方，絕對是他們幹的，這合着是跟我幹上了，我本來沒有打算和他們爲難，現在他既是肯其這末辦，不顧一點面子，那我也就不能管什麼叫朋友了，當時我又到了衙門，見着縣官，乾脆我就把實底全都說了，告訴縣官，不要爲難我的妻女，我是必定想法子把他們全都拿住，不然不能解我心頭之恨，這個縣官一看我的言出至誠，當時給了我一道海捕公文，派了兩個夥計，叫我去訪拿王晉，並且把我那個女孩子也交给了我，還告訴我叫我放心出去，我的女人，他也傳到內衙另眼看待，絕不會受一點委屈，這我才出來訪拿王晉，附近地方，連找了幾個地方，也沒見着一點影子，我就知道他們必定是離開了這個地方，在這裏絕找不着他的，正想出境去找，他們倒先送信來了，翟大爺您可不知道，他們這封信，寫得可太厲害了，不但對不起朋友，簡直就成了國家的反叛，無論衝在那一面兒，我也非得把他拿住不可！」翟鐵峰道：「這封信是怎麼送來的？」谷標道：「提起這封信來，更是使人出不來氣，他們一定是羽黨很多，雖然外表上看不出來，實在他們的人遍地都是，在住的屋子，雖不能說戒備森嚴，實在尋常人還真不容易進來，睡了一覺，這封信就擱在椅子上了，這不是明擺着他們鬧的玄虛嗎？」翟鐵峰道：「這封信上，寫的是什麼？」谷標道：「信上沒有多少字，就是：「弟等志在另建國家，重整社稷，閣下既是化友爲仇，弟等極願周旋

，惟望閣下慎思而行。」底下一個字也沒有了，翟大爺想他們這不是故意要和我過不去嗎？」翟鐵峰道：「那末您接着這封信之後，又怎麼辦呢？」谷標道：「我連理他們都沒有理，依然帶了那兩個夥計，一個女兒，晝夜訪查。」翟鐵峰道：「您可曾找着他們一點影兒。」谷標道：「豈止是影兒，我連他們的巡巢都找着了，就在這塊地方，你們所找的姓楊的也正是他們的大頭子，所以我才來到此地，又展轉托人約了不少位朋友，追蹤到此，且喜天公幫助，衆位朋友的力量，到了這裏，沒等他們得着消息，闖進來一陣血戰，雖然被他們傷了我們幾個人，可是姓王的姓楊的已然被我們得到手裏，總算事情完了一半，最可惜就是我們那個朋友，却被他逃得連個影兒不見，我們原本打算住上一兩晚，就跑回去交差完我的事，却因聽了人說，王晉的老太太王太君，帶了孩兒媳不久要到，所以我們才沒有走，所爲是等上幾天，容人家朋友報仇，沒有想到王太君沒來，您和您的朋友倒來了，按說咱們都是吃江湖飯的人，彼此都應有點義氣，只是諸位來的不是時候，未免使人生疑，衆位和他們有什麼關屬，又加上貴友一味恃強，動手傷人，現在既是被我們拿住，放當然是放不了，可是在我這裏也絕受不了委屈，不過是暫時屈尊幾天，我們這裏事一完，必定把令友放了回去，不怕到了那時，我們再想法子謝罪賠不是，現在可是不行，我們那個姓姚的無禮，已然受了您的懲戒，大概以後他就不敢了，您來到此地，原是一個客位，無論如何，應當有一份款待

，無耐也是時候不對，不敢多留，您是快快請出，等到我們這裏事情完了，必定多請您盤桓，現在可是多有得罪，今天我所以跟您說這一片話的意思，既不是打算托您給我們說和，也不是怕您幫他們和我們爲敵，一則表明這次跟他們鬧到如此地步，禍不從我起，二則我們還押了您一位朋友在這裏，於面子上也有些說不下去，因此才把底裏實情告訴您，好朋友，您就請吧，如果我們前頭那一撥兒全都來了，您再打算走，可就不易了，好朋友，您就賞給我這個面兒吧。」翟鐵峰把話聽完，當時爲難可就大了，眞要是抖手一走，自己也是幹這個的，讓人家幾句話給說回去，未免太沒有面子，再說自己的朋友，就在自己當面細着，抖手一走，太不像話，眞要是過去動手，就憑王晉那路手兒，全都栽在他手裏，他絕不是軟手，戰勝了還好，打敗了再打算走，恐怕都不易了，外頭除去一個胡成之外，就是兩個孩子，任什麼不會，那豈不是活槽，無論如何，自己也是出去一趟，不怕二次再回來，也是個主意，想到這裏，便向谷標一笑道：「谷大爺所說，實是肺腑之言，我們弟兄來到此地，確是拜望朋友而來，實不知有這些事，您今天既是這樣說着，我也不敢強求把我們朋友放了，不，不，您得多多照顧，我可就告辭了。」說完這句話，才要撤身擰腰上房，猛聽身後有人喊道：「谷大哥，您可別聽他的，他們全是爲姓王的而來的，外頭有三個，已然被咱們圈上了，這一個您可也別放，您閃開，讓我來，姓翟的，別走了，接傢伙！」話到，人到，傢伙到，嘩哪一

聲響，練子雙鎚，一上一下，一個奔胸脯，一個奔小肚子砸來。翟鐵峰還真沒防備有這末一手兒，正要一擰身上房，後頭練子嘩啦一響，回頭一看，兩個鎚就到了，趕緊一撤身，躲過上頭一鎚，底了跨腿一閃，下邊鎚也空了。翟鐵峰正要喊嚇來人住手，那人雙鎚往回一撤，跟着雙手往起一涮一砸，嘩啦一聲響，雙鎚帶着風當頂砸下。翟鐵峰往後一仰身，雙鎚從面門擦過，這次不等他往回撤鎚，抬手一分，兩隻鎚就分成了兩下，用手一倒鎚鍊子，抓住了。一進步，抬腿一踢來人小肚子，來人一看不好，再打算把雙鎚奪出來，那就叫做不易了，趕緊一甩挽手，嘩啦啦一片聲響，兩隻鎚撒手了一對兒，翟鐵峰手裏拿著鎚鍊子，哈哈一笑道：「朋友，你走你的，這算不了什麼，傢伙，可以帶走。朋友接傢伙，翻腕子一磕，噹哪噹一聲響，雙鎚一倒，亞賽兩條銀龍一樣，直撲來人，來人斜身一閃，用手一磕鎚頭又回了原位，這人接到手裏，向翟鐵峰一點頭道：「姓翟的，你們單說單論，沒我什麼事，告假了。」說完一收雙鎚，抱拳喊聲：「請！」三縱兩跳，竟自影兒不見了，鬧了半天，翟鐵峰也沒明白是怎麼回事，好在來人已走，便又笑着向谷標道：「見笑，見笑。您別噴怪，說咱們的，您還是把我的朋友交給我吧。」谷標微微一笑道：「翟大爺您這話就不對了，方才我已經把話說過，無論如何，您這位朋友，也得讓他在這裏屈尊兩天，只要這裏事情一完，我要不把您的朋友給您，就算我吃人飯不說人話，今天無論怎麼說也是不行，翟大爺咱們還是別鬧

破了臉的好，乾脆您就快請吧。」翟鐵峰一想，不够面子就不够面子吧，趕緊走，倒是正經，一則自己還沒有吃飯，功夫長了，也不是人家對手，二則外頭還有兩個小孩兒，久在外頭也不是事，莫若先出去看一看再說，想着便向谷標一揖道：「既然當家的一定要留敝友在這裏盤桓盤桓，那我也不便替他固辭，好，您多照應，我可要告辭了！」雙手一搭說了一聲：「再見！」提身一縱，就是房上，房上一斜身，一幌兩幌，便出了大牆，到了外邊，這才慢慢往回裏走，一眼便見兩個小孩兒迎了上來，仔細一看，正是葛天翔和鄭家燕，便急向他兩個一使眼神道：「你們兩個幹什麼也來了？那個姓楊的早就不在這裏住了，咱們這一趟算是白跑了，有什麼話找個飯館兒再商量吧。」兩個會意，到了前邊，找着胡成，偷着把這話就說了，胡成聽着搖頭道：「這個可是麻煩，姓谷的我也有個耳聞，可不是好惹的，這件事恐怕是越鬧越大了，最可怪的還有一節，就是王老太太走在這兩個孩子頭裏，這兩個孩子，一路上出着毛病，都到了這裏，怎麼王老太太還沒有來，還有一節，三隻鷄子周坦，自從在辰州見了一面之外，餘下就沒有露過，這件事情，他倒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就該來，怎麼不見？他不知道？這裏這末大的事派，他是萬無不知之理，怎麼會他裝聾做啞，這可不對，咱們現在已然陷進一個去，不救他出來，對不起朋友，救他出來，咱們可不敢准其必能贏人家，再者咱們來到此地，就認識一個姓楊的，現在姓楊的還出了毛病，咱們連個住的地方

都沒有，這裏是人家的圈裏頭，少微一個不謹慎，就許讓人家看出破綻，那樣一來，麻煩更大，依我之見，咱們先離開這個地方，有什麼就好辦了。」翟鐵峰道：「咱們可到什麼地方去呢？」才一凝思，猛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道：「翟大爺，我來賠禮來了，不但是賠禮認不是，而且我還可以給您指條明道兒，您幾位要是肯其辛苦一趟，准能把那位朋友約來，不但是令友可救，就是那姓王的姓楊的，您也就全都救出來了，只不知幾位可肯其容我說出這位朋友來不肯，翟大爺我可就聽您一句話了！」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洩機密 麒麟麟小報德
說原由 陳鳳大興師

翟鐵峰一聽還真怔住了，及至凝神一看，不是外人，正是方才和自己掄鎚的那位朋友，忽然跑到這裏，大說特說來了這末一套。方才打了半天，還真沒瞧清楚這個人是個什麼模樣，怎麼個打扮，如今仔細一看，這才得看明白，此人身高約在六尺壯，細腰扎背，膀扇兒寬，脯子厚，大頭，大臉，穿著一身青綢子衣裳，腳下一雙青緞子快靴，年紀不過在三十上下，笑容滿面的，在自己頭裏一站，看着還非常面熟，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就是一時想不起來了。看那神氣，聽他語氣，倒是言出至誠，實在是有意洩機的樣子，便也笑了一笑道：

「朋友貴姓？如何認得姓翟的？」那人一笑道：「翟大爺您是貴人多忘事，難道您就忘了從前五台山拜香的道兒上那件事了。」翟鐵峰一聽，哎呀一聲，這才想起道：「您是不是三手麒麟朱文亮？」那人一點頭道：「翟大爺您的記性還真不壞，在下正是朱文亮，今天我既來到此地，我也不必說什麼謊話了，想當年五台山上一掌之仇，始終未忘，只是沒有遇見，今天也是活該，忽然狹路相逢，原想出其不意，暗中一鎗，把你打倒，就算給我出了多年怨氣，誰知還是不敵，被您把傢伙得到手裏，原不難再進一步，要我性命，您肯其手下留情，並且把傢伙還給了我，足見您的寬洪大量，我朱文亮不比旁人，只要認敗服輸，我就服您一輩子，就算我功夫有個練成，您有個年老，我也不再想報仇雪恨，方才我本打算是蹀躞一走，永不出世，不過我又一想，您對於我有莫大好處，現在正是缺人之際，我要把真情了您一說，您可以沾著不少便宜，也總算報答您這一點意思。所以我才二次走回，打算告訴您這裏的底裏真情，不知您願聽不願聽？」翟鐵峰一聽，原來是這末回事，便一邊點頭，一邊說道：「我們現在走投無路，您要是指引我們一條道兒，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您就請說吧。」朱文亮道：「我這次來到這裏，却不是姓谷的約的，姓谷的方才所說，大致都是實情，不過現在他已成了騎虎之勢，欲下不能，他的本意，倒願意有個能人出來，迎頭把他打個大敗，他回去也有了交待，如果能夠把姓王的姓楊的也全都救了出去，他更是求之不得，因為他本人也

是個漢子，他絕不願意帮着官家毀人家好朋友，不過現在他的女人囚在監牢，沒有法子可以救出來，旁邊又有人在後頭監視，不容他不屈着心幹。這件事我全曉得明明白白，要依着跟他來的人的意思，姓王的姓楊的既是當場成擒，就可以回去交差無事，谷標一意不肯，我猜他的意思，是打算等能人呢，方才您提的那位王老太太，正是他的一個剋星，不過現在王老太太，沒有到這裏來，也是去請人去了。」翟鐵峰道：「您怎麼知道？」朱文亮道：「谷標他們耳目很靈，前幾天他就知道王老太太已然起身往這邊來了，他正在喜歡，昨天又有人報，王老太太沒有到這裏來，却奔了河南陳家溝去約一位享名的朋友去了。」翟鐵峰道：「這位朋友，您可知道是誰？」朱文亮道：「提起這個人可是名頭大了，在南方也許不知道，在北方簡直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天字第一號的好朋友，再說一句不讓您信的話，這位大英雄，還不是男的，確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姑娘。」翟鐵峰還沒說話，胡成却接過去了道：「您說的這位，我倒是有個耳聞，不知道您說的是不是江湖人稱紅姑娘的水蘭妮兒？」朱文亮雙手一拍道：「一點也不錯，您既是聽說，您說人家可够個朋友？」胡成道：「够，够，早就聽說過，大約在七八歲的時候，跟着他師父在江湖上走的時候，就留了不少的斧頭呢。」翟鐵峰道：「這些事咱們全都不提，就說現在咱們是怎麼辦吧？」胡成道：「要不然咱們就到一趟陳家溝，好在也不算太遠，倘若能够見着，商量個主意，總比這個樣兒好不是

？」翟鐵峰道：「話是說得不錯，就是一樣，咱們走不了。」胡成道：「怎麼會走不了？」翟鐵峰道：「咱們一塊兒來的是六位，如今瞪眼剩了五個人，咱們是怎麼走法？」胡成一聽，對呀，石猛還陷在裏頭哪。朱文亮道：「不要緊，你們幾位走你們的，你們那位朋友，有我在這裏，無論如何，我也可以照應他，絕不至於讓他受了委屈，你們幾位只要能够在二十天裏趕回來，出了什麼事，都有我一個人擔當著，我姓朱的恩怨分明，不能對不起朋友，衆位什麼時候回來我什麼時候走，我和姓谷的雖不是好朋友，究屬我是人家約來的，不能幫著他再和衆位過手，也絕不能幫著衆位又丟和姓谷的爲難。幾位信得過我，幾位就走一趟，信不過我，我也沒有法子，那就只好再聽衆位的了。」翟鐵峰一聽，便向胡成道：「按說石猛跟咱們一塊兒來的，現在他既是被陷，咱們應當想法子把他救出來，不能够丟手不管，不過現在只有兩個人，人家位太多，雖說不一定准敵不過人家，可也不敢說准把石猛救出來，與其全都困在這裏，可實在還是去找了朋友，一下兒得手的爲是。胡大爺你看這件事應當怎麼辦？」胡成道：「依我說也是趕緊走一趟，頭一個先把王太君找着，底下的事就都好辦了，好在路途不遠，日子也就誤不了多少，又有這位大哥肯其在從中保護，石大爺也許吃不了虧，咱們還是走一趟的爲是……」剛剛說到這句，就聽樹上有人說話：「好呵，我石大哥交了半天朋友，合著就都是這路英雄，入虎穴，探機密，是我石大哥的事，暗探被擒，大家

抖手一走，這未免有點太不體面吧。」大家一聽一怔，抬頭一看，正是小孩兒狄守寧，一時大意，把他給忘了，便趕緊道：「小兄弟，你先下來，有什麼話，咱們慢慢商量。」狄守寧哈哈一笑道：「你們怕了姓谷的，我可沒有怕姓谷的，你們不敢去，我敢去，我是帶着氣兒跟姓石的一塊兒來的，我就不能帶着氣兒扔下姓石的一個人走。你們幾位願意怎麼辦怎麼辦，我可要告辭了？」說完話，蹭，蹭，蹭，單手一揪樹枝，腿往前一踹，那隻手又揪住樹枝，一揪一幌，就跟一個活猴兒直似，眨眼之間，樹枝兒一陣搖擺，再找狄守寧蹤跡不見，翟鐵峰向胡成道：「胡大爺您瞧見了沒有，咱們還是不能走，這個孩子，他也進去了，就算他是一個鐵能碾多少釘，一個小孩兒，深入險地，八成要鬧出事來，石大爺陷裏頭，咱們能够不管，這個孩子也進去了，咱們還是不管，可恐怕有人說咱們閑話，要不然咱們豁出去了，無論如何，也進去瞧一瞧，能够得手更好，不能得手咱們再走，您瞧怎麼樣？」胡成道：「也好吧，咱們就進去一趟。」朱文亮道：「二位先慢着，不就是因為這末一個小孩子嗎？可別誤了正事，依我說你們幾位還是去你們幾位的，這裏事全都交給我了，就憑一個孩子，到了裏頭，走不上一個照面也就完了，我必想法子救他，不讓他受了委屈，你們幾位只管請吧。」翟鐵峰又和胡成一商量，也覺乎還是去約人的對，便又再三的託付了朱文亮半天，離開村子，找個地方，吃了點東西，一直勾奔陳家溝，一路走著，翟鐵峰就向胡成道：「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想不到在這末個地方，出了這末大的亂子，陳家溝可是比這裏還出名，據說連五歲的孩子，都會把式，咱們可別大意，必須特別謹慎才好。」說着談着，道兒不遠，這一天到了陳家溝。胡成道：「翟大爺，這裏我倒是來過，不過事隔多年，裏頭是不是還是那個樣兒？我可就不知道了。從前我來的時候，講究是走溝頭讓溝尾，不然可進不去。」翟鐵峰道：「這話怎麼講？他這裏又不是什麼兵防重地，怎麼能够限制行人來往？」一句話沒說完，山坡上有人嚷：「什麼人要進陳家溝？請往東多走幾步，就是溝頭，這邊可別走，留神有險！」胡成道：「是不是？果然還是從前那老例子，走，咱們趁早兒多繞幾步兒，別找麻煩。」說着趑躅轉身來，便又往東走去，走了約有半里地光景，才看見溝頭。胡成道：「大概就是這樣，也還是進不去，一定還有什麼規矩，一句話沒說完，溝頭上有人喊：『什麼人打算進溝有什麼事？道一個蔓兒吧。』」胡成道：「在下胡成，同了好朋友翟鐵峰，前來拜望陳老當家的，請費神給通稟一聲兒吧。」上面嘔了一聲道：「既是如此，請少微候一候，我去通報我家主人。」說着，踏，踏，踏，一陣聲響，當時便跑得沒了影兒。胡成向翟鐵峰一搖頭道：「這個神情不對，其中必定還有什麼事，這次跟我上次來完全不是一個神氣。」翟鐵峰道：「也許是裏頭規矩比從前更嚴了，您說的未必便是實情。」正說着，踏踏之聲又起，跟着就有人喊：「胡爺翟爺請，我家主人，已經出迎了。胡成一拉翟鐵峰道：『請』葛天翔鄭家燕也

在後頭跟着，這道溝口，足有二丈來寬，兩邊全是亂石，堆起來有二三丈高。一進溝口，只見兩扇鐵柵子，業已拉起，進了鐵柵子，有一片平地，靠着溝幫子就着山石鑿的台階兒，一層一層走了上去，到了上邊一看，這塊地可太好了，簡直又是一個天下一樣，裏頭也有種桑的，種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挑水的，鋤地的，拔草的，送飯的，各有各的行當，看見上來幾個生人，就如同沒有看見一樣，各自埋頭自幹營生，誰也不多瞧一眼，溝上站着一共四個身穿藍布大褂的漢子，全都身高七尺，膀闊腰圓，雄糾糾氣昂昂，每人手裏一杆長槍，威風凜凜，煞氣騰騰，見了胡翟，灣身一躬道：「四位往裏邊請，我家主人就要到了。」一句話未完，只聽前邊有人哈哈一笑道：「實在少見少見，今天這是什麼風把諸位吹到此地，恕我腿脚不便，迎接過遲，實在不恭，諸位往裏邊請吧。」銅鐘一般的聲音，喊著走著，來到面前，這時候翟鐵峰可就看清楚了，來人身高不到五尺，灣腰駝背，一腦袋白頭髮，手裏拄了一根拐棍，一搖一幌，神氣十足。胡成趕緊向前一搶步，深深一揖道：「老大哥，多年不見，您的身體，倒還是這樣硬朗，一向沒得功夫，短來看您，實在是對不過，老哥哥您別生氣，來，來，來，我再給您引見位朋友。」說着向翟鐵峰一指道：「這位是兄弟我的好朋友，名叫翟鐵峰。」老頭兒把手一搖笑着道：「得了得了，你不用引見了，我們早就認得，這位朋友外號叫紅鬍子對不對？」胡成道：「您在什麼地方兒，怎麼會知道？」老頭兒哈哈一

笑道：「兄弟你這是怎麼啦，這位朋友滿頭滿臉全是紅的，還用人給引見嗎？」胡成這才知道老頭兒不認識，故意拿翟鐵峰開玩笑，便笑著向翟鐵峰道：「翟大爺，您是不知，我們這位老哥哥，就是愛鬧着玩，沒想到一別這末多年，還是這個脾氣，翟大爺您可別往心裏去。」翟鐵峰微笑道：「那太好了，承他老人家不見外總算見面有緣，那是再好沒有，胡大爺您說了半天他老人家倒是怎麼一個稱呼？」胡成道：「您先別忙啊，聽我慢慢告訴您，您知道在前十幾年，有一位久走江南江東一帶大鏢的，黑旗陳老師傅？」翟鐵峰道：「是不是單名一個鳳字？」胡成道：「一點不錯，就是這位老哥哥。」翟鐵峰一聽，趕緊過去深深一揖道：「喝！原來是陳老前輩，實在不知多有不恭！」陳鳳用手一拉翟鐵峰道：「我攀一句大叫您一聲兄弟，咱們不必來這套兒好不好？」翟鐵峰道：「那太好了。」跟著又給葛天翔鄭家燕引見過，陳鳳一看葛天翔，猛的一怔，細一端詳，雙手往前一撲，嘴裏一聲慘叫：「麟兒，你回來了，你可想死我了！」兩隻手往裏一拽，葛天翔如何禁得住，踉踉蹌蹌便摔了過去，陳鳳爽得一伸手，把葛天翔攔腰抱住。陳鳳拽葛天翔，葛天翔倒沒有駭怕，攔腰一抱，慘聲兒一叫，葛天翔可吓壞了，趕緊往外一推，按說葛天翔的力量，要是推陳鳳，他可推不動，皆因陳鳳忽然一犯病，喊了一聲之後，伸手一抱，頭一暈，神智一迷，葛天翔正往外一推，陳鳳身形一幌，一搖兩搖，差點兒沒有摔倒在地。翟鐵峰一看神色不對，趕緊過去就扶，算是沒有躺下。胡翟兩個，雖不知

陳鳳爲什麼會犯了病？反正准知道這是病，趕緊攙着一陣風，又在背上輕輕搥了幾下，陳鳳先是閉着眼低着頭，走了幾趟，忽然猛的往後一仰，哎呀一聲，咳嗽出一口痰來，這才清醒。一看旁邊翟胡兩個，好不是意思，連連說道：「這是怎麼說的？可實在太讓二位見笑了。」翟胡兩個便也陪着笑道：「老大哥您這話說錯了，我們看您這裏頭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你少微歇一歇，慢慢談一談，老大哥不拘您有什麼事，我們都可以給您效勞。」陳鳳笑了一笑道：「那太好了，走，咱們裏邊坐着吧。」說着又看了葛天翔一眼道：「小朋友別駭怕，對不過，回頭我一說你也就明白了。走，到裏邊去吧。」才說到那一句，陳鳳身後有人喊：「爸爸，您是怎麼了？」大家一看，原來是個小姑娘，長得十分俊秀，頭上梳着兩個盤香髻，當中一股短髮，只掃眉際，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鼻端口正，臉色有紅有潤，自來帶着兩個笑渦兒。上身穿着大紅綢子對襟鑲雲頭的褂子，下穿大紅色寬黑邊褲子，腳下一雙朱紅履，腰繫香色汗巾，脖子上戴着一個金光耀眼的長命百歲圈。乍看是像女的，細看又像是個男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反正都特別有份人緣，過去一攙陳鳳，陳鳳道：「得了，得了，沒怎麼樣，好孩子你吓了一跳吧，來，來，你也見一見。」說着向大家一笑道：「衆位可別笑話，這是我的一個老姑娘，皆因我命中無兒，生下這末一個閨女之後，便把他弄成小子打扮，這末大了，連個腳還沒裹呢，哈哈，衆位可別瞧不起他，提起他的名兒來，比我還來得響呢，提起來，怕

衆位笑掉大牙……」陳鳳一見這位姑娘，當時精神也透長，說話也透亮，連腦袋上的抬頭紋樂得都舒展開了；胡成心裏一動，才要張嘴，陳鳳自己又說了：「我們這個老丫頭，不但有點來頭，還真是天性至孝，我給起了個名兒，是抄古人的……」胡成一聽沒錯兒了，便搶過來道：「得了，得了，您不用說了，我們是久聞大名，大姑娘是不是稱紅衣女俠木蘭呢兒？」這一句話不要緊，老頭子更高興了，雙手一陣亂拍道，「老弟，你可真成，一點都不錯，他叫木蘭呢兒，不過人家都管他叫紅姑娘，還沒有人管他叫什麼女俠呢，你這一來，他更得了封號了，妮兒，給幾位叔叔請安。」木蘭呢過去一行禮，胡成道：「得了，得了，姑娘我們可當不起，別客氣，走，往裏邊領道兒吧。」木蘭呢回頭看了葛天翔一眼，一聲兒沒言語，就往裏邊走去。大家後頭跟着，不一會便到了裏邊。大家全都落坐，陳鳳道：「衆位今天怎麼全來到這裏？有什麼事咱們可別客氣，只管說話。」胡成道：「老大哥您這太爽快了，您不叫我們說，我們也得說，我們確實有事，並且事情還是非常之急，好在咱們也不是外人，乾脆跟您實說了吧。」遂把已往經過說了一遍，又說到要求幫忙的話全都說了一遍。陳鳳先是點頭，後是搖頭末了頭搖得更厲害了，長長歎了一口氣道：「噫，兄弟你們幾位來的不是時候了！正赶上我們滿裏這兩天也有事，還是真巧，不前不後，就在今天晚上，這末辦，我們這裏事，完得快，等完了一齣說一齣好不好？」正說着外頭有人飛跑而入道：「老當

家的悠快到外邊瞧一瞧，大概是那個話兒來了！」陳鳳一聽，哈哈一笑道：「好啊，好小子，胆子真不小，他真來了，走，咱們瞧瞧去，」大家來到外頭，一看溝頭上人就站滿了，一見陳鳳，便全喊一聲道：「老爺子您快來吧，來人很是扎手，已然傷了咱們好幾個人了，」陳鳳才說了一句不要緊，木蘭妮兒已然挺身而出道：「我去。」提身一縱三幌兩幌，到了溝邊，嚇的一聲，人就下去了。陳鳳向胡成道：「這個孩子就是這末沒樣兒，衆位別笑話，咱們也跟着瞧瞧去。」這些人可不能全都跟着往下進，依然到了那股道上，順着台階，走了下去，溝口裏頭，沒有什麼人，在溝口外頭，不到兩三丈遠近，圍了不少人，四外吶喊，裏頭已然動上手了，葛天翔生性好勝，一聽已然有人動上手了，恨不得一下子飛進去瞧個爽快，一下台階，便拉着鄭家燕道：「走，咱們去打個接應去。」說完也不聽鄭家燕去是不去，拉起就跑。陳鳳一看，微然長鬚道：「敢情這個孩子也這末好練呢？」翟鐵峰道：「不好練也到不了這個地方了，這個孩子也是名師之徒，手底下還是真了不得呢。」陳鳳道：「他的老師是那一位？」翟鐵峰道：「他就是三隻鷄子周坦的徒弟。」陳鳳道：「這就怪不得了，這個孩子真可愛，這裏事完之後，我還有話和你們商量呢。」翟鐵峰心裏一動道：「那好辦，有什麼事都可以商量。」說話時候，葛天翔就到了圈子外頭了，無奈身個兒太矮，外頭這一圈子人是又高又多，雖是欠着腳兒抬着頭，却依然一點什麼也看不見，一聽裏頭一點聲兒沒有，心裏

着急，便用手一分諸人道：「勞駕，勞駕，衆位閃一閃，讓我進去。」這些高長大漢，全都拿着棍棒刀槍，紅了眼一樣，往裏頭看着，恨不得小莊主一下子把來人打倒，好大家出氣。忽然外頭有人往裏擠，回頭一看，是兩個小孩兒，大家都沒見過，還以爲是溝裏的小孩兒，便把臉一沉道：「別往裏擠了，這是什麼地方？你往裏去幹什麼？放着學不上往這裏跑幹什麼？快走，快走，碰上麻煩，說着爽得手一叉腰一橫，竟把去路攔住，葛天翔就知道他是認錯了人了，正要掏下子壞，給他一點厲害讓他嚐嚐，旁邊正好有一個是方寸引路的，見過葛天翔一面，知道外來的小客，便向同伴發話道：「老二啊，你聽清楚人家是誰了嗎？人家是咱們老當家的約來助拳的，你怎麼攔住人家呢？那個夥伴一聽，才要回頭閃身，葛天翔手指頭就戳在那漢子軟肋上了，哎喲一聲，往旁邊一閃，葛鄭兩個就擠進去了，就在那漢子哎呀一聲未了，葛天翔也是哎呀一聲，往裏一搶步道：「陳大姐，別動手，都是自己人。」鄭家燕也看清楚了，來人不是別個，正是那在廣平府負氣拼命要獨自殺賊救友的小朋友狄守寧。葛天翔一喊，木蘭妮當時一怔，趕緊雙拳一抱道：「等一等！」狄守寧也微笑道：「等一等就等一等，反正我不能怕你。」這時候胡翟陳鳳也都到了。大家往兩旁一閃道：「老爺子您快進去瞧瞧吧。」三個人往裏一走，胡翟兩個全都哎喲一聲，陳鳳也聽出不對來了，便向胡成道：「怎麼樣可是跟來人認識嗎？」翟鐵峰道：「豈止認識，這真是事出意料了，

等我問問他。」說着來到狄守寧面前道：「你怎麼也來了？」狄守寧一笑道：「不但我來了，還有人同我一起來的。」翟鐵峰道：「誰？」狄守寧也不回言，扭身過來，一聲喊道：「大哥你快來吧，你的好朋友找你哪。」翟鐵峰胡成心裏全是一動，納悶來人是誰，既說是好朋友，當然不是外人，不過自己好朋友，他怎麼會認識，也是一件怪事，正在懷疑，有人答話道：「小狄，不要口頭刻薄，當面叫人下不去。」說着話身形兒一幌，嗖的一聲，從半山腰上迸下一個人來，連陳鳳都吓了一跳，胡翟兩個仔細一看，不由臊得面紅過耳。原來來的不是別個，正是那失陷廣平府楊家寨谷標手裏的石猛。這一來不是意思可就大了，這才明白狄守寧話裏有因，這一定是他把石猛救出來了，才趕到這裏來的，自己都是這末大歲數的人，既跟石猛一塊兒出來，人家被陷，就該捨命營救才是，自己爲了多端顧忌，竟會沒有伸手，臨完了倒讓一個小孩兒搶在頭裏了，真是連人家孩子都不如，實在是有點不够朋友，說不下去，心裏想着一發煩，臉上就全不是顏色了，石猛也看出了，他早就聽說了，並且這次自己失陷，也怨不上胡翟兩個，翟鐵峰還進去救過自己一次，雖說沒有把自己救出來，爲自己人家也差點兒沒遭了險，朋友面子總算過去了，連自己這次能够脫險出來，要是沒有人家姓翟的力量，也不能那末方便，這樣一想，當時心平氣和，便笑着向翟胡兩個道：「二位先到這裏來了，要早知道咱們找的人沒在廣平府，誰也不冒那個險去了，你們二位來到這裏，事情

辦的怎麼樣了？那事邊情可是越來越急，咱們可不能太緩，其實事情，雖與咱們無干，究屬咱們走正道兒的，不願看見這些邪事，無論如何，咱們也得趕緊想個法子才好。」翟鐵峰一聽，石猛不往前邊事上說，心裏還好受一點兒，便笑着向石猛道：「您這次多受驚了，按說我們應當跟您待在一塊兒才够個朋友，不過咱們也不是替人家說大話，人家人多勢衆，就憑我們兩個，實在也真沒有法子，倘若也陷在裏頭，那就更糟了，因此才想起多約兩位朋友，到了那裏，一下子就事情辦完了，沒想到你是吉人天相，出險還真快，我們才到您也到了……」翟鐵峰還要往下說，胡成就接過去了：「得了，得了，別往下說了，來，來，來我給您引見個朋友吧。」說着用手一指陳鳳道：「這位就是這裏陳當家的。老當家的，這位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就是我們方才跟您提的那位石猛老爺。」陳鳳這時候正看着狄守寧發怔呢。心說怎麼這末些個好小孩兒，都會被他們選了來了？正在看得出神，胡成一喊，這才聽見，趕緊向石猛道：「實在不知道您來，也沒遠迎，實在對不過。」石猛也趕緊陪笑道：「老當家的，您別客氣，我們才到這裏，就讓您受驚，實在是這個兄弟太已齒莽，求您千萬不要嗔怪才好。守寧，過來，給老當家的行禮。」狄守寧一擡袖面，走過來深深一揖，樂得陳鳳一手拉住狄守寧，一手拉住葛天翔，衝着鄭家燕不住點頭道：「走，走裏面說話去。」木蘭呢一見陳鳳高興，便也一笑道：「這個您也不用煩了，幫手來多了。」陳鳳一笑道：「來多少也不

成，這次我非瞧你一個人的不可。」一邊笑着，一邊上了山坡，不大功夫，到了裏面。大家落坐。翟鐵峰這才問石猛怎麼出的險？是不是狄守寧將他救出來的？」石猛搖頭道：「不是，他到了那裏，我已然出來了，救我的人，提起來您也認識，就是那使錘的叫什麼朱文亮，是他將我放了的，多話沒說，他只說跟您已然交了朋友，特意幫忙，來放我的，我才出來便遇着狄老弟，他又告訴我，衆位已然到了這裏，所以我們才追蹤而至，到了這裏，我本來說求人報個信，說我們求見，狄老弟一定不肯，堵着溝口一罵，我就藏起來了，先是來了幾位鄉下大哥，跟他一動手，他把人家都傷了，我正要想法子給人家賠不是，衆位就到了，現在咱們辦得怎麼樣了？」翟鐵峰這才明白，他是怎麼出來的。陳鳳吩咐擺下酒席，大家落坐吃著喝着，一邊談著，陳鳳站了起來滿滿斟了一杯，向大家一舉道：「衆位請乾了這一杯，我有點事要求諸位幫忙，」大家趕緊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陳鳳把空杯一亮道：「謝謝，我現在有一件事，跟衆位提提求衆位多給我幫一點忙，望衆位千萬以義氣爲先，不要駁回才好，這件事……」來呀，將米先生請出來。」正是：座上多良友，幕後有佳賓。要知米先生是誰。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六回

申舌辯班頭探虎穴
表心竊寨主赴龍潭

兩邊答應一聲，功夫不大，外頭一陣踢裏場拉的走進一個人來，大家一看，這位大概就是米先生了，不由全都又怔又笑。原來這位米先生樣子太難看了，身高不過在三尺多，不到四尺，簡直就像一個孩子，可是嘴上已有了鬍子，翻鼻孔，扇風耳，大腦袋，大眼睛，短眉毛，寬肩膀，沒屁股，小腿小脚，活像一個大帽兒釘子，穿着一件藍綢子長衫，手裏托着一桿水烟袋，一搖三幌，從裏頭走了出來，大家看著，都覺着有點忍不住要笑，別的不說，這末大的英雄，怎麼會用着這末一位糟先生？陳鳳特別恭敬，一見米先生，趕緊站了起來道：「喝！米先生，您今天倒沒有歇覺，」米先生一笑道：「沒有，東家有什麼事情，這樣熱鬧？」大家一聽米先生說話口音，敢情是個山西人，酸聲俚語，益發覺得可笑。陳鳳笑着向米先生道：「不是的，只因今天來了幾家朋友，都是當今的俠客義士，或者能够對於我們山寨有點幫助，因此我把先生約了出來，一則多認識幾個朋友，二則可以商量一點正事。來，來，來，我給衆位引見引見，這是我生平惟一好友，也就是我救命的恩人米吉米先生……」大家還真看不起米先生，如今一看陳鳳對於米先生這末恭敬，又一聽話語中間，當時便更肅然起敬道：「喝！原來是米老前輩，我等聞名已久，今日得見，真乃幸事，米先生您多多關照。」

「米先生把大眼一瞪道：『別客氣，別客氣，衆位既是來到這裏，就不是外人，既是有緣，咱們不說沒緣的話，陳大爺既是打算奉求諸位，我也不便隱瞞，最好開門見山，把話說出來，大家一同商量個主意，比鬧會子客氣強得多。』」大家一聽也好，便全都一笑道：「既是這樣，那末就求米老前輩說一說這回事的始末根由吧。」米先生道：「提起這回事，不怪別人，原怪我們陳大爺不好，自己不該去招惹人家，及至事情出來了，他又往後躲了起來，這兩天却急得熱鍋上螞蟻一樣，東奔西跑，日夜不歇，這末大的年紀，無故着了這們一步急，真是想不到的事。這件事情，開頭時候，在去年正月裏，離現在已然一年多了，離我們這裏有座大蟒山，青雲嶺，那個地方，住著一位耍賭的朋友，姓苗名裕字中孚，因為他在江湖上露過一點小名兒，人家送他一個外號叫飛將軍玉面龍神。他住在那裏，已然有個十年八年了，從前不錯是以打家劫舍爲生，不過這幾年以來，很是剩了幾文，已然洗手不幹，居然買驢子買馬，置房買地，裝起無事老百姓來了，也真不錯，在那一方住的人家，不但沒有騷擾，他還加了一層保護，人人都能安居樂業，先前本來是怕他的，如今倒搬家找了他來，日子一長，官家有了耳風，在他當盜爲匪，倒可以不聞不問，因為地面上有了那種匪人，他們正可以拿他吓唬吓唬百姓，裏頭找點油水，及至一聽他改邪歸正，這種辦法，他們可就慌了，第一，城裏人越來越少，他們油水越來越少，第二，日子長了，倘若姓苗的打算圖謀不軌，就許

鬧出事來，爲銀子爲功名，他們就不得不注意大蟒山，也曾幾次三番派人化裝到山前山後一帶訪查，只是苗裕確已洗手不幹，每天除去在家裏喝酒下棋，享些清福之外，就是在田地裏看着莊家人做做工，收拾收拾山地，不用說一點劣跡沒有，真是連一個壞人影都看不見，日子一長，官兒們也就拿他沒有法子，本可以平安無事，也是活該，一天城裏逮着兩個小偷兒，一棍拷打之下，硬生生便咬出窩主是大蟒山姓苗的，這些官兒真是一喜非常，便派了三五十個精明幹伙，帶了硬生傢伙，一馬跑到大蟒山，要一舉報仇，洗清這累年受的骯髒氣，誓必活擒苗裕歸案，血洗大蟒山。大家一聽，全都不由哎呀一聲道：『那樣一來，大蟒山豈不糟了？』米先生道：『沒有，沒有，要是他糟了，我們就好了。』大家道：『這話怎麼講？』米先生道：『你們衆位慢慢聽着，這一夥子捕快，奉了堂諭，去捉苗裕歸案，真要是這羣捕快，到了那裏，抄手辦事，就憑姓苗的手底下，他們去那一撥兒，准能够一個都回不去，偏是這裏頭兩個爲頭的，一個姓尹的名叫青豹子尹得祿，一個姓阮的叫秃尾鷹阮大成，這兩個能耐不怎麼樣，可是久吃衙門口兒，對於這街面兒上一切情形，都很熟習，他一一看老爺叫他帶人去拿苗裕，苗裕在當地也有相當的名兒，他們全都有個耳聞，一接堂籤，到了班房，尹得祿就向阮大成道：『兄弟，你說這件事，應當怎麼辦？』阮大成一伸舌頭做個鬼臉道：『得啦！大哥您這是怎麼啦？兄弟我好比您胯下之駒，揚鞭就走，停鞭即住，大哥您就傳令吧』

。」尹得祿呸的一口啐道：「您成了，能够跟哥哥我也打起花胡哨來了？我告訴你，這件事可不是鬧着玩的，弄好了弄個够本，少微一差次，就許把飯鍋底兒打了。這個姓苗的是個什麼手兒，大概你也早有耳聞，就憑咱們哥兒們這點鬼吹燈，也不用長人家威風，滅自己銳氣，簡直咱們不是人家對兒，真要是個拿滋了，從這裏一走，咱們哥兒們這個罪過兒可就大了，所以我想在咱們沒去之先，打好了主意，省得來個臨時措手不及，沒想到你倒拿哥哥打起糠燈來了，兄弟你不怕砸飯鍋，難道我就拿他當墳地是的看着嗎？走，咱們到大蟒山痛痛快快弄他一下子，能够辦下來更好，辦不下來也沒有法子，走，誰要不走，誰就是個拉乏駝的。」尹得祿這末一假裝吹鬍子瞪眼，阮大成當時嘆嘯一樂道：「哎呦！您還是我大哥呢，怎麼一句嘔著玩的話，您都沉不著氣，也值得鬧得這末粗了脖子紅了筋的。再說不就是一个大蟒山嗎？又不是什麼刀山油鍋，那裏也沒有拴著老虎放著狗熊，就是一個小小的苗裕，也不是兄弟我說一句大話，就是我兄弟單人獨自一個，不帶一兵一卒，我要不把他拿到堂上，我這個阮字改了姓硬。」尹得祿一聽阮大成滿嘴胡說八道，不由也一笑道：「得了，得了，我一個人的好兄弟，您這一套兒，我是久仰多時，咱們不過捧的，我是真佩服，不過今天這局事，可別鬧着玩，你沒瞧見官兒派咱們去的時候嗎？兩個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咱們真要是辦不到，他要不把咱們填了站籠才算怪呢，兄弟，你有什麼主意，你可以說出來，也

叫哥哥我痛快。」阮大成本來是說着玩的話，及見尹得祿一駭他，他就掛上火了，微微一笑道：「大哥，我也知道您是不信服我，現在這末辦，我當時就跟您告假，我要有能耐把姓苗的拿住捆上，我把他扛了回來，哥哥您就請功去，我要是拿他不住，捆他不上，我不回來，哥哥您看見了沒有，兄弟這個腦袋，願意送在大蟒山姓苗的手裏，與大哥毫無相干，得了，話就說到這裏，再說反而沒有意思，大哥您就擊好兒吧，我走了。」說着從牆上摘下外褂子，小坎肩兒，紅纓帽，穿戴齊整，拿起一根小皮鞭子，轉身往外就走，尹得祿一看阮大成真要走，吓了一跳，趕緊往前一躡身道：「兄弟幹什麼去？」阮大成道：「到大蟒山拿苗裕去。」尹得祿道：「兄弟得啦，別鬧着玩了，趁早兒商量正經主意別誤了正事。」阮大成嘿一陣冷笑道：「您瞧我什麼時候跟您鬧着玩來的。」說完一甩步，尹得祿一把沒揪住，阮大成就走下去了，尹得祿趕緊召集夥計，各自拿好傢伙，全都够奔大蟒山去打接應。剛剛進了山溝子，就聽有人說話：「苗大爺，我也知道您是朋友，不然的話能够就是我一個人來給您送信嗎？」尹得祿一聽，阮大成實在不含乎，果然把苗裕拿到。原來阮大成自跟尹得祿鬧著玩兒一掛氣，心說你也不知道姓阮的是什麼人物？我今天要不叫你知道知道，你就更看不起人了，賂氣往外一走，到了外頭，心氣兒一平，不由心裏一動道：「哎呀！這個可是麻煩，只顧跟姓尹的嘔氣了，事情可是不大好辦，就憑人家大蟒山姓苗的，要跟自己一比，簡直就是火蟲兒跟月亮

比連一零兒也比不上人家，真要是到了那裏，憑能耐跟人家動手，也不是給人家吹，連一個照面兒都走不開，就得躺下，拿不了人家，還不能讓人家給活埋了嗎？這件事情，無論如何，也得想個法子，拿定了主意，既是嘔氣出來，就得鬧個樣兒回去，不怕就是得不了上手，總也別弄得丟人現眼，整個兒一個衙門口兒裏，除去尹得祿就是自己，別人能耐，更是談不到，求也白求，還不定添出什麼毛病，就憑自己一個人，真不敢拿滑，到了那裏，准能得手，左思右想，又是猶疑，又是駭怕，簡直拿不定主意，忽然把脚一蹶道：「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胆子小了，焉能把將軍作，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前怕狼，後怕虎，還能辦得了什麼事？莫若乾脆豁出死去，單人獨自，往大蟒山上去一過，第一父母的陰功，第二祖上的德行，第三自己的機靈，倘若能夠到了那裏，手到掌來，把姓苗的拿到衙門，上人見喜，從此就許平地登雲，陡然而起，即使一下子拿滋，總算自己露過臉了，責任也交待下去了。」心裏這末一想，當時氣兒就衝，搖頭幌腦，就往大蟒山走下來了。縣城離着大蟒山不遠，不一會功夫，就到了山溝子，抬頭一看，山口上掛着一塊木牌子，上頭寫的是：「進山必有事，無事莫進山，胆大胡亂闖，扯獲送當官。」阮太成一一看，心裏不由可樂，這是什麼人幹的，進山必有事，沒事進山幹什麼？胆大胡亂闖，官街官道，他憑什麼不讓人家進去，扯獲送當官，更成笑話了，官兒又不是給他們家裏幹的，能够那末聽他的話。這不是滿嘴胡說八

道嗎？我今天也是借了胆子來的，祇給他來一個劈牌關山，學上一回高君保下南唐。灣腰從地上撿了一塊石頭，比准了那牌子一撒手，就聽叭啵一聲，牌子就算碎了，正在一笑，就聽山上有的人喊嚷：『什麼人無故闖進大蟒山，大胆竟敢把望牌劈碎，難道是活膩了不成嗎？』阮大成微然一笑道：『這是那位？這末面苦語辣，在下阮大成，奉了我們大人堂諭，前來拜望苗當家的來了，煩勞通稟一聲，就說有事求見。』山上的一聽，敢情是公差，當時心裏就是嘖的一迸，手裏滾木擂石，可不往下放了，趕緊搭話道：『嗚！原來是上差老爺，我們不知道，您可別見怪，你暫在這裏等一等，我們去回稟我們當家的一聲兒。』說着上頭咚咚一陣響，阮大成就知道是送進信去了，心裏也不由亂進，不知道苗裕見他不見？見了之後，是怎樣一個對待？心裏正在七上八下的懷疑，又聽上頭一陣脚步響，跟着刷的一聲，從上頭放下一面軟梯子來，跟着就有人喊：『阮老爺請您順着軟梯子上來吧，因為前面道上道不好走。』阮大成一聽，這一定是苗裕派人來接自己來了，趕緊伸手把軟梯子抓住，雙腳一倒，嘩，嘩，嘩，就倒了上去，身子才到溝幫子，提身往上一蹶，腳還沒有踩着實地，就覺一陣風兒相似，迎面來到，知道不好，才要躲閃，已是不及，叭的一聲，正抽在腿上，嗙咚一聲，腿窩子一軟，人就躺下了，跟着嘩的一陣敞笑，啞嚕一聲，人就過來給捆上，又聽有人哈哈一笑道：『好啊！吃來吃去，吃到我們大蟒山來了，我們這山上，一不欠糧，二不應役，無緣無故

，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尋齋惱？大概是活膩煩了，孩子們，不用跟他費話，他怎麼來的，還怎麼把他打發回去，揪住了他們的胳膊腿，往山底下一扔，喂了狼就完了。」兩旁邊一答應。伸手把阮大成給抓起來了。阮大成可就急了，到了大蟒山，什麼還都沒看見呢，這真要叫人家就這樣兒給抓住摔死，就是摔成肉泥爛醬，魂靈兒也不能塌實，不過現在已被人家抓住，不用說是沒有特別能耐，就算有點能耐，也沒地方使去，人急智生，眼珠兒一轉，主意就上來了。哈哈一笑道：「衆位，平常咱們鬧著玩成了，今天可是有正事，淨顧了鬧著玩，回頭要把正事誤了，我可跟你們幾位完不了。您先把我放下，有什麼話，咱們先辦完了正事，回頭再說，您瞧怎麼樣？」這些人原沒打算把他放下去，不過爲的是吓唬吓唬他，聽他這末一說，大家把嘴一撇道：「得了，得了，你還能有什麼正經事，不用花說柳說，今天非把你扔下去不可。不用費話，你就認命吧。」說着又往起一提，就勢往下要扔，阮大成知道這回真要扔了，跟著破口就罵：「你們這一羣瞎了眼的渾蛋，你們沒瞧見我穿的是什麼嗎？我告訴你們，我們縣太爺聽說老當家的愛交個朋友，今天抓個功夫，要來拜會拜會你們老當家的，叫我當個前站探馬，給你們這裏送信來了，你們怎麼一個勁兒鬧著玩？一會兒功夫，縣太爺到了一看，這裏毫無準備，一生氣就許回去，你們這不是替你們當家的得罪官面兒嗎？好，既是你們什麼都不怕，我更不怕，你們真敢扔，你們就扔，你們今天要是不扔，你們就不够

人物，小子們，你們扔吧。」這些人一聽，敢情他是縣官兒前站，當時氣就餒了，趕緊往地下一擡，過去就擡，嘴裏還不住說道：「得了，二爺，誰讓咱們平常都有個小玩笑呢？我們還當着您今天閒着沒事，到我們這裏，來串門子來了，誰知道有這個事，得了，您也別急，好在縣太爺還有一會兒功夫才能到，走吧，二爺，我給您往裏送信去。」說着大家分成兩起，一起兒陪着阮大成往裏走，一起兒飛也似的跑到裏頭報信去了。阮大成一看這個法子使靈了，便把衣裳擲了一擲笑道：「衆位也真是太愛鬧着玩了，這要功夫一大，縣太爺一到，不但我包了，衆位也包了。」大家一看他沒急，放心一半，便全都一笑道：「走吧，二爺，縣太爺一會兒見到了，您還得多給我們美言幾句，別叫上人見怪。」阮大成心裏可笑，臉上裝成沒事人兒似的笑道：「沒什麼，沒什麼，這位縣太爺跟我還是不用提够多末投緣對勁了，真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回頭准得特別有個面兒，沒錯兒，全都交給我。」一邊說着，一邊往裏走，走了沒有多遠，就聽裏頭有人喊：「有請縣裏來的二爺，當家的在大廳上等。」大家答應，簇推着阮大成走進山環，裏頭一片平地，正中間一大塊房子，才走進大門，就聽裏頭有人喊：「請二爺裏邊坐。」阮大成心裏直進，一看迎着垂花門，站着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一見阮大成雙手一抱道：「在下苗裕，不知上差來到，沒到山前迎接，實在是缺禮，來，來，來請到屋裏說話吧。」阮大成趕緊陪着笑道：「老當家的您太客氣了，一向事忙，少來看望

您，您倒好哇？」苗裕一伸手拉着阮大成道：「屋裏說話。」阮大成身不由己，就跟着進去了。到了屋裏，落坐吃茶。苗裕道：「上差貴姓？」阮大成道：「在下阮大成，老當家的多照顧。」苗裕道：「嗚，阮二爺咱們素不相識，今天來到我們這裏有什麼事？」阮大成道：「當家的這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皆因您的名頭高大，我們縣太爺想來拜望您，叫我來看一看您在山裏沒在山裏？」一句話沒說完，苗裕哈哈一笑道：「阮二爺您這就不對了，我的大蟒山一不欠糧，二不應役，您來到我們這裏花說柳說，別人也許能够上當，惟獨我姓苗的，走南闖北，什麼樣兒人物，我全見過，跟我來這一套，未免差一點兒，對不過，我可要無禮了！來呀！」唿哨一聲，二三十個壯漢，手裏全是大板木棍一擁而入。往兩邊一站，怒目橫眉，全都看着阮大成，阮大成一看這回可算完了，却聽苗裕道：「你們先等一等，等我再問一問，咱們別冤屈了好人。」說着又向那阮大成道：「姓阮的，你是奉了誰的指使？到我們這大蟒山究竟有什麼事？你要實話實說，我念其你是吃的錢糧，當的官差，我把你放了，你要是以爲你是個漢子，够個英雄，打算用兩層嘴皮子，把我給說麻了，姓阮的你就算誤翻了眼皮了！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趁早兒搶實在的說，姓苗的眼睛裏可不揉沙子。」阮大成一聽，這叫套供，心說這是我們在衙門裏使剩下的了，您要跟我使這一手兒，那就叫不靈，再者說，一句實話不說，他拿我也沒辦法，倒不一准把我怎麼處置，我如果把實話一說，他准知道

我是他的要命鬼，他如何能跟我善罷干休，乾脆把牙一咬，聽他的就算完了，苗裕見阮大成把眼一閉，一聲兒也不言語，當時他的氣就撞上來，用手一指道：「你們先給我打他這個裝樣兒！」兩邊答應一聲，過去就要打阮天成，阮大成却依然聲色不動的把眼閉着，一聲兒也不言語。苗裕道：「嘿，難道說你這個人睡不成，怎麼會連一句人話也不會說了？你要再不說話，我可要對你不過了。」阮大成道：「得了，得了，誰家問話也沒有這末問的，旁邊預備那末些打手，誰也沒有犯了罪，你也犯不上像問案似的審人哪！」苗裕一聽，不由暗中點頭，遂笑了一笑道：「阮頭兒，你要肯其說明來意，我自不能不拿您當朋友看待。」說着向衆位用手一揮道：「你們先退出去。」大家都又答應一聲，退了出去。苗裕笑着向阮大成道：「阮頭兒，您有什麼話，我看您無妨明說，我告訴您我在前二十年，我也是個耍人兒的，無論什麼人物，我也都見過，什麼事兒我也經過，什麼朋友我也交過，您雖然奉官應役，也是外路朋友，您只要說得出來，我必給您辦到了，我愛交的是血性朋友，您不要拿着官面兒的意思來辦官事，咱們什麼事都可以辦得到，阮頭兒您有什麼話。您就說吧。」阮大成一聽，心裏一動，自己久佔六扇門兒，還真見過這路朋友，爲朋友真能兩脇插刀，說得出來，辦得出來，自己真要跟他把實話說了，也許他能够把這步難題給辦到了，自己要是肯定不說，倘若把他招惱，也許惹他犯了山大王脾氣，反倒沒有自己便宜，想到這裏，把牙一咬心一橫道

不美了。」苗裕道：「那也好，不過是阮頭兒頭一次來到我們這個地方，一點應酬沒有，未免顯著太怠慢一點兒，既是您願意這就走，咱們就走吧，早完一會兒是一會兒。」說着兩個人站起身來，苗裕吩咐大家小心，便一同走了出來，恰好走在山灣子，便遇見了尹得祿，阮大成怕是尹得祿說出實話，招苗裕不願意，便迎頭向尹得祿道：「大哥你看怎樣？我現在已然把苗大爺請到了。」尹得祿一聽，就明白了，這是往這邊遞話，便趕緊也搭話道：「喝！苗大爺賞你面子真不小啊，老爺還怕你一個請不來，特意又派我們下來的，既是苗大爺到了，那就好極了，快請吧。」苗裕心裏明白，便也一笑道：「衆位頭兒，不要客氣，回頭還得求諸位頭兒多多照應呢。」一邊說着，一邊走看，到了衙門，尹阮兩個把苗裕讓進班房，沏茶打臉水，一陣亂鬧，苗裕道：「二位不必張羅，咱們先辦正事，有什麼回頭再說，就求二位先給回一聲兒，我現在心裏也不塌實。」阮大成道：「是吧，您在這裏坐一坐，我們進去給您回稟一聲兒。」兩個人進去，功夫不大走了出來，在門外一陣嗽咕，苗裕就猜着了有一半，兩個人走了進來，向苗裕道：「苗大爺您請吧。」苗裕略一沉吟道：「二位先慢着，我跟二位雖够不上說是什麼朋友，總也算都給武聖人磕過頭，人不親藝還親呢，怎麼我跟着跟二位交，二位倒不拿我當朋友呢？」阮大成道：「苗大爺您這話說遠了，您是什麼人物，我們弟兄打算够着交您這個朋友還交不上呢，那裏會有這個話，不過我們這差官差限住，概不由己，

有個照應得到照應不到，您還都得包涵一點兒。您怎麼會說出這個話來了。」苗裕道：「嗚，既是這末說，我可就要說了：您二位這次賞我臉，沒有到我們大蟒山伸手辦案，抄手問事，不讓我們山上老少受驚，不讓我丟人擦臉，我就感激不盡，我可不是傻子，我也不是任什麼不懂，糊塗傻子，您二位爲什麼？交朋友又爲什麼？您這次上山找我，那不過是您二位給我臉，肯共那末說，實在絕沒有這末一回事，二位賞給我臉在先，我也應當有點人心，才是意思不是，我要一裝糊塗傻子，二位太够朋友，我就太不够朋友了，好朋友別一個人當，來，來，請您二位把線兒掏出來，回上去好像一件公事。」阮尹兩個，正爲這件事爲難，一聽他自己肯得這末說，便微微一笑道：「苗大爺，您肯其這末成全我們弟兄，什麼話不說，我們心領了，回頭您在我們這個圈兒裏頭，要是叫您受了一點委曲，我們弟兄從此就不算披人皮吃人飯的人，既這末着，苗大爺您避屈吧。」嘩啦一聲，鍊子就套在苗裕脖子上了。苗裕微微一笑道：「二位多照應，咱們走，唏哩嘩啦，就走進去了，到了大堂，兩旁一喊：『威武！』阮大成尹得祿嘴裏就喊：『苗裕帶到。』」『跪呀！跪呀！』苗裕嚙啞一聲就跪下了，偷眼四下一看，就知道今天這事麻煩了，縣官頭裏全是本衙當差的，每人全是單刀鐵尺，縣官後頭，全是馬步兩巡，手裏都是長槍大刀，一個個腆胸疊肚，橫眉立眼，縣官旁邊，一邊一個短打扮的班頭，一個捧鈎，一個捧鏞，也拿眼釘住苗裕，苗裕准知道這裏頭必有事，心裏可

就打了主意了，把頭一低，一聲兒不言語，堂上叭的一拍驚堂木道：「下邊可是苗裕？」苗裕應道：「是。」上頭又問：「苗裕，你既是皇家子民，爲什麼在大蟒山招羣聚衆圖謀不軌？你要說出實話，本縣可以替你摘辯摘辯，如果執迷不悟，不說實話，不但皮肉受苦，事後你難免受那一刀之苦！說！」苗裕一聽，心說：「你這叫迷魂掌，讓我給我吓壞了，如同屈打成招，我死你發財，主意倒是不錯，可惜姓苗的不是傻子，焉能中你狗官的算計，姓苗的今天此來，不過是因爲你們望風撲影，倘如自己不投案打官司，那時倒許被人把事看真，就憑自己這樣人物，肯其跑在你的堂下，只是因爲怕把事情鬧大，所以才肯賞你這麼大的面子，你倒越扶越軟，以爲姓苗的真怕了你，眞要是把姓苗的當堂治罪，問個水落石出，你好升官換紗帽，像你這樣不顧百姓死活，只圖利祿，要是叫你在這裏待長了，這一方百姓，都要身遭大難，姓苗的吃江湖飯，作俠義事，斬的是貪官污吏，愛的是孝子賢孫，好在不是我來找你，是你自己情願找死，足見你是心壞過甚，惡貫滿盈，才鬼使神差，叫你親自把我找到，我今天要憑心頭恨，頸上血，三尺之內，血流一片，好給那些，冤魂怨鬼，報仇雪恨，也好叫那些作官兒的知道老百姓不是人盡可欺，苗裕心裏這一想，就忘了答應縣官問話，縣官見久問不應，叭的一聲，手裏拍着梆子，大聲叫道：「胆大苗裕，你是韓了？還是啞了？爲什麼一聲兒不言語，足見你是胆大刁民，想是你皮肉發癢，欺服本縣堂上板子不利，來呀！先

給我把他扯下去，抽他四十皮鞭子。」兩傍衙役雁叫齊叫，答應一聲，過去就要把苗裕扯了下來，就在他們手才挨着苗裕肩膀，要扯還沒來得及扯，苗裕把雙肩一搖，脖子上掛的鐵鍊，先是嘩啦後是叭啾，兩聲響，已然飛舞半空，跟着腳腕子一使勁，胸脯子往前一挺，褲腰一蹶，蹬的一聲，人也飛起，一伸雙手便去抓那縣官，縣官一害怕，噯呀一聲：「我的媽呀！」縮脖子一出溜，人便矮了下去，苗裕手到得慢一點，只把那頂帽子抓在手裏，縣官往地下一扒，口裏不住亂喊：「你，你們快，快快，拿他，有，有賞。」這時候苗裕抓不着縣官，順脚一踢，嘭的一聲，棹子翻過，正要二次去抓縣官，恰好旁邊，一個捧鈎的，一個捧鋼的齊喊一聲：「姓苗的你竟敢拒捕毆官，行同叛逆，難道你真是吃了熊心豹胆，扔傢伙打官司，是你的便宜……」一句話沒說完，苗裕呸的一口啐道：「放屁放狗屁，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把你們這一羣，狗仗人勢，狐假虎威，說人話，披人皮，吃人飯，拉人屎，不做人事的活畜類，今天遇見你家苗爺爺，也是冤魂不散，該當壽終了，別走，留下人頭再去！」使鈎的一聽，氣得哇呀呀的一聲怪叫道：「苗裕我今天拿着你，要不把你碎尸萬段，就算我不是幹這個的。」苗裕哈哈一笑道：「小子留神外頭風大，閃了你的舌頭，真要是練過，你倒是可以施展施展，我倒要看看你們這裏是驢子大還是馬大！」使鈎的臉都氣白了，向使鋼的一努嘴道：「慫別瞧熱鬧倒是也伸手呀！」使鋼的微然一笑道：「好朋友一個打一個，沒有

說以多爲勝的，你給我看着點，待我來。」說到來字，人已縱起，左手鏢一幌，右手鏢實拍便往苗裕左肩頭打來，苗裕一看鏢到，側身一仰臉，鏢就劈空。不等使鏢的第二次動手，跨左腳，抬右腳，橫着往使鏢的腿肚子踢去，只聽嘭的一聲，使鏢的一幌，兩幌，撲咚一聲，摔倒在地，苗裕抖丹田哈哈一陣大笑道：「雞毛蒜皮，也不怕丟人現眼，還有那個過來，」使鈎的一聲不語，左手鈎平着一磨苗裕的頭頂，苗裕一蹲身兒，鈎從頂上削過，不等苗裕往起站，右手鈎，連肩帶背剝了下來，苗裕一見鈎到，喊聲：「好！」一點腳一長膀子，嗖的一聲，竟自跳出一丈開外，身子還未站定，刷刷，兩道白光，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直奔苗裕，跟着就聽哎喲一聲，撲咚一聲，紅光四散，血流滿地。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頭亡。要知苗裕生死如何？且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七回

懸人頭蠹衙遭慘報
驚賊胆壯士矢孤忠

阮大成自從到了一趟大蟒山，無意中看見苗裕，會那末大氣，居然什麼事都不在乎，滿臉帶笑雙手一背投案打官司，心裏當時便已折服，很想藉着這個機會，交上這末一個朋友，萬也沒有想到，才一到大堂之上，縣官兒一瞪眼，要按普通一般審案的法子，問這個案子，就知道事情不好，可是大廳廣衆之間，自己這個地位，又够不上說別的話，乾著急一點法子也沒

有，眼看著苗裕抓打縣官，縣官一躲，兩位領班的弟兄過去動手，先還有點提心吊胆，因為知道這兩個班頭，手底下確實有真功夫，一個不小心，讓他們得了手，這場官司，可就更好打了，及至使鏢的被苗裕一脚踹倒，心裏正在一快，猛見使鈎的雙鈎帶着風兒就下去了，左手鈎一磨，右手鈎連肩帶背劈了下去，不由倒吸一口涼氣，再看苗裕身法可是太靈了，雙腳一點，膀子一長，嗖的一聲，人縱出來總有一丈多遠，要不是在大堂上，阮大成就喊出好兒來了，方在一喜，就見從自己這邊，蹶過一個人來，一手鈎連拐，一手單刀，拐打苗裕左膀尖子，刀扎苗裕小肚子，這一來可又把阮大成吓壞，皆因眼看苗裕險衝着對面，絲毫沒有理會，刀拐去得又猛，無論如何，也得挨上一下兒，就在這一眨眼的功夫，再看苗裕陡的單腿一擰，哧的一聲，人起來足有五七尺高，雙腿還不閉着，往後一搶，正在使拐的右腕子上一擦，使拐的，還真沒留神，哎呀一聲，嗷咚一聲，刀剝在拿拐的腕子上，勁頭還真大，怪把一隻腕子，齊根兒剝下，血流了一地，人也躺下了，苗裕這才往地下一進，哈哈一笑道：「你們這一羣酒囊飯袋，何苦跟自己性命過不去，還不快快閃開，我要失陪了！」說完大搖大擺竟自幌了出去，就是這一趟，受重傷的一個，受磕碰傷的好幾個，事也過了，縣官兒也傻了，趕緊找師爺一商議，師爺說：「這件事原不該輕舉妄動，在沒有這回事之先，倒是怎麼辦都可以，如今既是已竟鬧出事來，想不幹也不行了，第一先申詳到府，把自己脚步兒站住，第二還得想法

子趕緊把他辦了下來，能够交差，我們瞧可也就完了。」縣官一想，只好是這樣辦吧，當時又傳衙役，這衙門裏一共是四位班頭，大班頭尹得祿，手使單刀夾拐，已然身受重傷，二班頭阮大成，手裏一對荷葉鏢，三班頭黃蕪，手使護手雙鈎，四班頭秦某，手使銀裝雙鑊，除去這四位之外，剩下的也就不怎麼樣了，縣官把這四位給找了上來，跟這四個人一要主意。尹得祿道：「老爺，我現在腕子斷去一隻，簡直就是廢人了。什麼事我也辦不了，什麼主意我也出不了，這是賣命的行當，我出主意人家賣命，這個事情說不下去，您這裏事是忙的，小的也不敢久悞公事，小的今天跟您告假，太爺再選派能人，好給老爺辦案拿人。」說着話站了起來，一幌，一搖，一搖，哼哼啾啾竟自去了。縣官兒不但不能攔，反倒替他難受，眼看着他走了出去，才向這三個道：「尹頭兒，本來這次傷，也受得太重了，無論如何，本縣也得給他想法子，總得給他找出下半輩子過活來，不過那是後話，現在苗裕身在大堂，拒捕毆官，情同叛逆，咱們絕不能就這未善罷干休，所以我把你們幾位找了上來，商量商量，誰有什麼正經主意沒有？」黃蕪笑了一笑道：「太爺您要打算辦這件事，我們這幾個人裏頭，除去尹得祿之外，就要算是阮大成，您有什麼事，可以跟他商量，他說有什麼主意，太爺分派我們，我們是當時就去，絕不遲緩。」縣官一聽笑道：「就是吧，阮頭兒，你有什麼主意？可以說出來，咱們商量商量。」阮大成站了起來，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道：「回太爺的話，您

別聽他們的，小的我是一無所能，請您另找別人商量，商量出主意，讓我幹什麼，我幹什麼，絕不遲悞，您瞧好不好？」縣官一聽，這叫兩下對推，當時把臉往下一沉道：「阮大成，你不要以為本縣是糊塗傻子，方才你在堂上那種情形，我是早已看清，別人動手，你不動手，足見你是和姓苗的素有來往，夥同一氣，來呀把阮大成給我找了！」阮大成一看，縣官兒翻臉不認人，軟的不成要動硬的，未免有點掛氣，心說你要真說好的，我倒沒有法子，無論如何，也得給你想條道兒，讓你把這一局事辦整了，就衝你說話就瞪眼，姓阮的可不能擾這一手兒，心裏這末一想，爽得連一聲兒也不言語了。縣官一看阮大成低着頭一聲兒不言語，氣更往上撞了，用手向那些差役一指道：「先把阮大成給我拉下去，打他八十大板！」兩旁邊答應一聲，可是誰也不肯動手。縣官兒又待發作，旁邊過來一位師爺笑嘻嘻的把縣官兒往旁邊一推道：「東家你不要亂發脾氣，事緩則圓，等我來問一問阮頭兒。」縣官兒正在下不來台，一聽師爺出來打圓盤，當時便笑了一笑道：「也好，也好，今天阮大成大概是受了什麼病了，我問他話，他是一聲兒也不言語。」師爺又笑了一笑道，「不是，這都是東家你性急了，等我們來商量商量。」說着向阮大成笑着道：「阮頭兒，你來到這衙門裏，已然不是一天半天了，老爺的脾氣，大概你也都知道，他就是性子過急，辦事太認真，他對於阮頭兒，平常倒是常說，是缺不了的一位好幫手，就像今天這件事，固然他是性情急了一點兒，不過阮頭兒你

想，他是一縣之主，縣裏出了這樣叛逆之徒，他是焉得能够不煩？我們現在先不要存了意見，總是想法子，把事辦完了的好，阮頭兒你有什麼法子？咱們可以商量商量，公事還是小事，地方上出了這種人，將來必定爲害地方，我們能够想法子把他除去，第一樣在地方上可以少受許多糜爛，也是一件功德事，阮頭兒你想：「阮大成一聽，心曠神怡起來爲官應役，實在沒有什麼意思，不如趁早兒退出去是正經，今天無論如何，不必鬧得太僵，有個台階兒就下也好，想着便向那師爺道：『師爺您說的話，一點也不錯，地方上出了壞人，有地方之責的，自是着急，不過您可知道，這次苗裕到案打官司，他是怎麼來的？』師爺一笑：『不用說，那一定是阮頭兒，到那裏把他擒拿到案的。』阮大成道：『哎喲，我的師老爺，我要是有那個能耐，方才就不能放他走了，乾脆跟您說吧，姓苗的確實是條漢子，是我單人獨自把他眶了來的，方才老爺嘆着我什麼當場不動手把他拿住，這也不是給人家吹的話，准要是動上手，不用說我一個姓阮的，就是像我這個樣兒的，有個十個八個，也到不了人家姓苗的眼裏，人家既是憑着面子來的，老爺要按官事辦他，他自是不肯低頭認罪，況且再說一句，姓苗的是反叛，也不過是一句傳聞，實在還真找不出來一點痕跡，方才要是把他穩住了一點一點兒問他，也許能够問出一點意思來，老爺不該上來就瞪眼辦事，這一來他來一個硬不認帳，抖手一走，回到他們那個地方一說，當地方的人，對於他都有特別好感，自是聽他的，他不

反也反了，他不叛也叛了，不用說我一個人，就是全衙門這些人全去，也得不着一點兒便宜，弄不好還許把命送了，因此我想，人至多不過一死，所以老爺要打就打，要監就監，我是一點法子沒有，既是沒有法子，也就不必多說費話，只好是任憑老爺責問，一句話也就可以不必說了。」師爺一聽，連連點頭道：「嗚！原來這裏頭還有這許多事，這却要怪阮頭兒，你爲什麼回到衙門，一聲兒不言語？你要把底裏深情，全都說知，何至如此，不過這是已經過去的事，也就可以不必提了，現在姓苗的當堂拒捕，毆傷官差他不反也是反，他不叛也是叛，絕不能撒手不問，你有什麼法子，再把姓苗的拿到當堂。以後的事，全由我們來辦，絕不再讓你辦這件事，你看如何？」阮大成道：「我的能耐，遠不如人家姓苗的一零兒，我不敢說這滿話，我沒有法子拿他到案，大老爺是願意打是願意罰，我全情甘領受，拿苗裕到案的話，我是絕不能應！」師爺道：「你這意思，我也明白，你不是姓苗的對手，不過能人之上，還有能人，你不是姓苗的對手，難道就再找不出一個比姓苗的再高的來？阮頭兒，你的眼皮最難，一定認識高手，何妨舉荐一位，把事辦了，一樣兒也是你的體面。」阮大成一聽，眼皮一翻道：「朋友嗎？我倒認識一個。」師爺道：「你既認識人，那就好極了，何妨把他請了出來，拜托他去把姓苗的辦了下來，發到當官，你什麼事也沒有了，豈不甚好。」阮大成搖頭道：「師爺，您說的話太簡便，這事情可沒有這末簡便，這位朋友，要提起能耐來，

不用說是一個姓苗的，就是有十個八個姓苗的，也算不了一回事，准保是手到拿來，不過有一節，我和這個朋友，雖是認識，却是沒有什麼深交，就憑我一個人的面子，乾脆說就叫辦不到。」師爺道：「你先說說你這位朋友姓什麼叫什麼？住在什麼地方？雖這裏遠不遠？你先說出來，咱們聽聽。有什麼人認識他？可以請出人來去見見他。」阮大成道：「提起這個人來，大概師爺也有個耳聞。咱們這裏城西是大蟒山，城東是陳家溝，陳家溝裏住著一位老把式。」米先生才一說到這裏。翟鐵峰道：「這不用說了，一定是咱們這裏老當家的了。」米先生道：「果然一點不錯，正是提的咱們這裏老當家的。」翟鐵峰道：「姓阮的怎麼會跟老當家的認識？」米先生歎了一口氣道：「他要是跟當家的認得什麼話也就沒有了。您聽著我慢慢說，這裏頭事情多了，阮大成一提出老當家的，那位師爺當時就問是什麼人？阮大成可就說出是老當家的。師爺道：『啊，陳鳳這個人我倒是聽說過，不過這個人有這末大的能耐，我可沒有聽說過，那末他既是本地人，這就好辦了，拿上老爺一個名片，派個人去，把他請來，面子也就不小了，大概他不能不來。』阮大成一笑道：『師爺我問您，姓陳的欠咱衙門裏的糧？』師爺搖頭不欠，阮大成又說：『他在咱們衙門裏當着一份差？』師爺又搖頭，不當差。阮大成道：『那末是老爺跟他換過帖？還是師爺跟他沾點親？』師爺把腦袋搖得撥浪鼓一樣道：『那更沒有了。』阮大成道：『既是人家姓陳的一不欠糧，二不應役，又不

和老爺沾親，也不和師爺攀談，人家平平安安在裏家坐着，爲什麼要給咱們幫忙？您覺乎拿太爺一個名片，是賞了人家姓陳的臉，姓陳的又不想升官發財，他要那一張名片幹什麼？名片不去還好，名片要去，他該來的都不來了。」師爺道：「那末依你應當如何？」阮大成道：「凡是吃把式飯成了名的角兒，什麼都不在乎，就是好個面子，如果老爺不打算辦姓苗的那就完了，如果打算非辦姓苗的不可，只有失些身分，親自去趟陳家溝，到了那裏，謙恭下氣，就把姓苗的如何打算圖謀不軌，老爺如何衛顧百姓，聽說他是英雄，請他衝著一方百姓面上，伸手幫個忙兒，姓陳的心氣一平，面子拘在那裏，他倒許來幫一次忙，只不知老爺以爲這個辦法如何？」師爺一聽又把頭搖了兩搖，才要說是太失身份，縣官却急急走了過來向阮大成道：「只要能够把姓陳的請到，肯其幫助拿辦姓苗的，不用說是陳家溝咫尺之遙，就是再遠一點兒，本縣也願意去一趟，誰讓這是給本地面兒上辦事呢！」縣官這末一說，當時傳轎傳馬，就到我們陳家溝來了，恰巧那兩天我正沒有在這裏，我要是在這裏，無論如何，也不讓我當家的去見他，躲過一時也就完了，偏是我沒有在家裏，傳話的人又說得好聽，說是縣太爺特來拜訪老當家的，您想無論如何，他也是一縣之主，我們陳家溝又都是奉公守法，安善良民，焉有把縣太爺扔在外頭，不管不顧的，您想是不是？就這末一來，可就把這位縣太爺給讓進來了，才一見面他也真能下身分，見了老當家的，迎面就是一揖，說了一大套

客氣話，跟着就說當地出了惡霸，如何苦害百姓，如何拒捕毆官，現在逃走，特意來請老當家幫忙辦案，老當家也沒問問是什麼人？他也沒說是什麼人？當時因他言詞懇切，還很佩服他，就一拍胸脯，自告奮勇，願意幫忙拿人到案，給地方除害。縣官一看老當家一口就答應了，當然是特別喜歡，當時就請老當家即刻進城，老當家的也答應了，帶了兵器，換了衣裳，隨着縣官出來，才一到溝外，只見迎面站着一個人，不由心裏轟的一動，就知道自己遭了人家算計，上了賊船，弄不好這回就許身敗名裂。」翟鐵峰道：「這又是什麼人哪？」米先生道：「還有誰？就是那個阮大成，歪戴着帽子，斜扛着坎肩，在那裏站着呢……」翟鐵峰道：「您先別忙，那個姓阮的，不就是那個衙役嗎？縣官既是來到您這裏，那末他是應該跟來的，這有什麼可詫異的。」米先生道：「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要是平常一個衙門裏的狗腿子，也就完了，這個姓阮的，他並不是平常衙役，他跟我們當家的，早就認識，不但認識，而且還有宿仇，這個姓阮的，原不叫什麼阮大成，他就是本村子人，他叫阮禿兒，素性極為無賴，人又特別奸狡，有一次在村子裏調戲人家婦女，被我們當家的看見，本要把他活埋，村子裏人全都講情，饒了他的不死，把他放了去，誰知道這個小子，並沒遠走高飛，竟自投到縣衙，當了一名捕快，他的能耐，原是從這溝裏學出去的，雖不能說大好，也有點樣兒，今天來到溝口，他不進去，怕是被這裏當家的看出來，當面給他一個難堪，碰巧就許不

下山了。及至當家的跟縣官一出來，他知道事已成功，當然他心裏一痛快，遂便在面前一幌，當家的雖然上了一點年紀，記性還很好，一眼看出是他，就知道大事不好，這一定是他慳惑是非，縣官才來到陳家溝，雖說自己沒有做過犯法之事，究竟強龍不壓地頭蛇，現官不如現管，沒到衙門，什麼話都好說，既到衙門，可就不好辦了，心裏雖是這末想，可是方才已然答應了縣官，也不便出乎反乎，只好是跟他們到一趟縣衙，看一趟情形再說，當時假做沒有看見，跟着縣官就到了城裏，依然十分款待，黃那秦某兩位班頭來在外頭迎接，到了衙門陪着，就是不見阮大成，當家的心裏納悶，却還沒有往心裏去，酒飯之間，縣官兒還是以全境人民生命爲囑，再三拜託當家的把姓苗的辦下來，當家的自是點頭答應，酒飯後黃秦二班頭，也帶好了兵刃暗器，三位就奔了大蟒山，到了山口黃那用手一指道：「老爺子悠騰。」

「老爺子陳鳳一看，只見溝外掛着一個木牌，上頭寫着幾行字是：『官吏莫進溝，進溝留人頭，若道是詐語，請看山頂頭！』」看完了望牌，不由往山頂上一看，只見一根長約兩丈的大杉木杆子，上頭掛着一個身穿官衣的整個兒屍首，山風一擺，來回亂動，老爺子陳鳳不由一皺眉道，「怎麼真幹出來了？那我可要對不過。」趕緊一回頭便向黃秦兩個道：「二位，你們知道上頭那個是什麼人嗎？」黃秦兩個，這時臉上顏色都白了，結結巴巴道：「老爺子：咱們回……去回……去……」

「老爺子陳鳳一看，不由點頭暗歎，平常時候，你們見了鄉下百姓

，任意欺凌，今天又吓得成了這個樣兒，真是可惡，便笑了一笑道：「二位何必如此，請問二位上頭掛的這位是什麼人？」黃那道：「怪極了，怪極了，這上頭掛的這人，要據我看，跟我們夥伴兒阮大成一樣，但是他好好在衙門裏頭，怎麼會掛在這裏了？實在可怪，要不然咱們還是回去吧。」老當家陳鳳又一笑道：「沒的話，既是到了這裏，只有向前，絕無退後之理，二位後退一步，等我來給他們送個信兒。」兩個人一聽，心裏駭怕，可是也不敢走，只好是往後退一步吧。猛見老當家的陳鳳，單手往地下一摸，找了一塊小石頭兒，在大石頭上磨了兩磨，陡的往上一長胳膊，喊聲：「開！」那片石頭兒搗的一聲，往上直升，不偏不斜，正砍在那根繩兒上，哧的一響，跟着唳唳一聲，繩子兩截，那死屍，便同敗葉一般，滴溜溜往下一墜，黃秦兩個，正看得出神，沒想到這末準，也沒想到這末快，等到看清了，死屍就下來了，哎呀一聲，要躲沒躲開，正砸在兩人身，濺得渾身是血，撲咚一聲，兩個全倒，正在駭怕心驚，再聽山上鑼聲一片，跟着又有人喊：「什麼人大胆探山，還不快退，滾木一下，你們就成肉泥爛醬了！」老當家陳鳳抬頭一看，只見上面站着一排八個莊家打扮的兵，黑坎肩，沿白邊，當中一個勇字，手裏每人一杆紅纓大槍，雖然嘴裏說的是橫話，臉上可全都帶着笑容兒，老當家陳鳳把雙手一拱道：「哥們辛苦！煩勞通知一聲，就說陳家溝陳鳳前來拜望苗當家的。」這八個人一聽，全都一怔，呀了一聲道：「嗚！您就是陳老

當家的，您在這裏等一等，等我們進去給您請安。一會兒。」說着留下四個，那四個一轉身飛跑了，功夫不大，就聽裏頭有人喊：「有請當家的進山一談。」老當家陳鳳，往裏就走，黃蕪也在後頭跟着，才走了沒多遠，裏頭有人迎了出來，一共是十名莊家兵，一個小頭目，過去給老當家陳鳳請安道：「我們當家的現在山後有點小事，沒得親自來接您，請您到裏頭，再跟您告罪。」老當家陳鳳一聽，這就是人家的面子，便也一笑道：「我來得太荒疎，不敢勞動當家的迎接。」說着往裏頭就走，黃蕪秦素在後頭跟着，也往前走，猛的小頭目把眼一飄，向那幾個道：「你們把他攔住，問問他們是幹什麼的？」這幾個唸嚙一下子，過去就把黃秦橫了，黃秦本來看見阮大成的屍身，心裏就不得勁，人家一請進山，有心不進去，自己是奉公應役，不進去對不過人家的錢糧，真要是進去，就許跟阮大成一樣，把命饒在裏頭，及至一看老當家陳鳳往裏一走，當時胆子又大了一點兒，老當家陳鳳的能為武藝，他們是知道的，准知道自己跟着進去絕吃不了虧，這才跟着往裏走，忽然小頭目一瞪眼，這幾個過來一橫，竟把自己去路擋住，兩個心都快進出來了，那裏還說得上話來，兩隻眼睛，不住往老當家陳鳳那邊看，老當家陳鳳也看出他這份意思來了，面向那小頭目一笑道：「這位大哥，您不用攔他們，他們是跟我來的。」小頭目微微一笑道：「陳當家的，這可不是駁您的面子，確實我們當家的有話，告訴我們，不拘是什麼來的人，都可以往山裏頭讓，就是不准往

山裏帶他們這路穿官衣的，他們要不是跟您一塊兒來的，我們另有辦法，絕不能叫他們整着回去，現在看在您的面子上，無論如何，不傷他們性命，這已是特別便宜了他們，叫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還從什麼地方回去，也就完了，如果一定要進山的話，對不過，我們就是不

要他們的命，裏頭人人都能要他們的命，老當家的，您就打發他們回去得了。」陳鳳一聽，心中有氣，本想就此瞪眼，忽然一想，自己受了縣官之托，到這裏來辦姓苗的，姓苗的還未有見面，爲這末兩個人跟他們翻臉，太是不值，況且這兩個人，又沒有什麼多大能耐，帶着他們，反而費手，不如把他們打發回去，倒是不錯，想到這裏，便笑了一笑道：「既是這樣，您這裏有這個規矩，我也不敢強求，那末就叫他們二人先回去吧。」說着回頭又向黃弗秦

黃道：「你們二位快點回去吧，見了老爺替我說一聲，這裏事情，都有我在這裏辦，請老爺放心好了。」黃弗秦恭兩個，到了這時候，恨不得早點回去，免得跟阮大成鬧成一樣，聽見老當家陳鳳這末一說，當時不住連連點頭道：「老當家的，您要多加小心，我們回去聽您的好信了。」兩個人說完，點了一點頭，前脚倒後脚，一轉身，一溜烟相似，竟自去了，老當家陳鳳一看，這兩個人一走，便冷笑一聲道：「頭兒，您這道兒吧。」小頭兒一聽老當家陳鳳口氣不順，便笑了一笑道：「老當家的請。」前頭一溜烟，就進了山口，到了山上，往前一看，只見一片平原，正中間一所大宅院，並顯不出

正犯心思，猛聽前邊有人喊道：「姓陳的進來了沒有？老當家在裏邊等急了！」陳鳳一聽，簡直不像人話，不由心火往上一撞，高喊一聲：「姓陳的來了！」小頭目一看傳話的不會說話，老當家陳鳳有點不願意，怕是鬧起來，便趕緊一笑道：「老當家的，您別聽他的，他是初來乍到，不會說話，這一定是我們當家的，等您功夫太大，怕是您挑了眼，不肯進來，您別怪罪他。」老當家陳鳳微微一笑道：「什麼我們還敢挑眼，這個面子就不小。要不是賞臉的話，早就把我們細上了。」小頭目一聽，知道這是閒話，不敢再說費話，便向方才那人道：「你快去回一聲兒，就說陳家溝老當家陳鳳業已請到。」那個人也知道自己方才那句話，說得太差一點了，便趕緊找了個台階道：「嗚！已經請來了，好極了，您快同進去吧，咱們當家的，嗔着你們不會辦事了。」小頭目答應一聲，便向老當家陳鳳一笑道：「您請吧！」陳鳳一腆胸脯，走進大門，抬頭一看，是七間北上房，廳沿上站着一個人，看那個意思，彷彿就是苗裕，便把手一拱道，那位是苗當家的？在下陳鳳，特來拜望，廳沿站的那人，正是苗裕，原來苗裕自從在大堂之上，傷了尹得祿，跑回大蟒山，對手下人把方才情形一說，又說：「姓苗的從前不錯是做過沒本的買賣，可是早已洗手不幹了，現在他來找尋咱們，打算從咱們身上起發點兒，不怕明說，咱們也得弄點意思，他這叫硬炸醬，咱們可不能擾這個，他打算收拾我，我沒等收拾，把他們傷了一個，這件事絕完不了，咱們現在先說要緊的，頭道山

口多多派人，並且多預備灰瓶子，大木頭，來一個打一個，反正鬧到了時候，咱們至多有一個跑了事，這也算不了什麼，你們先去預備，有什麼話，咱們明天再商量。」這些人全都答應，下去纔預備好，該死的阮大成就到了，阮大成他原來和老當家陳鳳有仇，皆因他在陳家溝行爲不法，調戲婦女，被陳鳳給打了一個不亦樂乎；那小子一跑，到了縣衙門，弄了一個小事兒，人又機靈，嘴又能說，事情幹得還是挺紅，大蟒山事情一出來，他就想起陳鳳來了，何不借刀殺人，把仇報了，也叫姓陳的知道我的厲害，這小子打算把陳鳳架出來，叫他跟苗裕一拼，苗裕完了，他也得功，陳鳳完了，他也報仇，想得挺好，還怕苗裕不敵陳鳳，所以在退堂之後，他就一個人跑到大蟒山，打算兩頭一當漢奸，再叫苗裕多加防備，他可不知道人家這裏剛剛預備好，正打算開張，他就給掛匾來了，才一進山口，上頭一聲喊：「打！」又是灰瓶，又是木頭，往下一砸，就把阮大成給砸在底下了，上頭人下來，一看屍身沒大壞，二次吊起，所爲給這撥人看，苗裕雖是吃綠林飯多年，他是一個粗人，可沒有一點秀氣，雖說讓大家多防守，他可想不出什麼法子，等到外頭報陳家溝陳鳳，帶領兩個官人來到山上，他就上了火了；陳鳳的名兒，他也聽人說過，兩個住得雖近，可是誰也不認識誰，今天一聽陳鳳來了，他准知道一定是爲了縣官之事，心裏一生氣，他可就什麼也不管了，一個字兒就是打，所以他也不出迎，直到陳鳳到了院子裏，他還不會語，陳鳳一問那位姓苗？他更有氣，一聲怪叫

道：「在下就是苗裕，姓陳的，你打算怎麼樣？你既受了狗官之托，到此就是辦我來了，別的廢話少說，就請你亮傢伙進招，你的能耐大，把我弄躺下，我跟你投案打官司，你要幹我不過，讓我弄躺下，姓陳的，我念其你這末大的年紀，上了人家的當，我顧念江湖義氣，我讓你落個整屍身回去，姓陳的咱們現在什麼細話也不必說，我也不會說話，咱們不必逞口舌之能，你有什麼能耐，你就施展吧，外帶着還告訴你，大蟒山是講仁義的地方，一對一個，只要你把我弄倒下，大蟒山就算輸了，有一個不照我的話辦，我把他碎了，我們絕不以多爲勢，你放心吧，朋友別忤着。進招罷！」正是：一語然諾千古重，須知鐵漢是英雄。究竟兩個人如何進招？且看下回，便會明白。

第八回

大蟒山陳鳳折苗裕
陳家溝寨主送班頭

老當家陳鳳一聽，就知道壞了，憑他說出這套話來，當然是一個字虛假沒有，再看他山上這個情形，也跟自己山上差不多，絕不是有什麼爲非做歹的樣兒，不過現在他已然把阮大成給弄死在這裏，再說什麼，他也不能說是沒有這末一回事，殺官情同造反，阮大成雖是一個差役，究竟他也是個當官差的，事情一關真了，說不定就許真鬧成滅門九族，自己既不當官差，何必幹這路損德的事，再者縣官無中生有，能够傷苗裕，就能傷自己，冤死狐悲，物

傷其類，這件事情，太沒有什麼意思，心裏這末想著，可就打算想法子把苗裕往開脫裏頭給他摘一摘，不過苗裕說出來的話太橫，他純粹拿自己當了縣官的走狗，說說話來，太沒有一點台階，正在想用什麼話往岔開裏說一說，就聽苗裕哈哈一笑道：「姓陳的你太難了！你既是受了縣官的好處，不願江湖上的義氣，打算走步老運，拿我來個官兒做做，別的不用說，姓苗的最好交朋友，來，來，來，你就伸手拿人，只要把我扔個勛斗，我當時就跟你走，叫俾當我這份兒差使，成全成全你，你可別就是吹大氣，大氣吓不倒我，我可不能跟你就這末走，好朋友，你就亮招動手吧！」苗裕的話就是越說越不好聽，老當家陳鳳，氣可就撞上來了，用手一擦鬍子道：「姓苗的，你既是吃江湖飯的人，怎麼一點面兒不懂，我來到你們這裏，無論如何，也是一個客位，你就應當拿出一番禮貌，談談是非曲直，咱們可以說幾句心腹話，那才够個朋友，怎麼你一句情理話都不說，一味就是逼我動手，姓苗的，大概你以為天底下，就是高了你一個人了，這個你可完全錯了，姓陳的也不够說是英雄漢子，不過要跟像你一樣的過招上手，只怕還未必准輸了你，現在咱們無妨就開一回玩玩，不過我可要問明白了你，我要是輸在你的手裏，當然任話不說，外頭還有杉木竿子，你也可以照樣兒把我掛起來，倘若你要輸在我的手裏，你可能够跟我到縣衙門去一趟？」苗裕一聽哈哈一笑道：「姓陳的，你把我瞧得太小了，只要你能够踢我一脚，贈我一拳，我要不成全你，我不姓苗，我

改姓陳，費話不用說了，姓陳的你就賞招吧！」老當家陳鳳這時候可就真沉不住氣了，一撒身來到院子當中，雙掌一合道：「苗當家的請！」苗裕也把手一拱道：「陳當家的請！」說完這句雙手一分，左手掌奔陳鳳右肩，右手掌一穿，直取陳鳳胸口，陳鳳一見喊聲：「來得好！」一甩右膀尖子，讓過苗裕左手，橫手一劈，截取苗裕右手腕子，苗裕一撤掌，滴滴一轉，雙脚平地一挫，直搦陳鳳雙腿，陳鳳擰腰一蹲，讓過腿去，往前一搶身，雙掌便劈苗裕脊背，苗裕斜着身子一蹶，蹶出去足有一丈多遠近，回過身來，擰腰往前一撲，雙掌便撲陳鳳雙肩，陳鳳往後一抑，苗裕往前一撲，連身子帶掌就砸下去了，陳鳳一看，不由暗道一聲：「真是穩准狠！」側身往外一滾，苗裕就撲空了。單脚一點，擰腰一轉，身子就正過來了，恰好苗裕正到，用手一點苗裕軟肋，苗裕一看這手兒來得太快了，趕緊往旁邊一偏，讓過單掌，用自己手從底下往上一翻，陳鳳趕緊撤回手去，苗裕得理不讓人，一看陳鳳撤了回去，跟着雙掌一搓，直拍拍便向陳鳳兩肩擰去，陳鳳一看苗裕貪功心急，捨身拚命，就知這時候到了，大坐腰讓過雙掌，雙手從下一抄，連身子往起一躍，左右一分，苗裕就沒撤開，兩掌全掛上了，身子左右兩擺，胸脯子就全露出來了，陳鳳雙掌一收，跟着要前搓，忽然一笑道：「朋友，咱們是點到而已，你可認明白點兒！」雙掌又撤回來了。苗裕臉一紅，呸的一口啐道：「姓陳的不用說費話，今天大老爺跟你拚了！」說著撤回步兒來，順手一抄，從兵

器架上抄了一杆點鋼槍，隨手一顛，便向陳鳳心窩扎去。老當家陳鳳一看，就知道這件事善罷是不行了，一咬牙一跺腳，就把心狠了，一看槍到，斜步一跨，不等苗裕往回撒槍，墊步一掌，在苗裕臉上一幌，苗裕一槍扎空，就知道不好，要往回撒槍，沒來得及，老當家陳鳳掌就到了，趕緊一側臉，打算讓過這掌，他可不知道老當家陳鳳這掌是個虛的，看他側臉一抬身，地槽兒就空了，甩腿一抽，正在苗裕軟膀上，嘖嘖一聲，當時栽倒。老當家陳鳳趕緊一灣腰，伸手就往起攆，嘴裏還說：「失手，失手，大概其土地不平，咱們再換個地方怎麼樣？」苗裕一挺身，迸了起來，哈哈一笑道：「陳當家的容讓，實在比我高得多，我是甘心欽佩，願意隨您打這第二次官司。」就在苗裕才一躺下，旁邊那些莊家兵，眼就紅了，全都拔刀挺槍，打算來個一擁而上，苗裕一見，趕緊一擺手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咱們現在已然就不够朋友了，再要是不要臉，可更透出咱們連一點骨頭都沒有了。」這些人一聽，嚙嚙一聲，往後退去，老當家陳鳳又是不住連連點頭，苗裕又向陳鳳一笑道：「陳當家的，按說您來到我們這裏，是個客位，無論如何，也應該少加款待，不過我是待罪之人，留您到有不便，咱們趕緊下山，把官事交待完了，日後再有見面的時候，我必特別款待，以謝今日之罪！」陳鳳道：「苗當家太客氣了，我陳鳳今天初次來到寶山，就是這樣無禮，還求您多多包涵，您跟到了縣裏，見了縣官，把話說明，大概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將來咱們還要長聚。」

苗裕臉上一紅，一聲不響笑道：「陳當家的，別的話不用說，將來咱們見面的時候，自然是少不了，咱們就走吧。」當下二位一同來到了縣衙，這時候縣衙門裏正亂得厲害，黃州寨兩個回去一說，阮大成被大蟒山號令高山，縣官兒就傻了，逃還不敢確定，現在可敢說知道苗裕確實是要造反，他能够殺差官號令山頭，底下就要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不定要出什麼事來呢。依着縣官，當時就要往府裏去報告，還是師爺攔住說：「既是陳鳳去了，無論如何，也得等陳鳳回頭，陳鳳回來之後，究竟是怎麼樣，再打正經主意。」縣官一意硬說陳鳳一個老頭子，如何能是苗裕的對手，只怕是凶多吉少，有去無回，正在抬槓拌嘴，外頭有人報進來說：「陳鳳到了。」縣官跟着就問，是陳鳳一個人是還有旁人？報事的說：「還有苗裕已經拿到。」縣官心裏這才塌實，趕緊叫人把陳鳳請進來，見面之後，說了幾句勞動的話，陳鳳也說了幾句客氣話，說完之後，站起告辭，縣官道：「那可不行，不用說是老英雄，替我們出了這末大的力，就是受的辛苦，也就不少，無論如何，總得在我這裏盤桓兩天。」陳鳳一笑道：「實在是家裏沒有什麼人，自己在外頭，簡直有點不放心，不如現在先放民人回去，等把家裏安置安置，再來找大老爺，還許求大老爺多賞一碗飯吃哪。」縣官一看，留著不成，也就不留了，又叫人給陳鳳包了五十兩銀子，陳鳳再三辭謝，也沒敢收，告辭而去。縣官一看陳鳳回去了，便向師爺們一笑道：「想不到這個老傢伙會有這末大的能耐，居然能够把

這末大的英雄給拿到衙門來了？」師爺一笑道：「什麼英雄？大強盜，老爺把他辦到，就要升官了，可真可賀。」縣官一聽，傲然一笑，跟着把臉一整道：「來呀，你們傳語出去，叫步隊子，小隊子，馬隊，全都把衙門圍了！」下邊答應一聲，傳語出去。縣官又把黃蔣秦荃叫了進來，兩個人進來請安。縣官道：「你們把苗裕看好了，除去給他帶上三大件兒之外，最好是多上幾道繩子，千萬不要再叫他走了！」黃蔣秦荃答應一聲，下去預備齊了，大聲喊：「帶！」稀裏嘩啦，大家架弄著就把苗裕從堂下撈上來了。這時候上堂兩邊，衙役全都站滿了，一喊堂威，真跟打了一個劈雷相似：「帶呀，帶苗裕！」大家跟着一喊：「苗裕帶到。」就把苗裕推上去了。兩旁邊又喊：「跪下，跪下！」苗裕雖然全身刑具，却依然昂立不跪，縣官氣往上撞道：「胆大苗裕，前者有人告你有造反的意思，我還沒有治你，你竟敢在大堂之上，當着本縣，傷了本縣差役，又把本縣阮大成，大胆殺死，還敢把他尸身懸掛在你們山上，殺官情同造反，你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嗎？如今本縣既已把你拿到，你還敢站而不跪，怒目橫眉，難道你就不知王法的利害嗎？」縣官話還沒有說完，苗裕這一肚子心火，可就忍不住了，把眼一瞪，呸的一口啐道：「狗官，你瞎了你的的一雙狗眼，想我姓苗的，在大蟒山住了不是一天半天，向例也沒有做過一件壞事，偏是你這狗官，也不知聽了什麼人的言語，硬要給我栽上罪名，你第一次派人去找我，我明知你這狗官，沒懷好意，本待不來，

不過我想是假不能成真，我要不來，倒顯出我是胆虛怕事，所以才特意到你這衙門裏來一趟，原意不過是見了你之後，順情順理，把事情真假可以慢慢說一下，去了你的疑心，你還是當你的官，我還是當我的老百姓，誰知你這狗官，竟是有心要收拾我，一句話不細問，只是往大罪名上拉我，在你的意思，不過是打算拿我當官差，好陞官換紗帽，你就把天理良心全都昧起，是我一看，你這狗官不可理喻，所以才略示警戒，便走回大蟒山，你心理却不甘心，又去約有一個什麼姓陳的，前去和我倒蛋，狗官我告訴你，我爲了江湖上義氣，才陪他來一趟，你仍是這種神氣，還是打算一口就把我問成一個死罪，對不過，姓苗的不能捧你這一場，你再約上什麼高人，只管去到大蟒山找我，我早晚總在那裏等，今天可是要失陪了！」苗裕在沒上來，縣官就預備好了，惟恐苗裕又跟上次一樣，抖練子一跑，所以早把那些精明幹役，全都預備好了，如今一看苗裕說話聲兒越來越大，越說越不像人話，就知道不好，才向兩邊一看，點首一示意，一句話還沒說出來，苗裕雙手一抬，手指頭扣手指頭，往外一響，就聽噠噠一聲響，手鐮子就折了，跟着雙脚一搓，使勁往外一分，提身一踹，嘩啦一聲，腳底下也開了，唏裏嘩啦一陣響，地下扔下一片東西，縣官就傻了，狂喊一聲道：「你們倒是動手拿呀，怎麼看着？」他可不知道，這些差役全都吓壞了，誰也明白，當的是官差，逮着苗裕，辦了罪名，也沒有大家什麼好處，過去一伸手，就許把命廢了，不就是一個月幾錢銀子嗎？

幹不幹沒有多大要緊，賣命不幹，他們這末一想，便全都生了利害之心，一任縣官喊嚷，大家只是一個不過去，却把手裏傢伙，不住亂幌，苗裕一看，哈哈一笑道：「狗官你趁早歇了心吧，我姓苗的豈是你們這班人能够拿得著的，對不過，既是沒有敢拼命的，我可要告辭了！」說到這裏，把雙脚一綳，一擰腰，身子便騰蹶而起，兩個手指頭一捏房椽子，雙腿往上一擡，便搭住了瓦椽，雙脚一鈎，脚面一够，腰上一使勁，嗖的一聲，人就翻上去了。站在房簷上，又是一陣狂笑道：「狗官，你聽明白了，在今天這種情形，我不難把你人頭摘下，不過我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豈肯無故傷害人的性命，再說你大小也是個官兒，我就給你留個面兒，你從此把我扔下，是你的便宜，你要一定非得和我爲難不可，我在山上等你一百天，你有能耐，只管一人來和我鬥，再把我拿到你這堂上，我就認罪打官司，狗官，你就預備吧。」說完這句，只聽唻唻兩聲，再聽連聲兒都沒有了。縣官叫的一拍桌子道：「黃沛秦某，公堂之上，竟敢放賊逃逸，當差實在不力，限你們三天，把姓苗的拿到當堂，饒了你們，三天之後，拿不到姓苗的，我就把你們當姓苗的交差。」黃沛秦某一聽，縣官兒是真急了，合着來個不講理，瞪眼跟着這班人要定了苗裕，就憑這撥人兒的能耐，不用說拿苗裕到案，就是到大蟒山上去一趟，未必全有這個胆子，趁着縣官還沒進去，趁早兒求求，真要一辦真了，不用說這份兒差事當不成，碰巧還許鬧點什麼毛病來，至不濟他可以把我家裏，無老

有小，全都關在監裏，那時候可就苦了。想到這裏，兩個人不約而同，全都嘆一聲，跪在地下，嘴裏什麼好聽說什麼：「太爺手下超生，您可別這末辦。要說拿苗裕，不用說我們這幾個人，三天限，就是把我們全都殺了，我們也拿他不來，這件事您可得體情才好。」兩個人央告了半天，堂上一個人聲兒沒有，黃秦兩個，就有點懷疑了，跟着抬頭一看，那個冤枉可大了，不用說是縣官，沒有影兒，就是那些同伴，也不知道都在什麼時候，走了個乾乾淨淨。黃州不由嘆了一聲，秦某道：「得了二哥，我也明白了，是禍不是禍，是禍拖不過，咱們哥兒四個，運氣算是完了，頭一個大哥，被人傷了一隻手，成了殘廢，第二個是老四，死了不算，還讓人家在山上吊了一天一夜，這該到咱們哥兒兩個了，你聽見了沒有？官兒對於咱們這個樣兒，咱們任話沒的可說，一則人家爲的是自己的官兒，二則咱們是他屬下，沒有法子，當然就得聽他的，再者還有一節，咱們要真是不去辦，把他鬧翻了，可恐怕還出旁的毛病，可別聽他毀姓苗的不容易，收拾咱們哥兒們可不費事，抄了咱們的家，倒沒有什麼，要真是連老的帶小的全叫他收拾了，那才不值呢，咱們趁早兒想法子，只要能撻過這一陣去，底下事就好辦了，別的不說，咱們不能叫咱們那撥子平常自稱好朋友的主兒瞧不起咱們，二哥，咱們哥兒們痛痛快快幹下子，能够把姓苗的拿到交差，那是咱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咱們算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不該死，不該丟臉，即使咱們拿不着姓苗的，咱們也

豁出死去，跟姓苗的拼一下子，死在大蟒山，可比死在監獄裏強的多，二哥，怎麼樣，聽您一句！」黃弗微微歎了一口氣道：「老三你這話，全說在哥哥我的心坎兒上了，咱們現在是胳膊折了往袖兒裏頭吞，除去你，就是我，咱們爭一口氣，跟姓苗的去拼一下子，倒是不錯，不過有一節，咱們要幹就得像個幹的，枉自送命，可也不必，要以咱們這點能耐說，咱們絕對到不了人家姓苗的跟前，去也是白去，現在我倒有個法子，就是以阮老二一死爲題，咱們找前回那位陳當家的去，只要他肯點頭，准能把姓苗的拿獲到案，不怕咱們見了姓陳的，磕響頭叫好聽的，那都沒有什麼，只要他老人家肯其一點頭，咱們當時就能翻身，老三，事不宜遲，咱們這就走。」秦弗點頭，兩個人就奔了陳家溝，走在道兒上，秦弗就向黃菘道：「二哥，我可聽老四說過，陳家溝對於咱們官面兒，雖不能像大蟒山一樣那末狠毒，可是跟咱們沒緣，一個弄不好，不但請不出來，還許受點委屈，這一節，您可得留神才好。」黃菘道：「這個不用你說，我全知道，你就聽著哥哥我的吧，別的不成，要說要嘴皮子的話，死漢子不敢准說讓他翻屍，反正也得有兩下子，兄弟，你就掙好兒吧。」兩個人一邊說著，一邊走著，功夫不大，就看見陳家溝的溝口了，秦菘一拉黃弗道：「二哥，前邊可就是了，您可預備著。」黃弗道：「知道了。」一句話沒說完，噹哪噹一陣鑼聲響亮，兩旁山溝，猛然擠出有幾十號人來，手裏全都是明晃晃的傢伙，爭光耀眼，一聲喝喊道：「什麼人？私自探

山，快快站住，溝裏是有親有友，快快提一位，不然的時候，我們可就對不起了！」說着刷的一聲響，背後全都摘下硬弓，搭上長箭，前把弓，後把箭，做勢就要放下了。黃某一看，趕緊搭話道：「哥兒們別放箭，我們弟兄是奉了縣太爺堂諭，到這裏來找的老當家的，煩勞二位給進去通稟一聲，就說本縣班頭黃弗秦求見。」溝上人一聽，把箭全都撤回去了。向黃秦二人道：「嘔，原來是二位頭兒，我們可是多有不知，您可別怪罪，您二位稍微等一等，我們進去給您回稟一聲兒。」說完，當下就有兩個人跑了進去，功夫不大，有人喊：「有請。」黃秦兩個便跟著引道的人，走了進去，到了裏頭，見著老當家陳鳳，才要想一套詞兒，誑騙老當家陳鳳，老當家陳鳳微微一笑道：「二位頭兒來得太巧了，您二位要是不來，我就要到縣裏去了，您二位的來意，我已然知道，一定是姓苗的又走了，又來找我去把他拿回來，是這個意思不是？」黃秦兩個一聽，老當家陳鳳，開門見山，就把自己的私意，全都說出來了，也就不敢再說瞎話了，便滿臉陪笑道：「您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們弟兄也不敢在您面前說出假話，這件事就求您多多爲力，幫我們弟兄這一步吧。」老當家陳鳳一聽，哈哈一笑道：「二位頭兒，您這話說遠了，在頭一次我到縣衙，還是爲的老爺所約，現在已然成了我自己的事了，打算不管，都不行了，二位頭兒就放心吧。」兩個一聽，臉上稍爲一怔，老當家陳鳳道：「這個事情，您二位還許有點不明白，你聽我慢慢跟您說，姓苗的從前是吃

綠林飯的，我是早有耳聞，不過我們可沒有鬧破過臉，我也沒看出他有不法的行爲，直到前天縣太爺來找我，我還是半信半疑，未敢深信，本想到大蟒山會一會姓苗的，探探他到底是個什麼人物，及至我才到大蟒山，就看見縣衙那位阮頭兒，屍首掛上山頭，我就知道姓苗的果然行爲不法，不過我還留著餘地，以爲也許是他手底下人幹的，他不知道，准要問了出來，他有個下文，我還是不跟他抓破臉，誰知道才一見面，他就完全拉在身上，並且一再逼我和他動手，我實在忍無可忍，才把他拿到堂上，我可准知道他心裏不服，必定得越獄逃走，我想我們都是練把式的，天下武術是一家，他只要能够畏罪一走，躲開這個地方，也就完了，所以我不等堂上問話，我就回來了，誰知我回來還沒有坐穩，他也出來了，他對縣裏事情倒沒往心裏去，反是跟我結了仇了，就在你們二位未來之先，他派人給我送了一封信來，信上言詞，怎麼無禮，先不必說，最要緊的他就嗔我不該多事，告訴我不必亂逞顛狂，幫着官家當走狗，他現在把官家搬家撇開，要單人和我獨鬥，日子他也定好了，就是本月初十，今天已是初三了，二位頭兒您看，他這不是已然和我鬥上氣了嗎？姓陳的，我向例還沒有怕過誰，要是不敢答應他，就算栽給他了，所以我一口就答應他了，他們來人走後，我一想他現在已是官家要犯，我們不便私鬥，想着到衙門裏再去一趟，請示請示到底是怎麼個辦法，不想二位就在這個時候來了，這個太好了，二位您看這個事情該當怎麼辦？」黃秦兩個一聽，

這個可太好了。當下黃弗一笑道：「老當家的您不拿我們當外人，我們也就不說外話了，他既是要跟您掛門，他就沒把官面放在眼裏，官面兒事情，本來也沒有什麼可以放在他的眼裏，如今要是您不伸手，我們就全都沒有咒念，這件事情，我們也不必回稟老爺，私自就敢做主，乾脆您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如果有用我們的地方，我們什麼事都可以給您跑跑，老當家的，我們就聽您的了。」米先生說到這裏，翟鐵峰哎呀一聲道：「您說的是初十，今天不就是初十嗎？」米先生道：「可不就是今天嗎？」翟鐵峰道：「怎麼連一點都沒有預備呀？」米先生道：「這裏有什麼預備呀，什麼時候，也不能聽見說是陳家溝約朋友幫忙打架呀！」翟鐵峰道：「話雖如此，人家那頭要是另約了呢？」米先生道：「這話也不是說，就算他約個三五十酒囊飯袋，到十個不能打倒他四對半……」，一句話沒說完，外頭有人飛跑而入道：「老當家的您預備，他們可到了！」老當家陳鳳一聽，急問一聲道：「什麼人？一共來了多少人？」莊人道：「來了一共二百來號人。」老當家陳鳳道：「你沒有看見他們頭目是什麼人嗎？」莊人道：「就是先來的那二位，一位姓黃，一位姓秦。」老當家呀了一聲道：「你怎麼說話這麼亂七八糟的？鬧了半天，合着來的是縣衙門裏的不是大蟒山的。」莊人道：「我從根兒上也沒說是大蟒山來的呀！」老當家陳鳳把眼一瞪道：「不用費話，快快去請進溝裏吧。」莊人道：「現在已然進來了。」一言未盡，外頭人聲嘈雜，黃弗

秦秦帶着兵丁們就進來了。黃秦兩個上前請安道：「老當家的，我們又來攬您來了！」老當家陳鳳道：「二位頭兒，多有辛苦，您二位來的意思，一定是來幫忙來了。」黃秦二人一笑道：「那是老當家的那末說，我們可不敢那末說，我們不過是到這裏一則助威，二則我們可以幫您細細綁綁的。」老當家陳鳳哈哈一笑道：「二位頭兒您這番意思，我心領了，不過我可有幾句不知輕重的話，說出來二位頭兒可別惱，前一次我到大蟒山，那是替縣衙門辦差，不用說是二位頭兒，就是誰去，我也得聽着，今天我跟姓陳的定的約會，是我們私下的事，他把我贏了，我讓他，我把他贏了，他得讓我，不拘誰輸誰贏，是我們私下的事，在江湖上都可以說得講得，如果你們二位帶著一幫忙，在旁人知道的，說是姓苗的，曾經殺官，情同造反，你們二位，辦的是公事，當然什麼話也沒得說，倘若有那不朋白裏頭真情的，一定說是我鬥姓苗的不過，所以才約請官面兒，以公濟私，江湖上說出去不好聽。還有一節，我跟姓苗的動手比較，不拘誰輸誰贏，有能耐贏，沒能耐輸，將來還可以練藝報仇，絕不至於鬧出什麼罪名，你們二位帶了這末些弟兄，可全是吃糧當差的，都有花名冊子，倘若不幸之中，傷了一位，碰了一位，那我們官司可就打不清了，這可不是賞臉不要臉，求您二位把這些位朋友全暫時請回，等我們這裏事情完了之後，我再約衆位來這裏湊湊，今天我可不敢留衆位在這裏。」黃第一聽，就知道人家陳鳳不多擾這末一手兒，明知再說也沒益處，便笑了一

笑道：「老當家的說的是。我們原是奉了老爺堂諭，到這裏來助威，既然老當家不願意，我們就回去了，我們也不必在悠山上打攪，我們就要回去了，您這裏辦到什麼樣兒，您可以賞給我們一個信兒，等把姓苗的辦下來，我們好去交差，沒別的，老爺子您就多成全成全我們吧。」陳鳳微微一笑道：「二位說重了，我只要能能够把姓苗的勸過來，我必把他同到堂上，二位頭兒，對不過，改日再見吧！」黃秦兩個又說了些客套話，便又領了那撥弟兄們竟自去了，陳鳳才向翟鐵峰道：「老弟呀，你們可不知道，這撥兒老爺，就是長了翅膀兒的老虎，碰都碰不得，可也惹不得，只有是伊鬼神而遠之，只求他們老爺不找晦氣，也就十分知足了。」翟鐵峰道：「方才姓苗的那封信上，彷彿他可是約了人了，咱們這兒大小也應當有個預備才對不是。」陳鳳微微一笑道：「老弟，我也不是說句大話，姓陳的自從闖蕩江湖，就沒有搭過一個夥計，老了老了，如何再栽那種筋斗，姓苗的他愛約誰約誰，姓陳的絕不再約第二個人幫忙，再說一句您幾位不愛聽的話，你們幾位，既是趕上了，我也不能把衆位趕走，可是我有一件事要求衆位，就是我們這裏事情無論到了什麼時候，衆位可也不用幫忙動手，那樣一來，不是幫我反是讓我難看了，衆位聽明白了沒有？」翟鐵峰胡成一聽，全都暗暗點頭，因為知道陳鳳的心思，不願意把半輩子英名，毀在一件不值的事上，人家那話，也並不是什麼大話，便全都點頭答應，誰知內中有一個人不大服氣，怪聲怪味噁味一笑。正是：放聲一

笑含輕視，莽撞男兒總氣粗。要知笑聲何人？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第九回

報冤仇 苗裕再興兵
急友難 石猛三制敵

大家一聽，這個笑聲兒，不由全都一怔，抬頭一看，樂的這個主兒，正是石猛。老當家陳鳳不由勃然變色道：「怎麼樣？八成兒你有些個不相信吧？傻小子，回頭我讓你聽個熱鬧兒，你就信了。」翟鐵峰一看，陳鳳有點掛僵的意思，也就不便再往下說了，少微沉了一沉，米先生笑了一笑道：「衆位是不知道我們這位陳當家的素性，所以覺得他有些自大的意思，其實他已早有預備，衆位不必過慮，一會兒功夫，就可以看出來了。」胡成道：「這個不倒不必說，我是早已知道，諒一個姓苗的，無名晚輩，他還能够有多大了不得，今天准是吃定了苦子了。」陳鳳果然一聽心裏高興，便哈哈一笑道：「這個您也未免太捧我了，我也不過那末說說，等到了時候，我要有個失閃，還得求衆位多多幫忙，省得老了老了，丟人丟在一個小人手裏。」說着又向胡成道：「你們幾位，到這裏的來意，我還不大明白，現在咱們還沒有事，何妨談一談。」胡成一聽時候到了，便也笑了一笑道：「我們到這裏來，確是有件事，要來求您幫忙，並且是非您不可，這件事只要您一點頭，簡直不算一回事。」陳鳳笑了一笑道：「得了得了，您就不用捧我了，有什麼話您就說吧。」胡成道：「這件事並不是

揆愆，」遂把葛天翔如何追趕王太君，如何到了廣平府，如何到了楊家寨，以及那裏如何失手，王太君不見，聽說到了陳家溝，全都從頭說了一遍，臨完又請陳鳳如何幫忙，陳鳳聽完一怔道：「這個事就怪了，要照你們所說的話，王老太太早就該到了，怎麼我們這裏始終沒見。這倒是怪事，難道是半道兒上又出了什麼岔子嗎？這件事說起來不算什麼，不過周鶴子也太不對了，爲什麼好好一個人，又加到一個什麼會裏？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事嗎？要說我本可以不管，不過你們諸位跟周鶴子他們，都沒有什麼深交，尙肯這末熱心幫忙，我跟周鶴子王老太太，又是親，又是友，焉能袖手旁觀不管，等我這裏事情完了，我們再想一個好點法子，大家走上一趟，成不成不敢說，反正我是義不容辭，不過可有一節，我這個忙一定幫，就是衆位除去我和米先生之外，見了我們溝裏什麼人，可也不用提這回事，倘若說出旁的情形來，我不但不能幫忙，甚至寸步難挪，這件事可務必記住才好。」大家一聽，他已然答應出溝幫忙了，別的不說，有他一個人，足可以把這件事辦了，底下的話，大家也就不問了。當時先謝過了，這才擺酒吃飯，吃飯以後，大家又坐着談天，大家看着陳鳳毫無準備，大家不免都有點啾咕，據他口氣所說，苗裕並不是什麼好惹的人，事情也不是什麼好辦的事，固然他有一身能耐，這樣事他不至於太往心裏去，可是說他一點準備沒有，也未免太把事情不當事，不過知道他的脾氣，大家也就不提了，談了一會兒，天就大黑了，陳鳳向米先生道：「

他們說的什麼時候？」米先生道：「也差不多了。」陳鳳道：「既是那樣，您就辛辛苦苦出去轉一轉，只要把後溝那邊保護住，別讓他們鬧出什麼事來，皆因那邊住的全是咱們溝裏安靜人家，要是叫他們受了委屈，那就大對不過人了。」米先生道：「您交給我吧，後面大概不至有事。」說着向大家一點頭，拿起一根白蠟杆子，竟自去了。陳鳳這才站起身來，向大家一笑道：「我可已然有幾年沒賣過這種力氣了，別聽我說得好聽，回頭可不定准什麼樣兒，諸位可別見死不救啊。」大家一口同聲道：「您太謙了，我們既是到了這裏，只要有看着我們的地方，我們是萬死不辭。」陳鳳才說了一句：「好！」外頭已有人飛跑而入道：「回老當家，大蟒山苗裕已帶領有四五十人，進了溝口！」陳鳳把手一擺道：「請！」報事的答應一聲是，飛跑而去。陳鳳向大家一笑道：「既是人家賞臉到了，咱們也該出去迎接，諸位誰願意躍躍躍躍，跟我走一趟。」大家一口同聲道：「我們都願意去。」於是大家跟了陳鳳，才走出場院，一看前面一片亮光如同白晝，已然有了喊殺聲音，陳鳳哎呀一聲道：「不好！快走！」提身一下腰，就跑下去了。石猛，胡成，翟鐵峰，葛天翔，鄭家燕，狄守寧，也跟着往前跑，眨眼之間，就到了，溝裏溝外，人聲一片，再看陳鳳就到了溝頭了，這時雖是深黑，却因燈籠火把不少，依然看得清楚，只聽前面一片喊殺聲音，順着聲音，可就看見了前面來人不少，往少裏說，也有四五十個，全都是大刀闊斧，明槍亮戟，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

胸脯拔背，全都像個漢子模樣，爲頭的一個，身高不到五尺，腰寬背厚，膀粗頭圓，一張黑紫臉，紫中透黑，黑中透亮，濃眉闊目，手裏使的是一杆大槍，果然够個樣兒，餘者全是高一頭寬一背的朋友，雖然有喊殺聲音，可是並沒有動手，只是看出山裏頭人，已然把山外的人全都攔住了，陳鳳手無寸鐵，已然一躍而前，向那當頭大漢道：「喝！您倒真是有給不爽，實在够個朋友，可佩服得很，只怪我陳鳳事先還沒得信，却是迎接來遲！」苗裕把槍橫道：「陳當家的，您不用說客氣話，我來得太已荒疎，沒得事先通報，實在有個不對，不過我們今天見面，並不是講的什麼禮節，要一槍一刀比勝負論輸贏，咱們這些繁文末節，也就不必說了，咱們武不善作，您說咱們是什麼地方寬綽，請您告訴我們，我們好到那裏領教，您要是把我們全都贏了，什麼話也不說，我跟您攬案打官司，叫您去擎功受賞，倘若您要有個失手，落在我們手裏，對不過我這場官司，只有偏勞，求您給我打一趙吧，並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可以把實話全都跟您說了，我們這次一共約了有百十多位朋友，一半兒是到了這裏，一半兒已然到了縣衙門，不敢說是殺官造反，那種狗官，留着也是給老百姓添害，不如把他去了，倒是好事，老當家的，你雖沒心稱官，無奈何這裏人位不够分配，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你要真有本事，趕緊動手，別的話不說，你把我們先全都打倒，趕緊再奔縣衙門去當官差，也還不晚？老當家的，你就動手吧。我今天特意前來領教！」陳鳳一聽，可了不得了

，他不拘來多少人，準要全是到這溝裏來，不是說句大話，絕不怕他，他們現在這一分兵兩路，到了城裏頭，殺官放火，大燒大槍，臨完把自己名兒一留，這個可了不得了，不用說現在分不開人，即便分得開人，也來不及了，這可不怪我意狠心毒，全是你們招出來的，今天我是大開殺戒，有一個殺一個，有兩個殺一對，我把你們全都殺了拿了，就是一個老大證據，要是放你們跑了，這場官司我可有點打不起，想到這裏，心就橫了，嘿嘿一陣冷笑道：「姓苗的，你幹得太漂亮了，人家都說你是山賊習性，今天一見，果不其然，姓陳的原沒有打算把你們斬盡殺絕，今天你自己吐出活供，這可就怨不得我了，姓苗的，你就拿命來吧！」說話時候，聲音發顫，渾身直哆嗦，這氣就大了，苗裕一看，就知道成了，便又捧笑一聲道：「姓陳的，這不是拿大話贏人的地方，得拿能耐本事贏人，你有能耐，只管動手，怕你的也不敢來了！」一句話沒說完，旁邊有人搭話道：「苗大哥你給我看點兒，看我過去把姓陳的拿住，就省了你們大家的事了。」跟着人影一晃，從人羣裏走出一個來，身高八尺壯，黑臉圓眼，一部連鬚絡腮鬍子，渾身穿青掛皂，手裏拿着一根鎖鐵杵，腆胸一墊步，就到了跟前，用手一指陳鳳道：「姓陳的，你不認識我吧？我可認識我，我姓于名紀，別號人稱混世魔王，別走，接杵！」噫的一聲，杵就照着陳鳳胸口砸去了，陳鳳一閃身，一杵砸空，陳鳳正要還手，就聽有人在後邊喊道：「老當家的不用生氣，諒他們這一羣無知土棍，還能反

到天邊兒上去，悠閃一閃，看我的！」一拉陳鳳，他就逃出去了。陳鳳一看，正是野羅漢胡成，心裏又是高興，又是駭怕，在起初的意思，以爲他們至多不過到這山上來瞎攪一頓，憑自己的能耐，跟有兩個硬幫手，准知道什麼事也鬧不大，所以皆因他知道這一般人，全都是練把式的，沒有一個是好脾氣，如今見自己家裏鬧了事，這些人絕不能當時就走，必要幫着自己，打這末一場熱鬧架，自己無論受了怎麼傷，不怕是傾家敗產，那是自己找出來的，絕無可怨，倘若要是叫這撥兒朋友，受了一點委屈，那就叫對不起人家，因爲這末一想，所以才故意說出那末兩句不好聽的話，所爲是把這撥人乾走，沒有想到這撥人有事求他而來，如何能走，他一看大家不走，就知道這件事不好辦了，可是也沒有法子把這撥人轟走，只好是聽其自然，及至人來一報，苗裕進溝，陳鳳頭一個就下來了，所爲是見一個打一個，打他們一個頭陣，他們知難而退，也就完了，萬沒想到，這回苗裕是拼着命幹的，不但是約了不少人幫他攪陳家溝，並且弄了一撥人兒進城殺官放火，他一聽就知道完了，別瞧平常武功那末好，敢情一着真急，一動真氣，當時手腳全都不聽使喚，渾身連一點勁兒都沒有了，于紀過來勸了一杵，雖然躲開，可就想起還手來了，正在一怔，後頭有人出去，回頭一看，正是胡成，心裏高興，這幾個人還真來巧了，要是沒有這幾個人，今天事更不好辦，駭怕的是，賊人來的太多，少微一大意，要是叫他們跑了，以下的可就不好辦了，想着想着渾身越覺不

大得勁，可就不敢再逞能了，往後一撤，胡成就出去了，于紀一看陳鳳退後，換出胡成，他心裏不高興，便狂喊一聲道：『嘿！你這小子，怎麼那末討厭，我鬥的是姓陳的，你出來幹什麼？』胡成一笑道：『朋友，你這就不對了，我跟你講講，你是來替朋友幫忙的，我也是來幫朋友的，許你幫人家，就許我幫人家，你憑着什麼不讓我出來，再者還有一樣，像你這個樣兒的，打不了兩個照面，你就得認敗服輸，你死在誰的手裏不是一樣，難道你非死在姓陳的手裏，你進不去鬼門關嗎？傻小子，你太想不開了，我告訴你，死在誰的手裏，也是一樣，來吧，早動手，早還招，我早點打發你進鬼門關，去晚了回頭掛不上號，你可別後悔。』于紀一聽，哇呀呀一聲怪叫道：『好小子你氣死我了，別走，接杵！』唿的一聲，杵掛着風就下來了，迎頭一砸，胡成跨步一閃，一杵走空，于紀一撤杵桿，翻頭獻攔，照胡成腦袋上就砸，胡成跨身一閃，杵又走空，于紀單手一拉，就地一揮，胡成提身一蹤，杵從腿下過去。于紀往上一提杵，雙手一掄，便砸胡成腰膀，胡成哈哈一笑道：『姓子的，三招已然讓過，我可要對不過了！』隨說隨撤身，身子往後一仰，肚子灣下去足有二尺多，這一手兒叫做『鐵板橋。』杵就從肚子上過去了。不等他再往回撤傢伙，提腰一轉，雙腳就起來了，橫着一踹于紀肚子，于紀往前一搶，再打算往回撤可就易了，喊聲：『不好！』兩隻腳就全踹上了！噹噹兩聲，噉咚一聲，鐺哪一聲，于紀扔傢伙摔倒。胡成哈哈一笑道：『姓子的，你不

用駭怕，你家羅漢爺不要你這條狗命，慢慢走，我可不送了。」于紀吭哧半天，拾起傢伙來，一步一蹭走了回去。胡成用手一拍胸脯道：「大蟒山的把瓢子你聽明白了，我們可是手下留情，不願跟你結怨，你們就快快回去吧，省得傷了江湖的意氣，朋友的面子，你們要是執迷不悟，只怕事到臨完，悔之晚矣！」一句話沒說完，有人一聲怪叫：「呸！放你娘的狗臭屁！我今天管教管教你！別走接傢伙！」話到，人到，傢伙到，一劍已然當頭砍下。胡成是久走江湖，什麼事兒，都經過見過，一看于紀是個渾人，不願意上來就把他傷了，所以一半兒調笑，一半兒讓他受點傷，叫他知道一點厲害，真沒有傷害他們一點的意思，于紀被踹了回去，胡成正想借着這個碴兒，叫大蟒山的人知難而退，沒有想到還一個字沒有說出來，話到，人到，傢伙到，一口寶劍已然由頭上砍了下來，也就是胡成，功夫深，能耐好，一看傢伙到，知道再要甘心退讓，必要身受大傷，便把他的狠勁兒招上來了，一邊斜身閃，一邊就把隨身帶的鐵蒺藜掏出來了，這種傢伙，是一種鐵打的，三面有稜，稜子頭兒上是一個三角尖兒，尖兒的底下，有一個小窟窿，小窟窿裏頭有一種毒藥，這種毒藥，只要見了血，當時麻木，不到一個時辰，傷口就要潰爛，並且是毒性極大，傳得最快，不到一個對時，毒氣攻心，神仙難救，這種暗器太兇，如果使用一多，於道德陰功有碍，所以輕易不使，今天一看這一撥兒亡命徒，絕不是善言好心能退，又加上出來這個手兒不怎麼體面，抽冷子一聲兒沒言語，過來掄劍就剝，還未免

差一點兒，把胡成氣兒往上一撞，狠勁也招上來了，可就想起自己這獨門暗器，借着斜身一閃，一抖手就把蒺藜摘到手裏，蒺藜上頭有環兒，環兒上頭有繩子繫着，用手挽住了繩子，把蒺藜扣住，看準來人肩膀子叭的一抖，蒺藜就抖出去了，那人也知道不好，才喊了一聲「呀，這一蒺藜就打上了，正在勝尖子上，哧的一聲，就打進去了，那人就覺得半身一麻，要往回跑，沒來得及，哎咚一聲，噲哪一聲，人倒傢伙出手，胡成一扯繩子，蒺藜收回，哈哈一笑道：『你們還有真本事的沒有？可以出來。走個三招兩式，如果全是這些酒囊飯袋，依我說就可以不必多此一舉，趁早兒回去是正理，免得丟人現眼，反而不美。』苗裕一聽心火往上一撞道：『來人休得張狂，待我來會你一會。』說著一抖手裏槍，就要往前搶了，後頭又有人喊：『苗大哥，您先等一等，我要給我們老三轉轉臉，說着話從後邊又轉過一個來，一身紫衣裳，紫臉膛，七尺身高，扇面兒身形，上身寬腰裏窄，十分精神，手裏一對狼牙棒，雙棒一磕，到了胡成面前，用棒一指道：『來人是誰？怎敢連傷我的兩友？』胡成趕緊一笑道：『你要問我，在下胡成，方才已經說過了，想是您沒有聽見，請問您是那一山那一寨那一家的大英雄？何妨談談，也讓我多知道一位朋友。』那人一聽，微微一笑道：『我說您使出來這種傢伙這麼眼熟呢，原來不是外人，我提一個人，大概您也許有個耳聞，這位朋友姓花名固字子遠，別號人稱小玄壇，您可知道？』胡成一聽呀了一聲道：『那不是外人，是我

表弟，您怎麼知道？」那人一笑道：「如此一說，我也不是外人了，在下姓姜名宗，人送匪號叫紫豹子，您可曾聽花固提過。」胡成一聽，就是一個冷戰，不是別的，這個人真可以說是名頭高大，他不是這邊的英雄，他享名在奉天關外長白山一帶，這個人不但武功好，還能寫一筆好字，做得好詩，雖吃綠林飯，可不幹殺人放火的事，在關外幾省，只要提起紫豹子姜老大，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只不知他和苗裕是怎麼認識？怎麼肯的這怎出力？不管怎麼回事，反正他是幫苗裕的，這個不能不防備，要照這個名兒說，人家比自己高得多，無論如何，不敢說是有把握准能贏人家，不過真要是輸給他還輸不得，陳家溝後邊沒有幾個人，自己一敗，就是石猛翟鐵峰也不能看長，那樣一來陳家溝苦子可就大了，心裏發慌，嘴裏還不能說，只笑了一笑道：「嘔，原來您就是關外的姜俠客，實在對不過，恕我眼拙，只不知姜俠客，不在關外享您的清福，來到這裏幹什麼？」姜宗一笑道：「您這話說錯了，您這末問我，我要也這末問您，您又當說什麼？費話少說，我們的人已然傷下兩個了，您再把我踢躺下，我好回去交差，胡羅漢，請您發招嗎！」胡成一聽，就知道絕不是話能說回去的，並且還知道自己准不是人家對手，不過已然攢在那裏，可也就說不上不算來了，雙手一拱道：「既是姜爺想要賞招，在下正好偷學兩手兒，您賞招吧。」姜宗把雙棒一攏道：「胡大爺，您怎麼沒帶傢伙？」胡成道：「不瞞您說，實在是出來的太忙，忘了帶傢伙了，您先賞

招，我跟您走兩趟，如果不成再取傢伙不晚。」姜宗一聽，口氣不小，他可不掛氣，因為他也知道有這未一個野羅漢胡成，准行不准行，固然不敢說一定，可是也不敢說是自己准贏無輸，一聽胡成說完，便笑了一笑道：「既是這樣，請吧！」雙棒一磕，喀哪一聲響，棒分左右，一隻奔胡成肩頭，一隻奔胡成迎面骨，胡成就知道他這棒使得有功夫，不敢怠慢，側身先躲上頭這一隻，跟着又一跨腿，把那一隻也讓過去了，姜宗不等胡成換招，雙棒一併，往起一舉，便往頭上砸來，胡成一看，跨步往旁邊一閃，雙棒一空，棒兜音風橫着就撲了面門，胡成大坐腰，雙棒從頭上過去，不等胡成往起站，雙棒往回一涮，當頭又復砸下，胡成就知道不好，急忙往後一仰，上頭棒穩住了，姜宗上步一墊脚，抬起腿來，橫着一抽，胡成再打算躲，可就躲不開了，嘖的一聲，正正抽上，胡成一幌兩幌，出去好幾步，回頭一抱拳道：「承讓，承讓，謝謝了！」姜宗也收棒一笑道：「得了，得了，還是您手下留情，改日再謝！」石猛就待不住了，斜身一幌膀子，從腰裏摘下兵器，是一對練子鎗，嘩哪一響，錘便像兩粒寒星一般，射了出去，往回一撒手，又把雙錘抓住，向姜宗一點頭道：「小子，你把我朋友打回來了，對不過，我也得照樣兒把你打發回去，小子，你有什麼能耐，你就施展吧。」姜宗一脚踢出胡成，心裏還真是高興，因為胡成也是成了名的英雄，居然被自己踢出去，這頭一陣總算不含糊，心裏才一高興，就聽有人連嚷帶罵就出來了，一聽說話的這個味兒

，就知道是個渾人，心說我沒有功夫跟你說費話，最好咱們就是手下見輸贏，比什麼都好，心裏想着，手裏棒就下去了，因為一時大意，他就忘了問石猛姓什麼叫什麼了，他要知道他是石猛，無論如何，他也不能過來就動手，即便動手留上一份兒神，也不至於讓人家給打了回去，就是一時放大氣，沒把石猛看的眼裏，以致當場落敗，還傷了一隻胳膊，雖是抱恨終身，已是於事無補了，手裏棒去得真急，呼的一聲，帶着風就過去了，直取石猛的太陽穴，石猛一看棒到，大坐腰，棒從頭上過去，石猛可不像胡成，不容姜宗第二次緩手，往起一長身，手裏雙鎚只一抖，就聽嘩啦一聲，雙鎚齊奔胸口，姜宗萬沒想到石猛會有這末快手，聽見嘩哪一聲，再打算往回撒傢伙，可就來不及了，喊聲：「不好！」打算往回一撒身，無奈石猛傢伙來得太快了，沒容他轉身，雙鎚實拍拍就砸下去了，姜宗一看不好，砸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得殘廢，無論如何，事到如今，能躲開一邊說一邊吧，兩個鎚全奔的是胸口，他偏着往右邊一閃，這右邊鎚正砸在左邊膀環子上，嘩的一聲，哧的一聲，哧的一聲，雙鎚一聲，又是嘩的一聲，又是嘩的一聲。一鎚正砸在膀子，哧的一聲，姜宗膀子折了一根，哎呀一聲，姜宗一疼出了聲兒，嘩哪一聲，雙鎚出手，哧的一聲，姜宗絆倒，石猛勁頭兒也用猛了一點兒，人也跟着往前一搶，嘩的一聲，鎚砸完了人，又往地下砸去，正砸在姜宗傢伙上，所以又是鏗的一聲，姜宗一倒，石猛哈哈一笑道：「我當着你們都有什麼特別能耐，原來不過如此，

對不過，我今天要取你的狗命，也好讓你們來人知道陳家溝不是好惹的！」說著往前一步，一甩手裏雙鎚，喊聲：「閉眼吧，朋友！」噹啷一聲響，雙鎚一磕，實拍拍便往姜宗腦袋上磕去，猛聽有人喊：「別動手，不許，還不快快退回去，留神我用藤杆子抽你。」石猛一聽，哎呀一聲，真是亡魂皆冒。石猛是個渾人，什麼東西，他要是怕，也就不怕了，他要是怕起來，那簡直就叫沒有解說，刀槍他倒不怕，他可就怕聽藤杆子，如今一聽「我拿藤杆子」，他就傻了，他准知道他那個管主兒到了，不由就是一哆嗦，雙鎚可就撤回來了，抬頭一看，什麼人也沒有，這個功夫，苗裕可就派人把姜宗搶回去了，苗裕過來道：「大哥您覺得怎麼樣？」姜宗臉跟白紙一樣，不住繃眉道：「大哥，對不過，小弟學藝不精，給哥哥丟臉，我這隻胳膊，已然折了，絕不能再好，這個您倒可以不必難過，總是小弟命該如此，我求大哥一件事，我在這裏，可是什麼忙也幫不了。並且往這裏一躺，於咱們這撥兒兄弟心氣上可大是不好，我算是求您，您把我送回大蟒山，能够咱們估個贏字，那自是再好沒有，倘若不能大獲全勝，您也趕急回到大蟒山，咱們弟兄還有話說，無論如何，我也能够想法子，把這仇全都報了，苗大哥，您把我給送回去吧。」苗裕一聽差點沒哭出來，人家姓姜的，跟自己並不够什麼好朋友，就衝朋友一約，到這山上，真是捨死忘生這末一幫忙，事到如今，受了人家一傢伙，已然傷去一臂，練把式的人，指著就是五官四肢，如今胳膊這一完，

簡直就算廢了，這總是緣於給自己幫忙，才落到這般光景，實在可慘，本想叫他在這裏看一看，等我把他仇人拿住，叫他親眼得見，好消這一口心頭氣，如今他既是一定要回去，那只好把他送回去吧，當下向姜宗一點頭道：「大哥您既是不願意多看這種情形，您回去休息休息也好，我叫他們把您送回去。」說着便找八個人，四人抬着一個，連方才那個受痰藜傷的，一塊兒全都抬回大蟒山，這些人一走，石猛炸了：「什麼人冒充三禿子，瞪眼吓人，我跟他沒完，小子兒，你們有能耐過來咱們比比，瞧瞧到底誰行誰不行？」石猛這裏一賣味兒，苗裕這邊又惱了一個，提身一蹶，燕兒一樣，就到了場子當中，向右猛用手一指道：「渾小子，你先用胡吹亂嚷，你要是好小子，我過去你可別走？」石猛一拍胸脯子道：「怕了你的，姓你那個姓？你先說說你叫什麼？我把你弄扒下，回頭見了我們老當家的，也好去回稟他老人家一聲兒。」那人一聽，他還懂得這些亂七八糟呢，不由一笑，便點點頭道：「嘔！你要問我，我姓張，簡名一個濟字，江湖人送外號叫蝴蝶張三，便是在下，小子聰明白沒有？」石猛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活該倒霉，你也不打聽打聽我叫什麼。」張濟道：「你不是叫石猛嗎？」石猛道：「對呀，你可知道我的外號？」張濟一搖頭道：「我不知道，你何妨說說。」石猛一笑道：「江湖人送我外號叫花狸貓。」張濟一搖頭道：「不知道。」石猛一笑道：「什麼你不知道，聽我告訴你，我這就叫一物降一物，我這花狸貓，單撲的是蝴蝶，

今天正好碰上，您就是蝴蝶，您瞧這不是送上門來的買賣嗎，您還走嗎？接傢伙！」噹哪噹一陣響，雙鎚碰張濟太陽穴，張濟輕身一迸，讓過了雙鎚，雙手一倒，傢伙就出來了，原來是一根繩子相彷彿，純是鹿筋擰的，有三尺多長，頭上有一個疙疸，疙疸上有一個銅圈，從圈裏可以出來一根釘子，那根釘子，專能破一切硬功夫，並能點周身穴道，沒有真功夫的人可是使不了，張濟把傢伙往外一伸，不用說石猛本人，連翟胡幾個，都知道石猛輸了，傢伙就輸到了家了，可是還沒見輸贏，只好是看着吧，就見張濟扯出傢伙來，並沒動手，石猛就氣不住氣了道：「小子！別耗着，我還有正經事呢。」說完雙鎚噹哪一響，上鎚前胸，下鎚小肚子，張濟一見鎚到，大跨步，回頭一看，兩個鎚就全空了，沒等石猛撒鎚，手裏傢伙一甩，噹的一聲，便如一條活龍相彷彿，直撲腿根，石猛就知道不好了，不知敵人招數，兵家大忌，打算往回撤，可就來不及了。正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要知石猛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小小衝鋒守寧還能
切切情急陳鳳失手

兩下裏一動手，胡成就向翟鐵峰道：「石爺輸了。」翟鐵峰道：「您怎麼看出來？」胡成道：「他輸在傢伙上了，他平常使的是雙筆，今天也不是爲了什麼？又換了鎚了？他這一使鎚准輸。」翟鐵峰道：「真的，他什麼時候，又換上了鎚，我真不知道，咱們瞧著吧。」正說著，只見張濟傢伙一躍，那種傢伙，見硬就拐灣，嗖咚一響，就把腿纏住了，使勁一拽，石猛站不住，嗖咚摔到，張濟哈哈一笑道：「姓石的，你嘴上舒服了半天，還是貓吃蝴蝶，還是蝴蝶吃貓？小子，別走，今天要你的命！」單手一掄，那根傢伙的疙疸，便已當頭打下。翟鐵峰一看張濟拿出那根傢伙，就知道石猛不是人家對手，可沒想到會那末快，及至一聽那邊嗖咚一響，急忙看時，只見石猛已然躺在地下，方才說出一聲不好，張濟手裏傢伙已然往石猛腦袋上砸下去了。站得離着又遠了一點兒，打算再往前去給截住，已然來不及了，不由長歎一閉眼，准知道石猛是完了，就在這末一眨眼功夫，猛聽身旁有人喝喊聲音：「呀！姓張的，你別得了便宜還要賣乖，小太爺今天要管教管教你！」不由一怔。心說這是誰呀？急忙睜眼看時，正是狄守寧，心裏說這個孩子真是不知道事情，自己人已然落在人家手裏，說好話還不定怎麼樣，你現在這麼一來，往上一攻人家的火，沒別的，自己人早死一點

兒，正要攔他不讓他滿嘴胡說，就見狄守軍把把手一抖，咳叭一縷白光，直奔張濟面門，張濟正拿手裏傢伙往下抽打，萬沒想到會有人出來使出來這末一下子，也聽見響了，傢伙也到了，一看這個玩藝兒直奔咽喉，准知道打上必不能輕，趕緊往旁邊一閃身，咽喉是躲開了，嘍的一聲，正打在左肩頭，別聽人小，打出來的傢伙不大，敢情真快真厲害，唻的一聲，傢伙就進去了，只覺渾身一酸，知道不好，趕緊一撒傢伙，斜身一縱，跳了出去，向右猛一笑道：「這回便宜了你，咱們回頭再見？」提腰一縱，回到自己那邊，伸手把傢伙往下一，這才看明白，原來是一根鏢相仿，可沒有鏢那末長，頭兒很尖，根兒很粗，仔細一看，在尖兒上鑿着許多小眼兒，輕輕一磕，掉出許多白面子藥，就明白自己是受了毒藥暗器了，當時心裏轟的一聲，跟著就覺渾身益發酸軟，心裏明白是這種毒藥發作，就是沒有法子解救，心裏一急，氣一衝，不但覺乎發軟，並且覺得滿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癢，簡直說不出來够多麼難受，手裏搔着這塊，那塊兒又癢癢，手搭一邊，下邊癢癢，搔左邊右邊癢癢，簡直說周身上下，五官四肢，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鑽心奇癢，先是皮膚外頭後來爽得連裏頭都癢癢起來了，搔是沒有兒搔，不搔又忍不住，當時都快哭出來了，苗盾這時也瞧出來了，趕緊過來問道：「兄弟，你覺乎怎麼樣？」張濟嘴裏不住喘道：「我難受，我要癢癢死！」說着說着咳唻一聲，摔倒地上，便在地上打起滾來。苗盾乾着急沒有法子，用眼一瞪狄守軍，就要近出

去，在苗裕心想，這個孩子，既是預備了這種暗器，他是必有解藥，過去把他拿住，自然就可以有救，方要往外縱身，後頭有人咳嗽一笑道：「苗當家的，你要幹什麼？不必着急，這種病我可能破。」苗裕回頭一看，只見這個人，身量本就不高，至多到不了四尺，小頭，小臉兒，小鼻子，小眼兒，越發顯出這個人是瘦小枯乾，尤其是臉上瘦得連一點肉兒都沒有，撮腮幫子，尖下巴頰兒，臉上顏色是黑，黃，綠，嘴裏牙是紫，亮，灰。縮著肩膀，幌着腦袋，跟人說話，彷彿都沒有底氣，這份兒可憐樣兒，實在令人難受，苗裕他可知道底細，雖是這種神氣，可是絕不敢小瞧他，這個人還是別位朋友給轉約出來的，家住雲南省大理縣大竹山苦梅庵，雙姓歐陽，單名一個鏡字，別號人稱小黑猴烟雲大聖，軟硬功夫好，就不敢小看人家，趕緊一笑道：「既是您能够給治，那是再好沒有，急不如快，您趕緊就給辦一辦吧。」歐陽鏡一笑道：「苗當家的不用着急，不用說就是這點瘡癩，咱們這個藥，不敢說是起死回生，反正有氣兒的，咱們就治得了，您且退後一步，聽我用一回給您看一看！」歐陽鏡先說了半天，誰也沒有把他的話往心裏去，只見歐陽鏡一伸手從腰裏掏出一個小瓶兒來，拔去塞子，往手心上一磕，倒出一點面子藥來，到了張濟面前，張濟這時已然癢得遍體是血，力竭聲嘶，苗裕一看不由好慘，差點兒沒有掉下淚來，歐陽鏡一推苗裕道：「當家的，您躲開一點兒，這個不要緊，准保是藥到病除。」說着過去把黑面倒在張濟嘴裏，摘下水葫

蘆，拔去瓶塞兒，對准嘴裏一倒，那藥就下去了，只聽張濟肚子裏咕嚕咕嚕一陣緊響，響過之後，彷彿要吐，站還沒站起來，就吐出來了，哇的一聲，吐出來有黃，有白，有綠，有黑，有紅，有紫，五顏六色，翻江倒海一般，竟自吐了出來。這股味氣，簡直是要多難聞有多難聞，大家站在那裏，正聞上風，慌不迭便往旁邊一閃，歐陽鏡過去一扶張濟道：「兄弟你還覺得瘡癢嗎？」張濟一搖頭道：「瘡癢好像是止住了，就是頭暈惡心，也不好受。」歐陽鏡道：「那個不要緊，是這藥力量，只要毒氣全淨了，就什麼事都不用着急了，苗當家的，您先把您這位朋友往旁邊扶一扶，等我來會他們一陣。」苗裕一聽，心裏高興，准知道歐陽鏡手裏有兩下，過去動手，雖不能說是完全打敗，怎麼樣也得弄躺下三個兩個的，當時便一笑應道：「既是歐陽兄願意過去，再好沒有，小弟我給您觀敵略陣。」苗裕過去把張濟往邊一攙，歐陽鏡就把襟袋拉出來了，原來在衣襟底下掖着一把折鐵片兒刀，刀身兒不長，不過一尺四五，看去也不顯亮顯快，他把刀往手裏一拿，微微一笑道：「在下歐陽鏡，乃被朋友所約，到此幫幫場子，那位有真功夫，可以請過來，我可以當面領教幾手兒，不過話要說在頭裏，要是沒有真能耐，自問不怎麼樣的主兒，乾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可以在那旁邊歇着，不必過來，因為刀槍無眼，不是鬧着玩的，腦袋掉了，打算再安上去可就辦不到了。」一句話沒有說完，就聽有人一聲喊道：「什麼仇要的，胆敢口出狂言，別走，接傢伙！」唳叭一

聲，一縷白光，直奔歐陽鏡，翟鐵峰一看歐陽鏡出來，心裏本就含糊，准知道這個小子鬼計多端，既敢出來，說不定就許身有絕藝，自己一共來了三個人，就剩自己一個人沒出去，不管他有什麼能耐，也得應當自己出去來他一陣才對，正在尋思，忽然身後有人喊，不由吓了一跳，回頭一看，正是小孩兒狄守寧，差點沒喊出聲兒來，心說這孩子胆子可太大了，這種局面，你一個小孩子，何必出去冒這末大的險，一個弄不好，當時就能身首異處，這事兒可太懸了，心裏雖是這末想着，可是說不出話來了，一看小孩兒一揚手，唵叭一聲，一縷白光，直奔歐陽鏡，就見歐陽鏡微然一笑，肩頭一低，那暗器便走空了，歐陽鏡順着後頭一抄，便把那暗器抄在手內，叭的一聲，往地下一扔，哈哈一笑道：「娃娃，你這孩子可是太頑皮了，怎麼一聲兒不言語，便用暗器傷人，真乃無禮，小子，我看你是個孩子，不能與你一般見識，趁早兒給我躲開，我要跟你們那邊大號兒的動手較量！」狄守寧一看，沒有打着歐陽鏡，心裏本就不痛快，再聽歐陽鏡嘴裏一說閒話，他可就不高興了，小腮幫子一鼓，小臉兒一紅道：「呸！你個臭要飯的，真不要臉，小爺我今天要管教管教你！」說着話往外一迸，翟鐵峰一把沒揪住，狄守寧就迸出去了，單手從腰裏一抖，噯噥一聲，傢伙就出來了，約有三尺多長，彷彿像十三節鞭，可不是鋼鐵打造，完全是藤條所結，一共總有二十多節，每一個節兒當中，都有一根藤環兒，在儘後頭有一個藤子把兒，小孩兒一抖手裏傢伙，迸過去照歐陽

業迎頭一抽，歐陽鏡往旁邊一閃，立手裏刀往上就削，哧的一聲，削個正着，沒想到這種東西是軟中硬，刀子一磕，嘖嘖一聲，又回去了，歐陽鏡就吓了一跳，誰知道這個小孩兒不好惹，正要打算退步，也掬自己的暗器，沒想到小孩兒手太快，嘖嘖一聲，傢伙纏歐陽鏡雙腿，歐陽鏡往起一縱，讓過傢伙，才要斜身往下落，傢伙又回來了，身子懸空，打算再躲，可就不易了，一下子正纏上，小孩兒使勁裹住了往懷裏一拽，歐陽鏡那裏還站得住，嘖嘖一聲，竟自摔倒，小孩兒哈哈大笑道：「歐陽俠客，您受屈了，對不過，請您起來，別瞧我是小孩兒，我可不打躺下的。」翟鐵峰一聽小孩兒說話不好聽，才要攔他別說，叫他回來，就見歐陽鏡往起一迸，一抬手，哧的一聲，一團紅光，直撲狄守寧而門，狄守寧躲閃不及，正中間，哎呀一聲，便往後倒去，翟鐵峰可不能再等啦，急忙一縱身，往前搶去，嘴裏還嚷着：「別動手，我來了。」歐陽鏡往後一撤身，又是微微一笑道：「得了，我決不傷他，只管把他弄回去，我鬥的是你！」翟鐵峰道：「好，我先把他送回去，有什麼話咱們兩個當面說。」說著一回頭要過去往回挽狄守寧，却見葛天翔鄭家燕兩個已然連拉帶拽的把狄守寧架回來了，不由暗暗點頭，一正臉向歐陽鏡道：「歐陽朋友，我可不是怕了你，我有幾句話咱們先說在頭裏，咱們都是幫朋友的忙，誰有能耐誰露臉，誰沒有能耐誰丟人，像您方才來得那一手兒，可不體面，您要還是使您那種傢伙，乾脆說我願甘拜下風，絕不跟您過手，如果您要是

一手一式比試比試，我可以陪您走個三招五式，不怕我輸給您，總怨我經師不到，學藝不高，就是死了也是無怨，不知道您除去那種傢伙之外，還有什麼真正高的能耐？」歐陽鏡一聽，黃臉上露出一點紅來道：「朋友，您這話說錯了，我既是被朋友所約，當然不能當時撈下就走，至於說練把式，講究把人打倒了算贏，什麼使什麼傢伙，別人誰也管不了誰，您有什麼能耐，您也只管使，我也陪着，您要是不願意跟我動手，您也可以請回，那我也不敢勉強，朋友，功夫不多，您還是別就攔著。」翟鐵峰說這套話，他倒不是真怕歐陽鏡使那種暗器，他怕歐陽鏡還有什麼別的傢伙，自己一個不防備，就許栽個筋斗，因此才跟他這末說，及至聽他說完，知道他就是仗著這種暗器，並沒有什麼特別能耐，可就放了心了，遂微微一笑道：「姓歐陽的你太傻了，你以為我真是怕了你，告訴你說，不用說就是您這一點雞毛蒜皮算不了一回事，就是再比您高一頭，寬一背，姓翟的怕過誰，你既仗着那類下三濫的玩藝兒逞威風，那太好了，來，來，來，您就施展施展，我要領教領教。」說着左手一幌，右手當胸就是一掌，歐陽鏡一看掌到，斜身一閃，讓過這一掌，提手裏刀往上一削，翟鐵峰手又撤回去了，歐陽鏡不等翟鐵峰還招，手裏刀一順，便往翟鐵峰當胸擱去，翟鐵峰也是一側身，刀子從前滑過，翟鐵峰一墊步，右手一幌歐陽鏡面門，歐陽鏡往後一仰臉，翟鐵峰步兒就擱上了，左手就把歐陽鏡拿刀的那隻腕子攔住，猛的往下一磕，喊聲「開！」歐陽鏡手腕子一發麻，

刀就拿不住了，喀噠一聲，小刀兒掉在地下，歐陽鏡方在一怔，翟鐵峰橫脚一踢，正在歐陽鏡軟膀上，踹個正著，歐陽鏡哎呀一聲，咚咚倒退出去有三五步，一幌兩幌，才算站住，歐陽鏡手一拍肚子，長嘆一聲，暗器也沒掏，向苗裕一點頭道：「苗大哥，我本來幫你到底的，不過人強我弱，自問不是他人敵手，久戰絕不能贏，對不過，我可要先走一步了。」說完也不等苗裕再說什麼，一轉身竟自去了，不但苗裕看着可怪，就是陳鳳這一般人，也全都瞧着可怪，陳鳳沒出來之先，以爲苗裕所約，當然離不開江湖道，准要是一刀一槍，一招一式的過場比過贏，別的不說，就是苗裕來的這一堆，還真不是陳鳳一個人的敵手，及至才一動手，一看來人不是什麼正路人，心裏就犯上啾咕了，使的兵刃暗器，全不是通常大路，這玩藝真要是功夫一長，自己准拜下風，旁的都不要緊，這一家人可了不得，陳家溝幾百戶人家，要是全都落在賊手，那豈不是大糟特糟，正在沉吟時候，忽然歐陽鏡被翟鐵峰一脚踹倒，以爲他一定要用不體面的傢伙，誰知事出意料之外，歐陽鏡並沒有往下再鬥，一蹶腳他會走了，心裏納悶，忽然想起，何不趁着這個時候，自己出去，把大蟒山的人打倒十個八個，他們自然胆怯一退，豈不甚好，想到這裏，抖丹田一聲喊道：「翟老弟，你先靠後歇一歇，等我來把他們打發回去。」說着話一擰身就迸出去了，翟鐵峰這時候正在不得主意，准知道苗裕這回約的人，雖是雜亂，可是手底下都不太軟，別瞧自己一脚踹跑了歐陽鏡，瞧那個小子

的樣兒，可也不是什麼好惹的，底下准還出什麼事，自己雖不知道，可是絕計不能就這末善罷干休，當然底下還許有事，自己到這裏來是個客位，無論如何，也別給自己找些麻煩，不如善退一邊，看看動靜，再說旁的，不過自己就是這末樣兒往下一退，一點台階兒也沒有，未免透着虎頭蛇尾，正在不得主意，一看陳鳳進出來了，正合心意，便趕緊往旁邊一閃道：

「怎麼老當家的，也要跟他們玩一玩，可小心點兒，他們這夥子可不大體面。」陳鳳一點頭，翟鐵峰就退回去了，陳鳳往前走了兩步，向苗裕一拱手道：「姓苗的，你今天來到我們陳家溝，你可是個客位，我本應當把你讓了進去客禮款待，不過你今天的來意，既是不善，咱們也就不必再說客氣話了，你有能耐贏得了我，我的陳家溝就數了你了，你要是輸給我，對不過你在衙門裏現的底案，這場熱鬧官司，自有你自己去打，好朋友，你就進招吧，我願意給你接招！」苗裕一聽，心裏未免有點啾啾，自己確是人家手下敗將，昨天沒有得手，今天也照樣兒得不了手，如果自己一個落敗，自己可是頭腦人，那可就亂了，如果自己不肯過去，功夫一大被朋友看出來，也不是意思，正在爲難，後頭有人搭話：「苗當家的，你別爲難，等我過去把這個老小子弄躺下，省得他以老賣老冒大氣兒。」苗裕回頭一看，這個人正是自己約的好朋友，山東濟南府齊東縣濟家莊有名的好朋友，姓齊名仁號志漢別號人稱火煉金剛，功夫特別好，並且是一世童子功，刀槍不入，寒暑不侵，水旱兩路數得着的朋友，便笑

了，一笑道：「有勞您一趟吧。」齊仁一擺手裏降魔杵，來到臨近，用手一指陳鳳道：「姓陳的，靠山老虎不吃狼，咱們都是耍胳膊的，怎麼您現在歸了官面兒，什麼全都不管不顧，竟自跟街坊家爲着官事動起手來了，那是已過之事，咱們也不必說了，您現在既是站在這裏叫陣，對不過，我要領教領教，您使什麼傢伙，您可以拿出來，咱們走個三趟兩趟，您瞧好不好？」陳鳳一看這個人，身個兒好，細腰窄臂，雙肩抱擔，脯子寬，腰兒厚，一張紫巍巍的臉龐兒，粗眉大眼，長鼻大耳，真個模樣兒，便笑了一笑道：「這位朋友，既是點名動手，好，好，好，我姓陳的情願奉陪。」說着話，一回手抄起一根白臘杵子，微微一笑道：「請吧！」齊仁一抖手裏降魔杵，嚙的一聲，杵砸陳鳳心口，陳鳳往旁一閃，杵子架住了杵，趁勢往裏一洩勁，跟着往上一糊，噠的一聲，杵就蕩開了，齊仁不由哎呀一聲，因爲他准知道這種杵子，只要沾上，別瞧勁短氣不短，能够糊開自己的杵，底下他還必有回勁，這種勁頭兒，講究是沾棉精隨，使杵子的主兒，都知道這幾個字，如今陳鳳使勁一糊自己的杵，他就知道底下必有第二手兒，他心可就橫了，這就叫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的遭殃，橫着一掄手裏杵，真是嚙的一聲帶着風就出去了。陳鳳本來打算把他杵給糊回去，沒等自己發招，這小子就拚命了，傢伙一橫，帶着風往腰上就論下來了，陳鳳是老把式，當然一看就明白，這是急幹，心裏不由好笑，暗說你要不拚命，還能讓你整着回去，就衝你這一着急，我要不叫你帶殘回家

，我就不叫陳鳳，心裏想着，杵就到了，陳鳳往前一蹤，平空起來足有七八尺，杵就空了，齊仁一看杵空，趕緊收勢抬頭往上一看，陳鳳就下來了，手裏杵子，往下一戳，照着齊仁當頭點去，齊仁身子一歪，陳鳳往旁邊一提杵子，嘍的一聲，這根杵子正戳在齊仁肩頭。也就仗着齊仁有一身硬功夫，這一杵子只點了一個趑趄，齊仁知道不敵，便把手裏杵，往後一拖道：『承讓承讓。』撒腿跑了回去，陳鳳明想這一杵子把他膀子戳個透明窟窿，萬也沒有想到，他會那末一身硬功夫，不由吓了一跳，見他拖杵認輸，知道他不但能耐好，原來秉性也好，心裏不由好生佩服，齊仁往回一敗，苗裕臉上就有點變顏變色，別的不說，陳家溝勢力太大，自己這方約的人，真像齊仁這個樣的就不多，齊仁都不行，過去沒有幾招，當場敗回，這末一看起來，今天是有輸無贏定了，雖說不一定准能把大蟒山揪到對頭兒灣，究屬不能佔上風露臉，正在心懷忐忑，就聽陳鳳微笑道：『苗朋友，咱們遠日無冤，近日無怨，前者一點小誤會，咱們就此勾去了吧，願意交個朋友，咱們交個朋友，請到這邊談談，衆位也可以回去，改日咱們再見，如果不願意交我這個朋友，諸位也可以請回貴山，不要多傷和氣，苗當家的，咱們只當一場笑話，笑過就完如何？』陳鳳這幾句話，並不是意存譏諷，確是實情，只因看見大蟒山來人過多，自己事先大意，沒有預備，再者後山空虛，倘若被他們侵入，只是一個米先生，恐非敵手，一經擾亂，對不起這一方的居民，尤其這回事，即使把苗裕

打敗，自己也不便幫着做官的，得罪江湖道，有這麼幾想，當時心平氣和，便說了那麼一套話，苗裕當時一聽，心裏雖是願意，無奈自己勞師動衆，把朋友都約到這裏，臨完虎頭蛇尾，突然自打退堂鼓，叫朋友們一看，一定是怕了陳鳳，事到如今，只有以錯就錯，硬幹到底一法了，便也笑了一笑道：『陳當家的，咱們都是好朋友，誰可也不許罵人，您既是幫着官面拿我當仇人看，我也只有領受，別無可說，如今您又想過滋味兒來，打算叫我丟人丟到家，現眼現到底，陳當家的，您可也是吃江湖飯的，請問您這條理說下去嗎？』陳鳳一聽不由往上撞氣，不等他再往下說，便嘿嘿一陣冷笑道：『姓苗的，我看你不到黃河不死心，不叫你受了重傷你也不肯回去，你既覺得你是英雄，來吧，我願意捧你到底，』說着手裏杆子一拐，嘩嘩一聲，直奔苗裕，苗裕才待接招還式，後頭有人答話道：『苗當家的，您不要動真氣，待我來和他玩一玩。』說話，是個山西人口音，不等苗裕回頭，那個人一幌膀子，就過去了，陳鳳可就看清楚了，只見這個人，身高七尺，扇子面兒身材，上寬下細，長得五官也很端正，手裏提着一條十三節亮銀鞭，笑容滿面，從裏頭幌了出來，一硬腕子把手裏鞭橫住杆子道：『朋友，咱們試試玩玩好不好？』陳鳳一看這個人的派頭，手裏使的傢伙，就知道這個主兒手裏錯不了，便也笑了笑道：『還沒有請教您是怎麼稱呼呢。』那人又一笑道：『在下樊華春，別號人稱鬧海銀龍神鞭將的便是，今天來到貴地，實在不得已，既是受人之托，就得應

人之事，您隨便賞我幾招，我給您接一接，成與不成，我是一會兒就回去，老前輩您就賞招吧。」陳鳳一聽，更知道這個主兒手裏一定太好了，就衝他氣量能够養得這種地步，沒受過高人傳授，就算辦不到，當然自己就得留一份小心，便把杆子一抖道：「請吧！」一杆子往樊華春咽喉一點，樊華春往左邊一閃，讓過咽喉，陳鳳往下一垂，點他右肩頭，樊華春不再躲，一硬腕子，嘩啦一聲響，十節鞭一裹杆子，陳鳳就不得不往回撤，才往回一撤杆子，樊華春單手一提，腕子往裏一滑，鞭兜陳鳳雙腿，陳鳳往起一蹶，鞭從腿下繞過，杆子往前一點，直戳樊華春小肚子，樊華春手一提，跟着往下一碰，陳鳳急忙又往回一撤，樊華春鞭子翻手一裹，墊步往前一搶，人就到了杆子圈兒裏頭，抖手一鞭，鞭纏陳鳳中腰，陳鳳本想撤杆子一橫，沒有想到杆子快了一點兒，鞭到得快一點，沒等杆子立起來，鞭就裹上了，只聽嘩嘩一響，樊華春手裏一緊，使勁往回一拽，翟鐵峰胡成石猛就全急了，各自拉傢伙，就要往上闖一死相拚。翟鐵峰這時候也正在爲難，皆因狄守寧出去跟歐陽鏡動手，也不知道歐陽鏡手裏的是什麼傢伙，狄守寧挨了一下子，至到如今，還是昏迷不醒，石猛着急，直抱怨翟鐵峰不該帶他們到這裏來，翟鐵峰知道石猛是個渾人，亦沒工夫去跟他說費話，就是想法子把狄守寧救過來比什麼都好，心裏想得不錯，可就是沒有法子，能够把他救過來，正在着急，一看陳鳳又被樊華春用鞭給纏住了，別的不說，只要這下子一拽上，那是准得躺下，偌大的一個英

雄，成名不易，要是敗在這末一個無名小卒手裏，未免大已可惜，心裏乾着急，可是法子沒有，因為離得太遠，沒有功夫求打救應。正在這末個時候，只聽溝上有人一聲嬌叱：「胆大草寇，怎敢上門欺人別走了！」話沒說完，嫻的一聲，吧的一聲，一顆鐵彈兒直奔樊華春面門，樊華春往旁一閃，手裏可就鬆了，鞭往外一撒，陳鳳就勢往外一提身，就蹺出去了，不由當時汗下，越想越怕，自己練了一輩子，想不到差一點兒，沒有栽在這末一個無名小輩手裏，真是可怕的很！越想越怕，老英雄站在那裏就怔住了。翟鐵峰石猛胡成幾個這時候可瞧清楚了，彈子一響樊華春往後一閃，閃過彈子，才要問什麼人暗下毒手，沒等問人就到了，哧的一聲，就跟一個小燕兒相仿，落在了樊華春的面前，原來是一個小姑娘，身量不高，不過三尺四五，歲數不大，不到十六七。長得眉清目秀，十分俊美，上身穿着一件雪青對襟綢子衫兒，下穿葱心綠一條綢子褲子，底下却是兩隻小靴子，手裏拿着一張長背弓，怒容滿面往那裏一站，樊華春一看是個小孩兒，又是個小姑娘，他可不往心裏去了，只微微一笑道：「嗚！原來是位小姑娘？小姑娘你快走，這裏可不是玩的地方，刀槍沒眼，碰了你可不大好，你快快躲開吧。」小姑娘一聽，眉毛一挑，吓的一口啐道：「廢話，是你們找上山來，又不是我們去找你們去，你既來到這裏，想必是有什麼真實能耐，才敢到這裏來討厭，我正要拿你們試試手，你怎麼倒說出這種輕俏話兒來了，你是明白事的，趁早兒從什麼地方來，回到什麼

地方去，是你們的便宜，如果不知進退，可不要說我放你們不過，那是你們自己找死，話是跟你們說了，聽不聽就全在你們了。」樊華春真心不打算欺負小孩兒，說的話確是一點假都沒有，及至一聽小姑娘這一套話，心裏也有點犯嘀咕，准知道這個小姑娘必是手裏有兩下子，絕不是隨便滿嘴胡說，可真不敢小瞧人家，不過自己這末大一個人，要是叫一個小姑娘三言五語，就給吓跑了，底下話也不好說，江湖上飯也就不用吃了。不如跟他走上兩招，看他一看，真能耐，什麼話不說，見好兒就走，他要是沒有真能耐，少微給他一點厲害，讓他明白明白也就完了。心裏這末想着，臉上可還樂着道：「小姑娘，不要大言欺人，我要陪你走兩趟。」小姑娘一笑道：「好吧！請！」說著話把手裏弓弦只一攀，叭的一聲，弓弦就開了，那張弓便箠杆條直一般拿在手裏便成了一根杆子，一隻手拿住，輕輕一抖，便向樊華春肩上點去，樊華春往後一閃，一抖手裏鞭，嘩嘩一聲，向小姑娘腰上一纏，小姑娘並不往後躲，一看鞭到，立手裏弓背往外一蹩，把鬚鐵峰吓了一跳，准知道小姑娘手裏沒有多大勁兒，這要是一磕上，那張弓背，還不當時就得出手啊？乾着急可沒有法子帮忙，就在這一眨眼之際，就聽小姑娘喊聲：「去吧！」弓背一細，樊華春手裏鞭便往回灣了回去，樊華春吓了一跳，知道不好，打算撤鞭換式，沒來得及，小姑娘手裏弓背，細開了樊華春的鞭，跟着往前一進步，弓背直着奔了樊華春心窩裡去，樊華春一閃身，小姑娘手腕子一扁，叭的一聲，正

抽在樊華春左脇上，樊華春哎呀一聲，一滾兩滾，撲咚栽倒。小姑娘手底下還是真黑，一看樊華春摔倒，更不容緩，一輪手裏弓背，照著樊華春腦袋上打去，樊華春躺在地下，只有瞪眼等死，正在這末個時候，忽聽有人高宣佛號：「阿彌陀佛！姑娘不可傷生害命！貧僧來了！」話到人到，手裏拂塵一抖，便把小姑娘手攔住，樊華春就地一滾，便跑了回去，順著腦袋直往下流汗，小姑娘一看有人把自己攔住，手裏傢伙一撤，一看來人，是個大陀頭和尚，身高七尺壯，圓頭，大眼，黑紫黑紫的一張臉，手裏拿着一柄拂塵，把自己攔住不由心裏歎喏，常聽父親說過，江湖上的人，最可怕的就是出家人，因為這路人差不多都有妖術邪法，一個不留神，就許受了他的暗算，不如先問一問，是不是什麼有名的英雄再想主意動手，想着便也向和尚一笑道：「大師父您一個出家人，何必參與這種事，請問大師父是怎麼稱呼？」和尚微微一笑道：「小姑娘，貧僧也是被朋友所約，前來幫忙的，貧僧是四川成都府草山寺紫面頭陀大善，從前也會在江湖上混飯吃，和姓苗的原是老朋友，只因被事所擠，才投飯佛門，今天之事，原不該來，不過姓苗的從前待我有好處，我是不得不來，俗語說得好，冤仇宜解不宜結，你們兩下，原無深仇重恨，依出家人主意，兩下說和無事，倒是兩全其美，不知小姑娘可能做主嗎？」小姑娘略一沉吟，才要點頭說是可以，苗裕可沉不住氣了，心說和尙你這個可不對了，我們請你來幫忙，你怎麼跑到這裏當起說和人來了？今天見不出勝負，那可不

能回去，心裏一急，自己就要往外逃，後邊有人一揪自己道：「苗大哥，不用着急，我出去把和尚叫回來，我跟他拚一死戰。」苗裕一看，原來這人是徐州府陽山縣小龍山的寨主奚天義。便點點頭道：「好，您快去吧。」奚天義一順手裏雙戟，提身一縱，就到了面前，向和尚一拱手道：「大師父您請回吧，姓苗的請您出來是爲幫拳，沒有請您出來了事，您既不愛動手，您往後退一退，等我和他們一戰，倘若咱們這邊全都輸給人家，您再出頭了事不晚。」和尚一聽，一聲長歎道：「阿彌陀佛！該劫的在數，在數的難逃，貧僧沒有回天之力，只有對不起姓苗的，我可要先走一步了！」說着回頭又向苗裕一打悶心道：「苗老弟，你現在氣在頭上，我勸你的話，當然你是不肯聽，不過你要留神，只怕你拗不過人家去，我不能幫你，我也不忍看你輸給人家，告辭了！」說完拂塵一抖竟自去了。苗裕不由一怔。奚天義可不管這一個，雙戟一錯，向小姑娘一點手道：「小姑娘，你就接招吧！」說着左手戟一幌右手戟就奔了小姑娘胸口，小姑娘一看來人說話沒完就動手，未免撞氣，手裏弓背一橫，往回一磕上邊那隻戟，奚天義往回一撤，左手戟斜着一扎小姑娘左脇，小姑娘一側身，墊步往裏一搶，弓就够上尺寸了，照著奚天義肩頭一抽，奚天義也打算斜身躲，沒想到小姑娘這回比那回更狠，隨手一橫，弓背子就奔了奚天義的脊背，奚天義再打算躲就不行了，叭的一聲，正抽在脊背上，哎呀一聲，就是一口鮮血，往前一搶，撒手人就躺下了，小姑娘不等再有人

來接應，手起弓落，叭的一聲，弓扣頭正，魂在奚天義腦袋上，咕碌一聲，鮮血崩流，腦漿四溢，不到三招，奚天義就一命嗚呼，身歸那世去了，不用說苗裕，連陳鳳看着都是一哆嗦，心說姑娘你怎麼傷了人命了，這事情不是越鬧越大了嗎，才一怔神，就聽弓弦一響，叭，叭，叭，就是三個彈弓子兒，跟着就有人連哭帶罵：「好了頭，你敢傷了我們的兄弟，我們是焉能跟你善罷干休，別走，我們要替兄弟報仇，老三陰靈不遠，哥哥來了！」噲噲，前，後，兩個人就全進出去了，一個是護手鉤，一個是鵝眉刺，一個奔小姑娘前胸，一個就抹小姑娘的脖子，小姑娘一看，微微一笑道：「你們就是再多來兩個，也是白白送死，不過你們既是親兄弟，他既死了，你們活着也沒有什麼意思，倒是一塊兒死了的好。」嘴裏說着閒話，肩膀兒一斜，身兒一坐，先讓過雙鉤，跟着手裏弓背，往下一壓，便把鵝眉刺壓往，手只一抖，拿鵝眉刺的便呀了一聲，鵝眉刺便自出手，弓背兒一撤，熱勝一抽拿鉤的腰窩子，拿鉤的挺身一躍，小姑娘兜着底下住上一撩，拿鉤的吭哧一聲，便掉在地下，手脚一陣動，便當時死去，使刺的一見，眼就紅了，二話不說，進起來照着小姑娘兜頭就是一掌，小姑娘斜身一閃，橫着一掃，刷的一聲，使刺的噴疼一聲也自歪倒，小姑娘不等他往起進，叭的就是—弓背，正在胸口上，就聽咕咚一響，一口血往外一湧，眼睛一翻咯的一聲響，當時也隨他兩位哥哥去了。小姑娘眨眼一閃，力斃三寇，大蟒山的人就亂了，苗裕一看情形不好，人心一亂，大家一跑，

自己是個頭腦人，那一來可是大糟特糟，不過一看自己這邊約的人，已然全都垂頭喪氣，過去也是白過去，不但贏不了人家，就擱時候一大，再打算跑就都不易了，正在尋思怎麼逃走？忽聽溝裏有人喊嚷：『老當家的，可了不得了！後山起了火了！您快進去瞧瞧去。』陳鳳一聽當時一鬆腳，差點兒沒有背過氣去。小姑娘趕緊跑過來道：『爹爹，您不用著急，他們這一撥兒豬不吃狗不咬的東西，還能辦出什麼漂亮事來，您在頭裏看案，別放他們走了，我到後面把放火的人拿住，把他點根人油蠟，叫他也死在火上。』一句話沒說完，身形兩擺，便自沒了影兒。陳鳳初意，原不想多傷大蟒山的人，結些無謂怨恨，及至一看這些人都是一亡命徒，如果今天不把他們鎮住，底下也是不好辦，倘若再叫他們滾了進去，那就更不堪設想了。正在尋思注意，忽聽後山火起，陳鳳最怕的就是後山有失，因為後山住的全是家眷老小，倘若有個失閃，自己怎麼對得起這般人？一看小姑娘往後邊去了，陳鳳心就橫了，回頭向翟鐵峰道：『想不到我這陳家溝，該當今天遭劫，諸位決一點下山去吧，倘若有個失閃，我更對不起朋友了。』翟鐵峰一聽，心裏也難受，便哈哈一笑道：『老當家的，您這話說得太遠了，我們雖是沒有深交，總也算是道義相投，今天既趕上了這擋子事。就是朋友賣命的時候到了，您怎麼到說出這樣話來，叫外人一看，我們太不够朋友了，您先靠後，等我來宰他們幾個，也好出出怨氣。』嘴裏說著身子就往那挪走了沒有十步，就聽後山，人聲吶喊，彷彿

佛天搖地震一樣，大家不由一怔，兩邊全都不願打仗了，往後山看時，只見人頭擁擁，喊聲越近，在這一羣人裏頭，彷彿是在連說帶打，並且有一頭兒是敗了下來。翟鐵峰眼快，一看就瞧明白了是大蟒山的人敗下來了，頭一個領頭的，就是那個歐陽鏡，渾身連泥帶血，簡直看不清楚他還是一個人，手裏一把小刀，連搖帶澀，左遮右擋，領頭往下一敗，後頭還有十來個也跟着跑了下來，翟鐵峰急喊一聲：「別放他們歸回他們一塊去，這個可是放火的兇徒！」石猛，胡成，答應一聲，便全都把去路擋住，陳鳳心裏納悶兒，怎麼這撥子人，會連這些個種莊稼的都贏不了，這可未免太已怪事，人是已然跑下來了，自己也只好一抖精神，幫助把去路擋住，這時候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山上跟白天一個樣，人聲喊嚷，有哭有叫，簡直就跟開了仗一般，葛天翔一拉鄭家燕道：「燕兒哥哥，你看見沒有，這撥兒人眼看就到，兩下裏必有一場亂打，這位小哥哥身受重傷，可是跑不了，咱們先把他那個穩當地方，再看動靜。」鄭家燕道：「好！咱們就把他挪開吧，」兩個人說著，過去一個抬頭，一個抬腿，就把狄守寧抬起來了，四下一看，有一塊大石頭，離著那裏已遠，便商量着往大石頭後頭抬來，剛剛到了山石前頭，還沒有往後轉，就見從石頭後頭，嗖的一聲，迸出一個人，揚手一掌，就把鄭家燕扔個趔趄，進步一腿，葛天翔往後一閃。狄守寧就掉在地下了。那人哈哈一笑道：「無論如何，總算大蟒山也殺了您們一個！」說着話拔背後刀往前一搶步，舉刀就剝，只聽哎

呀，撲咚一聲，死屍當時栽倒。葛天翔鄭家燕沒躺下，狄守寧躺在地下，不能再有撲咚一聲，原來是那個拿刀刺人的躺下了，葛天翔不由一怔，准知道翟鐵峰，胡成，石猛三個人，一則那還佔著手，不能過來，二則他們也沒有看見自己過這邊來，如何能够趕來相救，四下一看，連個人影兒也沒有，再往拿刀的身上一看，手脚鬆懈，一動不動，分明是已斃死了，可是又看不出一點傷來，心裏納悶，也沒地問去，恐怕山石後頭還隱藏有人，也不敢再把狄守寧往山石後頭送了，怔了一怔，這才向鄭家燕道：『燕哥哥，這事情可是太懸，咱們別在這裏緊站，倘或再出來一個，咱們可是全都是死。』鄭家燕道：『咱們到可以走開，就是躺着這個，咱們應當怎麼辦？』葛天翔道：『我倒有個法子，就是少微累一點兒，只要您不怕累，咱們就能對付。』鄭家燕道：『什麼事那末累，乾脆咱們就辦，事到如今，連死也不能怕，不用說是累，你說有什麼法子吧。』葛天翔道：『好在人家動手，也沒有咱們什麼事，不如咱們把他一背，找沒人地方走，等到這裏能够消停一點兒，咱們再想法子，您瞧好不好？』鄭家燕一聽，說了半天，也不是什麼好法子，不過事到如今，除去這末辦，也沒有法子，乾脆背就背，是福不是禍，是禍脫不過，便笑了一笑道：『咱們誰先背？』葛天翔道：『我先背。』說着往地下一蹲，鄭家燕把狄守寧往起一扶，扶到葛天翔肩膀上，喊聲：『起』就算起來了。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離着前邊就更遠了，道兒也越來越黑了，深一脚，淺一

脚，往前走，猛聽遠遠有人喊：「救人哪，可了不得了，他這裏可要……」說着喊着，忽然一點聲沒有了，葛天翔一聽，趕緊站着脚步道：「燕哥哥，你聽這個聲兒可是不對，這裏可是後山，據說裏頭可沒有什麼人，這麼早也不鬧，晚也不鬧，單在這個時候，有人鬧起來了，咱們也別管是誰，咱們既是聽見了，可就不能不管，咱們先把狄哥哥攔在這裏攔一攔，趕緊進去看一看，到底是這麼一回事？」鄭家燕道：「也好，也好，你把他放下。」葛天翔一蹲身，鄭家燕又把狄守寧扶了下來，往背影裏一放，然後這才順着聲音兒往前找，先前有聲音，彷彿就在目前，如今聲兒一沒，簡直不知是什麼地方，不由着急，一邊躡着脚步兒走，一邊側着耳朵聽，正在窮神靜慮，忽然又是一嗓子：「好賊，我今天跟他拼了！」叭啾一聲，嘩啦一聲，聲音很大，葛天翔便向鄭家燕道：「你聽，你聽，就是前邊，趕緊走！」說着兩個人撒腿就跑，跑了不到五十步，前頭見了燈光，葛天翔道：「這就好了，快走！」兩個人當時趕到，迎面一所小房子，約模有四五間，外頭面沒有牆，屋裏彷彿露出燈光，葛天翔低聲道：「八成兒是這裏，咱們別耽誤，快闖進去！」鄭家燕道：「你先別忙，聽他們喊的聲音，這裏頭可不是好事，咱們身上寸鐵皆無，倘若人家使槍弄棒，咱們那個，就得甘受其苦。」葛天翔道：「事到現在，現找傢伙，恐怕也來不及，你瞧地下有的是大石頭子兒，咱們每人撿幾塊，他們要能聽咱們好話，是他們便宜，他們要是非弄到叫人動手不可，咱們兩個人可是

誰也別閉着，我打他東邊，他必往西閃，你就打他下邊，總之咱們必得讓他挨上一下子，他就完了。」鄭家燕點頭道：「就是吧。」兩個人人在地下撿石頭，一個人兜了一兜，這才走進窗
前，窗戶上的紙，有破的地方，往裏頭一看，牀上躺着一個婦人，牀上那個婦人，手舞足蹈，滿嘴要罵，可是罵不出來，大概嘴裏已然堵了東西，那個漢子打算把那婦人雙手攔住，那婦人只是一味扎掙，偏不由他擺弄，葛天翔一看，這氣就大了，一抖手就是碗大一塊石頭子兒，直奔那漢子打去，那漢子沒有防備，正正打在屁股上，不由吭哧一聲，知道有人暗算，便捨了婦人，一回身，撲的一口，便把燈吹滅了，一蹶身進了出來，才要喊什麼人胆敢暗地傷人，沒有防備鄭家燕一抖手又是一石頭子兒，正打在那漢子大腿上，那漢子益發大怒，狂吼一聲，便從腰裏扯出一把朴刀，正要向葛天翔擲去，却聽有人甕聲甕氣一聲喊道：「好賊別走，好哥哥，別駭怕，我來幫你來了！」那漢子一聽，大吃一驚，葛天翔鄭家燕，却是大喜過望，葛天翔一看，喊嚷的這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搬家逃走四訪無着的王天朋，不由大喜，趕緊喊道：「王大哥，你怎麼會到這裏來了？」王天朋一笑道：「不但我來了，我娘我奶奶，還有那位孫大姑，我娘我奶奶，他們走的是後山，我跟孫大姑走的是邊山，來到這裏，就看見了你們，你們不上前頭去殺人，怎麼倒跑到這裏來埋人了？」葛天翔道：「不是，不是。」遂把自己如何爲了他們，便帶了鄭家燕一陣苦找，一直到了這裏，以及路上如何遇見狄守甯

的話，也全說了一遍，王天朋這才明白，便向葛天翔道：「咱們今天還是真來巧了，我們才分手上山時候，我奶奶就跟我說，從前這裏我也來過，只是不甚記得清了，彷彿這邊山一帶，是什麼地方住着都是安善良民的家眷，叫我到山上來，特別留神，不要就誤了事，因為我們在山底下，已然看見，山上火光冲天，知道山上必是出了什麼事，怕是有人要傷這山上的內眷，因此我奶奶還特別囑咐我，叫我留神，還真沒想到，才到這裏就遇見了，一則是這種壞人該遭惡報，二則這山上歷來必定沒有做過虧欠之事，所以才使我們起來，救他們這一步大難，三則也是咱們該常見面，這話你們信不信？」葛天翔一看，這回王天朋，並沒有多少日子不見，怎麼人也變機靈了，話也變多了，要是聽他說下去，還不定什麼時候能完，簡直不能再聽，乾脆快往旁邊搜尋搜尋，也許還有這同樣兒的事，便攔住王天朋道：「現在有什麼話，咱們也得等一等再說，你看前邊打得那末熱鬧，咱們要是不去，也叫人家笑話咱們沒有膽子，走，咱們快上前邊去。」鄭家燕向地一指道：「這個怎麼辦？」葛天翔道：「乾脆把他除治了，王大哥你帶着傢伙沒有？你要是帶着傢伙，給他一下子，把他除治了，省得再出來爲害。」王天朋道：「帶着呢，」一回手拔出刀來，照着那個人脖子上一抹，就聽撲味的一聲，八成兒那人就算完了，三人一拍巴掌，才要往前邊去，就聽對面也有人拍巴掌，葛天翔要問什麼人？王天朋一拉他道：「你先等一等，別忙，聽一聽。」葛天翔不敢言語了，聽了聽

，前邊也沒聲音了，葛天翔才要說走，王天翔又扯了他一下兒。又聽了一聽，彷彿前面有人哧哧有人走動的聲音，王天翔道：「你們留神，他可來了。」三個人六隻眼睛，往前邊瞪着，功夫不大。只見從前邊幌幌蕩蕩走過一個人來，嘴裏還不住直念叨：「我說不來，他們偏說能來，現在叫人家打得少屁股沒毛的四下一散，丟人還在其次，大蟒山還怎麼回去？不過我既是受人之托，就得忠人之事，別看你們不聽我的話，我可不能跟你們一般見識，因為你們全都沒念過書，當然肚子就得差一點兒，我要跟你們一較量，就叫不啻格兒，別的不說，你們就沒想起這條絕戶計，他們都到前邊去了，我要施展出我這一手兒來，不敢說陳家溝人全死，大概活得也都有限，這可不怪我心狠手黑，這可是他們擠出來的，我今天把事辦完，遠走高飛，從此洗手不幹，總算我對得起朋友就算完了。」嘴裏唧唧念念，人往前走，又到了前邊窗戶那裏，他可就一灣腰，從身底下掏出一根竹筒，裏頭裝的是什麼，雖不知道，反正聽他言詞，這個東西，也够利害的，就在他才一掏出來，要往窗戶上放，猛聽嬌的一聲，叭噠一聲，這小子哎喲一聲，澎的一聲，平地火起，足有一丈多高，不用說是他本人駭怕，就連那三位瞧熱鬧的小英雄，也都吓得魂飛天外。跟着就聽有人哈哈一笑道：「胆大的狗賊，前邊明着打不過人家，却跑到背地裏放火，天生來就不是上桌面的朋友。別走了，拿着你好有個交待！」說着話就到了，王天翔一看便向葛天翔道：「你看，你看，孫大姑來了。」葛

天翔鄭家燕抬頭一看，一點不誤，正是孫露，身背長弓，手裏拿着一把寶劍，挺身一躍，便到了這兩個人的面前。這兩個人也是苗裕所約，一個小火神鍾恭，一個叫野烏龍許治。這兩個人在前山一看，大蟒山完全算敗到了家了，要是打下去，絕計是有輸無贏，不但丟人現眼，碰巧還許饒上小命一條，因此兩個人一使暗令子，趁人不見，便跑到後山，打算放一把大火，把後山給燒了，總算是給大蟒山幫了忙，鍾恭使的這種火器，叫噴火筒，裏頭滿裝的硫磺火藥，只要一扯頂拴，當時就能噴出火去，並且這種火不易撲救，鍾恭才把火筒掏出來，還沒來得及扯拴，孫露趕到了，就是一彈弓，正打在鍾恭手背上，手一疼，哎呀一聲，就把火筒扔在地下了，地下一震。碰着了火拴，嘵的一聲，平地當時起火。本來這兩個人做賊的胆虛，就怕有人防備，沒想到手才一動彈，挨了一彈子，跟着人也到了，並且一聽，還不是一個，兩個驚弓之鳥，那裏還敢動手，只喊了一聲：「風緊！扯活！」兩個人脚打屁股蛋，當時逃走。王天朋正待去追，孫露喊道：「別追了，讓他們去吧！多傷幾條命，也不好收拾。」王天朋這才止住脚步，葛天翔鄭家燕過去給孫露行禮，孫露道：「現在咱們可沒功夫，快點走。」葛天翔心裏忽然一動道：「孫大姑，您先等一等，我還有點事要求您。」孫露道：「什麼事？」葛天翔一拉孫露，到了狄守密牖的地方道：「孫大姑，這個是我的好朋友，受了人家也不知道什麼暗器，一下子暈了過去，直到如今，沒有醒過來，請您給想個法子行不行？」孫露道：「受了什麼暗

器，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怎麼救？」說着，哧一笑道：「你不是會什麼掌心雷嗎？您爲什麼不把他救過來呢？」孫露本來是說著玩的一句話，沒有想到，忽然提醒葛天翔，不由暗罵自己怎麼就會忘了，自己身上帶着有藥，不管靈不靈，也應當試一試，怎麼就會忘了呢，現在當着許多人，自己往外一磕藥，准得讓別人瞧出破綻，爲的是好朋友，不管如何，也得試一試，便一邊笑着道：「孫大姑您是不知不知道，我這種神法，每用一回，必須得驚動一回神仙，無緣無故，不能隨便請神，長請就不靈了，既是大姑不管，沒法子，姑且得請一回，能够把神仙請來，那還是一伸手的事，倘若神仙嫌煩，不肯幫忙，那可沒有法子，就許不靈，那還得求孫大姑幫忙給救過來。」一邊把手伸進衣兜，把瓶兒得到手裏，把蓋兒摳開，伸手指頭蘸了一點兒捏在手裏，假裝伸手一摸狄守寧的鼻子，就把藥給抹上了，跟着一拍巴掌，喊聲：「起！」不用說孫露，王天朋，鄭家燕，就是他自己本人都吓了一跳，真沒想到那藥會那末靈，就聽狄守寧啊噠一聲，雙腿一伸，哎呀一聲道：「喝，可薰死我了，」說着一翻身，怔呵呵向葛天翔道：「呦，咱們怎麼都到這裏來了，」葛天翔怕是自己說漏了，便向鄭家燕道：「燕兒哥哥，你跟他說一說。」鄭家燕這時候真拿葛天翔當了神仙了，遂把狄守寧如何被人用暗器打倒，自己如何把他背到這裏，葛天翔如何用仙藥在他鼻子上一噌，他又醒了過來，說了一遍。狄守寧聽着，簡直有點不信，可是無論如何，自己也是人家救過來的，不能不給人家

道謝，才伸雙手要給葛天翔作揖，却聽孫露一聲喊道：「你們別亂，聽！前邊是什麼聲音？可了不得了！又出了事了！快走快走，跟我來，」大家趕緊往前頭跑去，剛剛走到半路，只聽前面有人喊：「好小子，你們打算跑嗎？今天要不叫你們全都死在一塊兒，就算沒有我這末一號兒。」一邊嚷，一邊追，聲兒是越來越近了。這裏雖然沒有很大的亮光，可是有前邊燈火所照，也看得見一點眉目，只見前頭平排跑下四個，後頭就是一個人追，葛天翔認得這個追的主兒，正是本港的師爺米先生，只見他彎着個腰，手裏拿着一根旱烟袋，跟一條箭相似，追下這四個，看那個神氣，彷彿這四個做了一件太對不過人事的一樣，沒命的往前直跑，並沒有看見前頭這幾個人，葛天翔便向孫露道：「孫大姑，您把他攔住，後邊追的是本山的米先生，」孫露這時候也看明白了，又一聽葛天翔所說，知道一點錯兒都沒有了，便一揮手裏長劍，把去路橫住道：「別走了，留下人頭說話！」這四個本來跑得都暈頭轉向了，正苦山路不熟，找不着出去的道兒，後頭追的主兒又太厲害，一根旱烟袋，燒得滾燙，不是燙瞎子下兒，便是燙眼幫子一下子。這時只恨自己沒有長出翅膀兒，不能飛出山去，心裏正在慌亂，聽得前頭突然有人攔路，就知道自己這幾年，白費了。牙一咬，心一橫，就豁出死去了，各把手裏一橫，站住腳步，反側。大家心裏都說：「不要以為大太爺是怕了你們，只因大太爺看不慣你們以多為勝，才安心。」

來，來，來，我們成全了你們吧。……

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們簡直是人獸心。」

殺生命，要不然早把你們幾個全都宰了，難道還……

算拿你們，還有個退不上你們的，不過我想你價錢、房子、一則要本山無仇無怨，二則反生人世一場，也不容易，真要把你們就是這樣打發回去，未免有負上天好生之德。所以才一再追着你們往後山跑，所爲的是把你們追出去也就完了，誰知你們這一發見油蒙了心的，彷彿把腦子都喂了狗，一個勁兒跟我轉磨，就是不往活路上去，如今已然到了絕地，你們還打算活麼？這兩天我也正在手癢癢，拿你們解解手癢也好。……要知二人性命如何？以下接寫李鴛兒三次尋仇，廣平府大報仇，巴拉嶺，三學藝。智蓋盤古鏡，巧破七命案。葛天翔巧破翻蓋鞭，羅中孚奇逢琥珀環，許多熱鬧節目，全在四集琥珀連環，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新書預告

武俠名著還珠樓主精心傑作皋蘭異人傳全書上下二冊洋洋五百餘萬言全文一氣呵成內述西北俠甘箚青諸省武俠軼聞異事以及黃河上游一帶風俗民情以生花之筆曲曲寫來令人拍案叫絕至於熱鬧緊湊文筆犀利猶餘事焉現該書已全部殺青付印准於三十二年陽曆一月上下二冊同時出版以便讀者得窺全豹全書二冊實售國幣三元二角外埠酌加寄費謹此預告

